THE LADIES' JOURNAL

Vol. XI No. 3

婦女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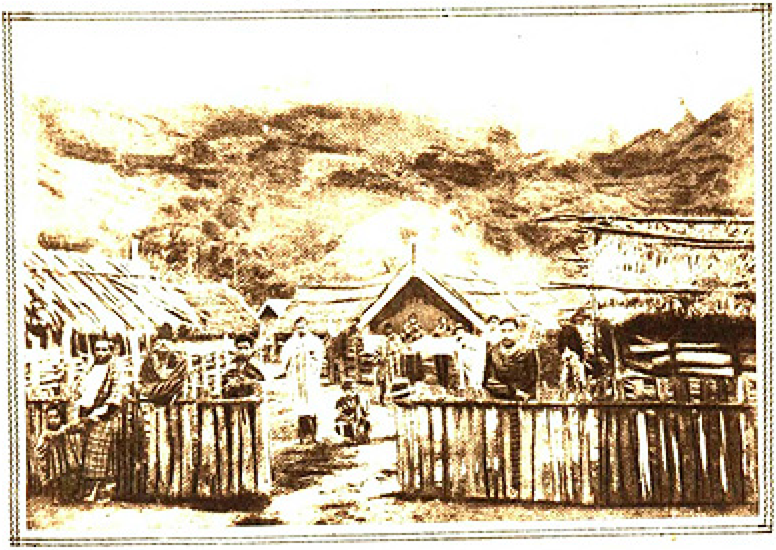
三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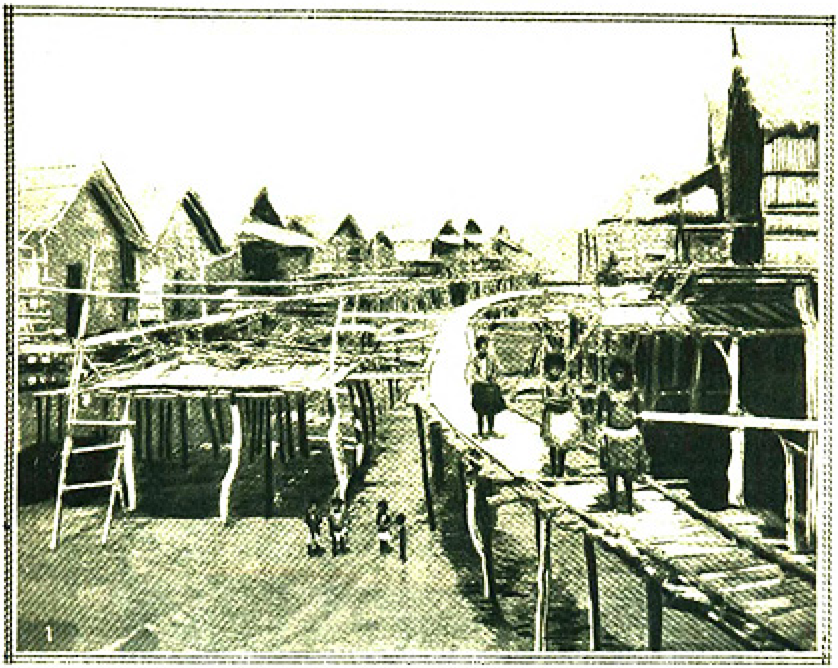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新西蘭島的毛阿利人常用席為衣服，上圖即毛阿利女子的裝束。下圖為住屋的構造，門前有木彫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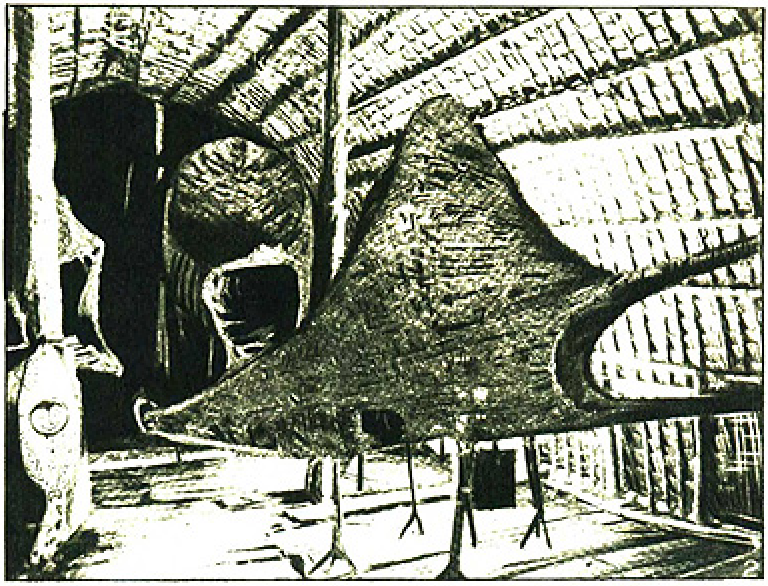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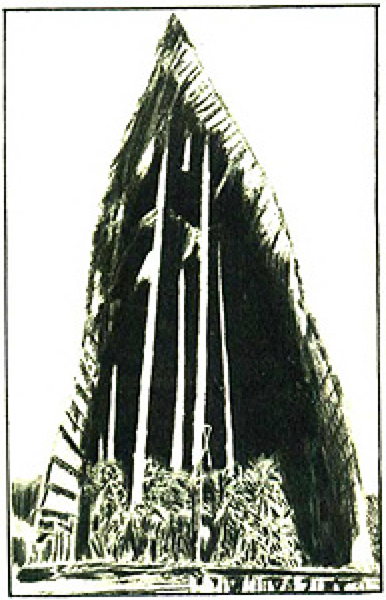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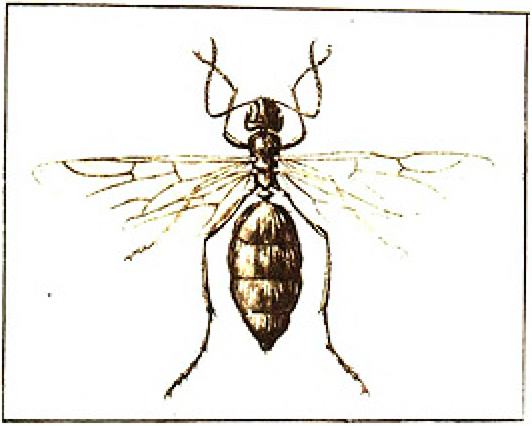
派布亞島慕萊河附近赫利氏前發見一種和猶太人相似的民族，稱爲『散姆比阿人』。第一圖爲愛辣伐拉村落的情形。房屋建在水上，使敵人襲擊不易，

第二圖爲草桿等製的大屋的裏面，屋名叫『考拉維』，高七五英尺，長四百英尺，作議事廳，貯藏寶物之用。只有戰士可以進去，婦女進去當受死刑。





又有一種奇形的東西，必叫『科比拉維』，俘擄等捕來時，先折斷手足，置在那裏，次日早晨乃煮而食。第三圖是『考拉維』的入口處。



蟻類是最善戰的動物，蟻后有翅能飛，略像蜂的樣子，上圖是黑蟻的蟻后。另有一種赤蟻，體軀較大。

兩種相遇，常常鬭戰。但勝利者常爲赤蟻。有時多數黑蟻圍攻一個赤蟻，圖中黑蟻用鋼鉗力咬敵的背部，赤蟻遂負重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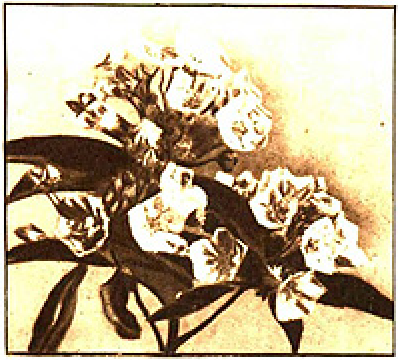


但單獨的戰鬭時，赤蟻往往優勝。左圖黑蟻正在力咬赤蟻的腿的時候，自己的項頸已被敵咬斷。



下圖黑蟻攻入赤蟻窠穴，將他們的幼子盡行掠去。草棘上的黑蟻咬了一個赤蟻幼蟲中間的咬了一個蛹，下方的一個黑蟻咬了一個繭，裏面有一個赤蟻的長成的幼虫或蛹。







有毒植物

上圖右爲別刺敦那，左爲園葉老列兒。下圖右爲實芰答里斯，中央爲龍葵，左爲曼陀羅。他們的果實都有劇毒。龍葵結黑色的美麗的漿果，小孩尤容易誤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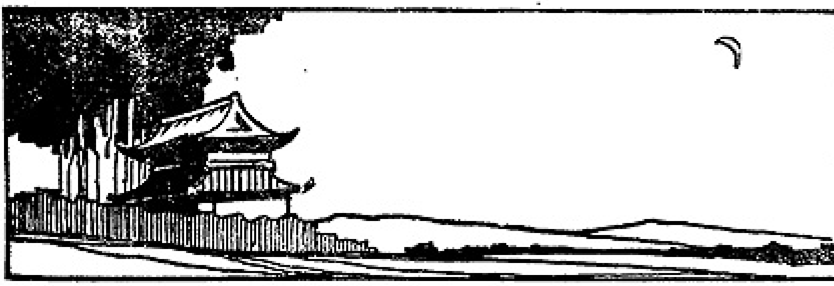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第十一卷第三號目次

節烈的解剖……周建人（四六四）
性的昇華……高山（四七〇）
□金錢和戀愛……新登女士（四七四）
春風（隨筆）……張友鸞（四七七）
寸草心（隨筆）……學昭（四八一）
□贈與……劉紹先（四九三）

主張與批評

婦女運動的焦點……建人（四五六）
婚姻制度和優生問題……開時（四五八）
離婚和戀愛……開時（四六〇）
評劉歐退婚問題……高山（四六三）
定婚的廢除……晏始（四六四）
□第六屆萬國產兒制限大會……（五〇二）



駁婦女非解放論的淺薄……無競（四七一）

女性天才在那里……高山（四九四）

□別後……是因（五〇五）

婦女的歷史……胡伯懇（五〇四）

泰倍爾女士訪問記……紅娟（五一九）

□兩性的不同……須林娜（五二八）

人體美的解剖……鄭師泉（五三四）

生物界的親善……幼雄（五五四）

□授乳……Maurice Fronhon（五四四）

戀愛之生物學的說明……朱雲樓（五七六）

小孩眼睛的防禦……景遜（五八二）

進步的掃除法……紹先（五八一）

文藝

重逢（創作小說）……李宗武（五三六）

懺悔（翻譯小說）……俄托爾作 稻葛譯（五四一）

鳶飛魚躍（創作小說）……吳祖襄（五四三）

鋭捌特一撮毛（翻譯童話）……法拉特作 孔山宗譯（五四六）

□林檎樹……Jacques Chapin（插頁）

婚姻的禁條……伯冕（五五二）

藝術淺說……黃馨北（五七四）

□服裝改進……翁香梅（五七二）

七月號徵文廣告……（五八四）

更正……（五六二）

插圖

□春（三色版名畫）

□毛阿利人及其村落（二幅）

□散姆比阿人的村落

□考拉族的形狀（二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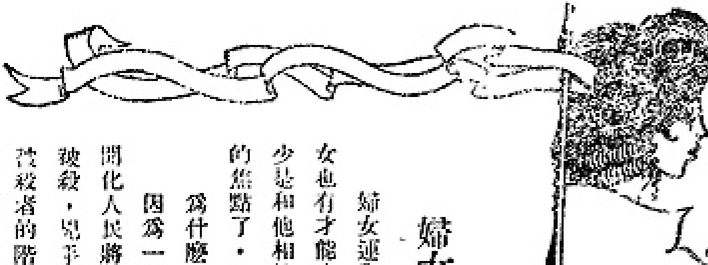
□蝶的戰爭（四幅）

□有趣植物（五幅）

婦女雜誌



第十一卷　第三號



主張與批評

婦女運動的焦點

婦女運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叫人們認識婦女也有才能——即使沒有比男子更高的才能，至少是和他相等，這一點，已成為婦女主義者爭論的焦點了。

為什麼要爭論在這一點的呢？

因為一般人們對於人生好估定價值，許多未開化人民將一族內的人分作若干階級，如果一人被殺，兇手的罰金或罰牛償命時，數目多少須看被殺者的階級而定——上等階級的生命價貴，下等的賤。在開化的社會裏也是這樣，人人都覺得階級不同的人，生命的貴賤也就各異。中國清朝的刑律裏，規定男子打妻的罪輕，女子打夫的罪重；相謀殺在前清也是這樣。又如民法的不認女子有作證人的權利等等，都足以表示女子的價值不及男子，所以所處的地位也屬於劣等。

生命價值的高下，影響於實際的政治法律既這樣大，所以女子若要謀地位的增進，第一着非叫人認識女子並不劣於男子不可。於是遂歸到女子的智慧究竟是否和男子相等的問題了。因為在近代社會，判別優劣的標準完全在知識上面，不特『知識即權力』的話至今存有至理，又因社會組織脫出野蠻時代頑梗的狀況，成文明社會之後，名將雖不必以筋肉力強見長，重在知識了；例如拿破侖，惠靈吞等人所以成為世界名將，決不是

從『有萬夫不當之勇』得來，他們的長處却在才能上面，是非常顯明的事了。

因此究竟有無才能的討論，遂成爲重要的問題了。但事實明示我們，在歷史上有才智的婦女確實很少，在近代作家之中，最前列的地位也常被男子佔去，女界中沒有恩斯登那般的科學家，羅素，杜威那般的哲學家，易卜生那般的文學家乃是很明顯的事實。別一方面，一般人說女子的見識狹小，好猜忌，愛虛榮，意志薄弱，感情纖細，諸如此類的許多不適於負擔重大的社會職務的消極性質的話，却似乎並非完全虛構，那麼你又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女子是不劣於男子呢？

現在有許多精細的學者雖然從殘缺不全的痕迹裏發見女子的才能未必一定怎樣劣於男子，歷史上的女子天才缺乏，必有別的原因梗阻她們的智力的發展。但事實畢竟存在，並且事實是有使人不得不信任的魔力的。現在如果要提出證據，說明在歷史上和目前事實所表示的女子才力劣於男子的現象，係是一種僞現象，去推翻衆目昭彰的事實，實在非常困難的，然而爲了要求女子地位的改良，却又不能不努力說明這件事。

現在我們再看我國的婦女運動者對於這個難問題——一方面又是不能不說明的問題——怎樣說法呢？我們見到不外兩種說法，一種是拿『女性中心說』作武器，說自有歷史以來雖然女子似乎不及男子；但追溯生物界的原始，實在是以女性爲主流，男性却是支流，所以人類社會照例應當以女性爲主體的。但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女性中心說』的論據是非常薄弱，或者竟是一種僞科學的迷信，缺乏科學的眞理，說來也就不能博得人的信仰了。

第二種的說法是說男女以剛柔互濟，經緯同參，所以應該平等的，又同爲日月之精，同爲萬物之靈，和同備五官，同繫七情，……所以不當有差別。末了則說凡良好人民都係賢良的婦女所生，所以婦女不當卑視。這種論調，不但並不能說明婦女眞是並不卑劣於男子的理由，和沒有一點科學的權威，反而使人覺得有點滑稽詭了。

近代科學說明女性的心智本來並不劣於男子，但在實際上女性才能者比男子少的理由是這樣：一切才能的表出必須同時含有兩個原素，一是才能的性質，一是發

展的環境，如沒有這環境，縱含有才能的性質也是無用的。英國愛理與脫說，歷史以前的人假比近代人更有天才。古石器時代的窟洞的繪畫告訴我們，如果那些古人生於今世必能創造極偉大的藝術品無疑。他們的腦也常比今人大，因爲缺乏專門知識和應用材料遂不能有大發明。古希臘人的藝術是有名的，又戈爾登計算配立克文時代的普通雅典人的心智比現在的普通英人優勝，正如今日英人比黑人優勝一樣。

然而近代的發明比前代更多，近代文化更迅速的進步，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所以造成這事實的，便是因爲近代環境改善，發明上的用材豐富的緣故。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遺傳上是不會只把才能的性質傳給男子而女子不承受的，在歷史上少數女性天才已足證明這話的非謬，只因爲婦女負擔過多的生育，和自來生活於和文化世界隔離的小天地中，遂造成今日的情形，所以只要生活世界開放，她們自然優秀起來了，若用女性中心說或剛柔相濟，經緯同參的話，想來說明女子的不弱，恐怕枉然的罷了。

(雄人)

婚姻制度和優生問題

優生學即善種學，在西洋原是新學問，紹介到中國自然是近年的事了。他的目的簡單的說是在謀民族的質改良，他想不要使優良的分子減少下去，——在某範圍內的增加他也願望的——一方面却希望不良分子漸漸減少。

優生學的目的說起來雖然很簡單，但是方法却很繁雜——牽動社會制度和思想的各方面。他怎樣使優良分子增多呢？他想用方法激勵優良的人多生育，和革除早婚的障礙(西洋許多從事研究學問的人往往結婚太遲)。羅素說英國工人中的優秀分子，從工人階級躍昇而爲技師，他們因須和門當戶對的技師階級結婚，遂非先事貯蓄不可，因此使這些優秀分子結婚反而延遲，或弄到不能結婚，所以爲了優生問題的關係上，這樣的社會制度也就有改造的必要。

然則怎樣叫不良分子減少呢？優生學家有過想結婚的人去叫醫生診斷，體質不良，不宜傳種的人便不宜結婚；和累次犯案，查得犯人確是身心方面殘缺的時，則

用閹割的方法除去生殖腺，以絕其生子的官能的計畫。這是和社會立法上更多方面的相關係了。

不消說，民種改良和結婚制度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優生學的建設者戈爾登——對於婚姻制度非常注意，他以為婚姻制度並沒一定的形式，各地方，各時代有各種不同的婚姻，現在合於優生目的的婚姻也可隨各人的願望而得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使擇偶時期的青年對於人種改良須明白了解。戈爾登相信把優生學的意識作為擇偶時的一個條件是十分可能的。

誠然，在無意識地行兩性選擇的時候，本來含有適合於優生的傾向的。研究生物學的人都知道自然界中動物界的求婚本有好選擇強者，敏捷，智慧者以為配偶的傾向。在人類裏也是這樣，不特心理學家幾次告訴我們對於選擇配偶常有一種審美的標準，如過瘦小，碩大，病弱者都不為異性所喜，和有知識的青年好以對方的智慧，才能為選擇條件，又我們就實際一看，決不見有人捨棄其智慧，美好，溫和，強健，誠篤等積極性質而好擇取衰弱，病廢，墮落，頹廢，兇殘等等消極性質的異性為自己配偶的。這是指配偶選擇於無意中本有合於優生的傾向而言，若更使青年明白優生學的學理，對於戀愛上更加以有意的審慎，戀愛選擇是決沒有反優生之理的。戈爾登說只要慎重選擇，將來的人民必能更智慧，美好，和更道德的話是合理的，一方面愛倫凱說戀愛結婚是合於優生學的話，我們也不能不認為是科學的。

但是，從中國近來關於討論優生問題的文字上，看出常常有一個共通的錯誤，即擁護婚姻上的門第觀念，和親權代辦的婚姻，以為戀愛的婚姻倒是反選擇的。按他們所以發生此項錯誤的原因，第一是將高門第錯認為才能的成功的代表。在機會這樣不均等的社會中，門第的高下即使能代表其族人的具有才能，也只能代表極少數機會優良的人們，其餘被迫壓在下層的人們，縱使具有優良的天資，要攀昇到高社會階級，必定非常困難。在別一方面，只要看近代的許多博士督軍並沒有超常人的知識才能，就知我上文所說的非謬。至於說父母代辦婚姻有優生學的意義，則其道理更加奇異了。論者以為父母代辦婚姻的優點，在於兩方的家系和身心得以審慎的考察，但我以為從媒人口中，和託人探聽所得，決沒有像本人做過數年朋友之後，締結為婚姻的知道得詳細

的．自己選擇的配偶之中，因太草率之故．感情未能深知，固然也有，但決沒有人肯以癩病，肺病的人爲選擇的對象，這實在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總之，優生問題的將成爲多數人注意的問題，正與結婚必以戀愛爲基礎相同，是近代思想界必然的傾向．但這兩種傾向並不相背而實相成．現在談優生問題的人認中國的家族制度下的婚姻爲合法，而以戀愛的婚姻爲反選擇，是不曾深思的緣故．

講到關於改造社會制度時，最要緊的不要把這一層忘記：便是社會裏面是有人要生活的，對於制度的改造計畫不是像藝術家作一張畫，彫刻一座像，可以任意案出的，最重要的還須合於人們的積極生活的要求纔對，關於優生問題方面也是這樣：從優生學的觀點去批評社會制度，決不能忽畧一般正常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家族制度下的婚姻卽使存有若干優生的價值，但以今日覺得他太迫壓個人，和時代精神不相容，也就只好放棄——除非對方的以戀愛爲基礎的婚姻確是反優生的．然而據許多學者的研究，戀愛選擇的並不違反優生原則實在非常明顯．這是眞的，我們見適合於近代精神的學說都是積極的，並不是消極的，人種改良的希望也是積極要求之一，和戀愛自由，人格解放等等觀念並不相違背．

離婚和戀愛

(開時)

只要稍微留心時事的人都知道近來離婚的事件驟然增多，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奇異，因爲近年離婚自由之說起後，從前不滿意的婚姻，被習慣束縛着的，現在都起來要求解脫了．但我們仔細一看，合於這種情形的固然也有，另外有許多例子，情節却很支離難懂．這種支離的離婚事件是這樣：男子忽然說要離，忽然說不離；其中終於離掉的也有，有的也許終於不離異．

其實這種情形並沒有什麼神秘，我們只要再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原理，我們至少看出有若干的例是如此的：他們夫婦倆雖沒有好感情，但也沒有惡感，女子自己知道結婚之後命運從此規定，所以也就不想再活動，并且在這樣狀況之下，也許已自足了．可是有些男子却不然．他想自己去嘗試：想把舊的離掉，竊娶新的．於是他一方面忙着想離婚，一方面又爲了找尋戀人

而忙碌，他會得因對方的熱情增加，而離婚更加着急，因戀愛的失望，又把這件事情擱下，他們也許終於離了婚，但是也許終於不離，因爲他找不着戀愛，也就算了。

這便是我上文所說的支離的離婚事件。

我們決不反對離婚，我們是說離婚不必要等到和別人通姦，虐待，背棄之後纔可以，便是性情不投也應當成立爲離婚的理由的。

我們更不反對戀愛，我們是說婚姻的成立須建設在戀愛上面的，如果因戀愛破裂而離婚，離婚之後，當然不妨重找戀人的。

只是爲了想別找戀愛而設計和妻離婚，或因別有戀人而務求和前妻離婚，這種態度却覺得有可討論的地方了。

第一，我的意見以爲離婚是應自由的，但在感情並不壞，而只爲了『換新鮮』的態度，想方法把舊的離掉，一方面好去別求戀人，這種態度却不是新道德中所應有的，他若以爲離婚自由之後，遂不妨換妻時，這種態度，實在和舊習慣上因妻的色衰而想納妾相似。所以主張離婚自由是爲新道德所推崇的，然而爲了以上的動機，祇在舊觀念上蒙了新的假面具，是和新道德相違背的。

第二，照一夫一婦主義的倫理說，如有關係或感情未絕的妻的男子是不該和第三者發生戀愛的；但事實告訴我們說，戀愛是一種熱情，不能用冷靜的頭腦的判斷去推進他或抑止他的，因此會得有人明知和第三者發生戀愛會招到不幸，然而仍不能用理智的判斷去制止的。所以這種三角關係是常有的而又是不得已的事情，處理這種事情，是性的困難問題中之一個。有許多一夫一婦主張者是這樣說，如果發生這種關係時，只有和前妻離婚的一法最爲正當。殊不知這樣辦，一夫一婦主義的教條是不違背了，但在婦女經濟不能獨立的時代，只爲了男子另有了戀人而必須使前妻離開他家也不是妥當的辦法。

我的結論是這樣說，在結婚前的青年找求戀人是正當的，夫婦性情不相投而離婚也是正當的，但既婚的人，兩造並無怎樣不和，只因想『換妻』而熱烈地去別求戀愛爲不正當，但無意的蹈入三角關係時，却爲另一

問題。這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一件糾紛的事情，殊沒有完全的解決方法。用了把前妻離異的方法作解決法也不是十分適合的方法——除非前妻自願和男子離開的時候。

評劉歐退婚問題

(開時)

近年來從相識的談話間和在報章上，離婚退婚的事時常有的聽見。退婚本算不得怎樣一件重大的事情，問題也並不像離婚的複雜，本來不應當發生怎樣糾纏的。然而事實竟不這樣，因此引起爭端的却是常有。

事實告訴我們說，女子主動的退婚比較的少，而且成功也艱難。前清的法律說，女家收受財禮之後便不許悔婚；一般人的眼光也把女子當做一種貨物，女家如商店，商店一經收受定洋之後，照理是應當如期交貨的。如果反悔，縱然交還定洋，也是失信用的不名譽事。因此女家提出退悔的少，成功也難了。

男家主動的退婚應該沒有上項的困難了；然而糾葛總還是不免。我們見許多的例都是經過一番很大的爭執的。就最近的例說，『請公評劉慎德之悔婚』事件便是其中之一了。

去現在不久，我們忽然見有一種小册分發各處，我們這裏送到三本，上面題着『請公評劉慎德之悔婚』字樣。我略略翻看，大意是這樣：劉慎德君是江西人，於七年間經人紹介和歐陽覺施女士訂婚。到十三年春間劉君寄信給女家，說因和歐陽女士既不認識，又未通信，絕無愛情可言。現在他別有戀人，請求退婚云云。這種事情，本極平常，不必說劉君已別有戀人，萬難挽回，卽使並無別的意中人，如果心中稍有不願，與其勉強結婚，不如決然退婚爲是。我們常見舊式婚約下的夫婦，心中已萌生不滿意的念頭，只因意志薄弱，不能毅然決然提出，勉強結婚，雖然不能斷說結果無一好的，然大多數總是弄到糾纏不清，或竟至於離婚爲止，雙方的犧牲比早退了婚還要大數倍。所以像劉君提出退婚的事，除心平氣和的聽他將婚約解除之外，別無良好辦法。

現在歐陽女士的家族似乎不能明瞭這層意思，執意不允劉君的陳請，反將前後事實印成小册子分送各處，請人公評。他所據的理由只是同意的婚姻，已經長久的歲月，不能忽然反悔一語，此外別無重要的根據。能夠

守約，固然是好的，唯在婚姻問題上却不能責以堅守約束，恐怕比責一個人揀定學習科學或文學之後，永遠不許改行更爲困難。因爲婚姻的意義全在戀愛，而戀愛的本身却是會得變遷的，所以婚約是不能終身遵守的。若本人並無戀愛，只由友人紹介而訂婚約，在兩邊都沒有別的戀人的時候當然能夠相安過去，結婚以後或者能獲得美滿的生活也未可知，但不幸一邊和別人發生戀愛，那麽從感情或情理上說起來，只好破棄前次的形式的婚約，爲了看重將來結婚生活的安寧和幸福計是不得不照這樣辦理的。

劉歐的婚約正合於上項的形式，所以解約決不能認爲不合理，進一步說，我以爲從前所訂的婚約，無論什麽原因，只要覺得有一點不滿意時，爲鄭重婚姻生活起見，與其勉強結合，還是從速解散爲宜，勉強容忍的辦法，結果總難得圓滿的。 （高山）

定婚的廢除

定婚在婚姻上有怎樣的效用，這是無論何人不能回答的問題。世俗的通行定婚，純粹是買賣婚姻時代的遺習，除了類似賣空買空的商買行爲外，別無理由可說。把人當作商品，已經是大背人道的行爲，何況從這種強制履行不能達到目的的行爲而生的弊害，關係雙方男女終生的苦樂，爲什麽在現代還有保存的價值呢？

我國法律上，對於父母爲幼年子女所定的婚約，到子女成年之後，已經認爲不強受拘束（見大理院民國十年上字一一五八號判例），然對於自己所定的婚約，却認爲仍須受法律上的拘束，這實在是大誤。因爲現行法律既然承認婚姻須以雙方合意爲原則，那麽，在未結婚以前，一方對於從前的合意發生疑問，當然不應該結婚，如果強加拘束，不但違背合意的原則，並且使雙方當事人生莫大的不利。所以定婚一事，在法意上實在非廢除不可。

現在劉歐間的糾紛，就是從此而起。我現在所想勸告歐陽君的，就是歐陽君所以致恨於劉君，祇因爲他的失信。我以爲失信固然近乎不道德，但倘使劉君做了以不愛爲愛的虛僞行爲，恐怕比失信更要不道德，而且不免要使歐陽女士受到他的害處。歐陽君如肯這樣一想，一定可以把怨氣壓下去了。 （晏始）

節烈的解剖

周建人

一

去年十二月底，聞說曾經畢業於北京女高師的艾女士自殺了。隨後從小時報上得到記事一段，大略這樣說：

……當江浙戰禍初起之時，艾女士因事逗留海上，其母關垂甚切，疊致快函促其回里，以避鋒鏑，無如交通阻斷，欲行未得；及戰事結束，艾始輕裝就道，款款歸來。詎行至本縣鄧家坳地方，曲徑荒涼，天色欲暮，……突有土匪三十餘人，……橫截去路。匪中有王小癩子，性喜獵豔，以艾裝束新奇，明媚可愛，振臂一呼，夥同數人，挾之而去。於是二十餘年守身如玉之一好女子，墮身匪窟矣。事隔兩週，匪聞某軍有來剿之訊，自度勢力不敵，棄巢四散。艾始幸免於死，乘隙得歸。甫入門，跪其母前放聲大哭，母驚訝不已，堅詢弗答，惟見其面目清瘦，衣履襤褸，必遭受重大挫折。入夜母囑其早睡安養，艾又咽不成聲。母祇力加撫慰，不忍強追其根底。及母去，艾更悲憤無既，以無可對慈母，更無顏以見海外未婚夫（女士在英時，與李某訂有婚約），來日大難，何必

戀此餘生而不死，於是自縊，了卻塵緣。

看了以上的情形，我們知道艾女士的死是因被土匪擄去，失了節，遂無可對慈母，更無顏見未婚夫，因而覺得來日大難而自殺的。（其實艾女士究竟是否這樣死的，或者這樣死的是否為艾女士，這些都不是我此刻要討論的中心點。不過我們知道，在過去的時代中，這樣死的女子是不少，現在不過就此拈一個例，討論為什麼使是女子被迫的失節也要覺得來日大難，非自殺不可的所以然罷了。）

現在我們要問：何以女子即在不能抵抗之下，受暴力的侵害，失了貞潔，便會無顏見母親和未婚夫以致非自殺不可呢？因襲思想這樣回答：「貞潔是女性生命的代價，所以她有以生命擁保貞潔的義務。所以她不特不准志願的和人相通，便是被迫的失節也非自殺不可！」這便是中國舊禮教的女性道德的呼聲。我們明知一個人做了暴力的犧牲是不能再加以汙蔑的，男子如遇匪盜而被毀傷身體，在今日看起來，只足以使人同情，決不能責以非生命擁保不可的。唯獨對於女性貞操，則非以生命擁保不可；不特自願或被誘的失了貞，當受社會的極大非難，當永遠失去敬視和優良的結婚機會；便是被迫的失貞也非加以重壓不可（我們知前回江浙戰亂中，有女子因被強姦而未婚夫要向她退婚的），這樣的道德制裁卻視同天經地義的建立在我們的社會之中。然而我們終於要問：女子為什麼非以生命擁保貞操不可呢？

二

愛清潔，憎惡汙濁是動物的通性，在未進化完善的人類裏，以性行為為不潔的思想也從此產生了。動物的喜歡清潔，你們只要看了鳥類的喜歡洗浴，犬馬的喜歡人給他洗洗毫毛就可看到一斑。豬是被認為最不潔的動物的，然而畜牧家都知道他是怎樣的喜歡清潔，是極喜歡洗澡的。不用說，清潔有皮膚的愉快的感覺的，所以在較高等的動物，都有這種癖好，若在進化的人更知道有健康上的需要了。

但在略有些思想，然而並不高明的人類，淸潔這事遂和宗教思想相聯接。例如祀神，「祓禊」的時候，照例主祭者須沐浴，更衣，否則便爲神所不喜。這種現在中國各處流行的迷信，在古代希臘和羅馬都曾經流行過的，現代許多不進化的民族裏也正在流行着。

但什麽是汙物，什麽是不汙穢的呢？這是非常難分別的。人體的排洩物當然是汙物，但如果尿和糞是偶然排洩的，也許會認排出這樣的汙物的人身爲不淸潔的。可惜那兩者是人人要而且天天要排出的，不能去另找不排洩這些汙物的人，也只好算了。准這個道理，女子因有月經的排出，她們的要被認爲不潔物，也是當然的事了。帶月經的婦女是不潔的，產婦因生產時出血之故，遂紀爲大不潔。這種不潔的迷信存在於中國的各地，隨處可以找出例子來。他們更且不特以爲月經是汙穢的，又以爲性交更其不潔。這種不潔思想，遂由實體而轉入於無形中，實體的不潔可以洗滌的，性交這種不潔則雖洗滌亦不能除淨。

以性爲不潔的迷信，浸透於各民族的心中，許多民族認宗教的淸潔之中，性的淸潔爲最重大。中國普通的人，便是很受過點教育的，也多數無意識地以爲童身是比結婚人淸潔，性交總是件汙濁的事情，看了這些例子，回頭去看宗教的獨身者便可以知道他的來由了。中國現在流行的習慣思想，認新婚夫婦的臥房有一個月的不潔，修道者絕不應走進的。浙江十餘年前山陰城隍廟倒塌，念佛老嫗多人被壓死。據她們的同伴中說，倒塌的原因是在於座中有一年輕婦人，不曾守性的淸潔，冒昧去念佛的緣故。

這種以性爲不淸潔的思想，隨在可以看出，現在沒有舉出多例的必要，在此不過略略說明中國現在還怎樣認性行爲是汙穢的事情。衆人對於女子貴守貞潔的要求，有一部分即基礎於這種淸潔的迷信的。

三

造成女子節烈要求的重要原素是男性的嫉妬。嫉妬在動物界是普遍的現象，達爾文說動物的有許多利器是爲着

競爭異性而生的．誠然，爲競爭異性而身死的，在動物界中固然少有，但爭戰得皮毛上斑斑出血的，在鳥類和走獸中却是常有．

在人類裏，無論進化與否，常常有着這種嫉妬的情緒，——除却有些下級的民族，極少數的例外．就大概說，嫉妬的在人類是一種極強烈的情緒，許多風俗習慣都產生於這上面．他的本質是一種由性的慾望受挫折而生的忿怒(指性的嫉妬而言)，在比較的進化的人類裏，因爲『自愛』和『所有權觀念』的進步，把這些心理作用混入嫉妒感情中，遂使這種情緒格外强盛．失寵，見人的才具，地位，自愧弗如而起的嫉妒之情本非性的嫉妒，然而近代性的嫉妒之中却含有這些分子．和人家的婦女私通，俗稱爲『偸』，或者曰『盜』．亞龍泰人(Arunta)稱和人私通的男子爲阿脫那尼爾克那(Atna Nylkna)，意義便是『竊賊』．奧大利亞的有幾處地方，治姦夫和竊賊同罪，將其一手斬去．這等所有權觀念加入性關係之後，使男性嫉妒之情增强，是很明顯的了．

巴梗大(Baganda)人欲娶一寡婦，必須先償還鬼夫以物事．據說是一領樹皮纖維製的衣服和一隻鷄，送到死者的墳墓邊．從這和類似的例裏可看出寡婦是鬼的妻，是永久屬於他的．如果將上項的屬有的情形，引伸開去，便有須過了某長時期纔許再嫁，或終身不准再嫁的教條了．

從這種嫉妒和佔有觀念遂發生不特不許死者的妻子再嫁，且夫死須把妻同時殺却，或一個時期後葬死的習慣．科曼西人(Comanche)便是前例的代表，後者則獨立時代的印度曾盛行過的．印度是通行用火燒死，亞非利加的寡婦則照例和丈夫的屍體同埋在泥土下．達阿湄(Dahomey)的王死了，宮妃都折斷腿活封在墳內，烏吏達(Uganda)在某時代，王死了，他的妻應關在墳旁葬屋中活活的餓死．

這種嫉妒和佔有混和的情緒這樣利害，已經如上面所說．許多民族，不特要求他的妻永遠屬於他所有，永遠再不做他人的妻，并且他會得要求她未曾做他的妻以前，也絲毫不曾附屬他人過，由這種極端妒忌，完全佔有的要求中，於是處女貞操的要求就從此產生了．

四

女子的貞操的要求固多起於嫉妒，但光是嫉妒是不能造成像今日還在流行的節烈貞操的。使他成為有社會的重要，把節烈的女子多則視為國家的榮光，少則便疑心風化墮廢，使他這樣重大，於動物性的嫉妒之外必還有另外的要素。這種要素便是生殖器崇拜思想。

這種思想的發生是因為人類比其他動物有了更長的記憶和聯想，他對於性行為這件事不像動物的受生理的衝動做去，他却會得心裏變着，會得覺到奇怪，會得發生恐懼；這些是為動物所無，然而他一方面却還不能明白自己的人類的本性和自然，於是產生生殖器崇拜的迷信。這種迷信關係於一般思想的力量之大，開明先生在語絲第三號上說的很清楚，現在就節錄一段在下面，省得我重複申說。

……對蠻人都有崇拜生殖的思想，這本來也沒有什麼可笑，只是他們把性的現象看得太神奇了，便生出許多古怪的風俗。茀來則博士的金枝……上講過『種植上之性的影響』很是詳細。野蠻人覺得植物的手續與人類的相同，所以相信用了性行為的儀式可以促進稻麥果實的繁衍。這種實例很多，在爪哇還是如此，歐洲現在當然找不到同樣的習慣了，但遺迹也還存在，如德國某地秋收的時候，割稻的男女要同在地上打幾個滾，即其一例。兩性關係既有這樣偉大的感應力，可以催迫動植的長養，一面也就能夠妨害或阻止自然的進行，所以有些部落那時又特別厲行禁欲，以為否則將使諸果不實，百草不長。社會反對別人的戀愛事件，即是這種思想的重現。雖然我們看出其中含有動物性的嫉妒，但還以對於性的迷信為重要分子，他們非意識地相信兩性關係有左右天行的神力，非常習的戀愛必將引起社會的災禍，殃及全羣（現代謂之敗壞風化，事關身命），所以纔有那樣猛烈的憎恨。……

社會對於貞操的那樣重視，也便含有如上文所說的那種思想的分子，雖然貞潔要求的基礎在乎動物性嫉妒，但使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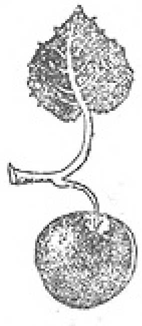
成為這樣社會的重要，甚至於關係於風化的興衰，實在是賴那種迷信的力量。

五

節烈貞操的要求是以上三者的混成物的話如果非謬，縱使表面怎樣說得好聽，內部卻並未見得堂皇正大。只因為動物性的嫉妒和迷信在人類的自然中埋藏得非常深固，一時不易脫出，幷且他又藏在人性的深處，一時不易警見，因此根本雖然出於怎樣不高明的基礎的節烈要求，至今一般普通人還都看作一件不可思想的重大事情，許多人無同情的熟視婦女們死於這種教條之中，更有許多人從她們的慘死裏無慈悲的發幾聲贊嘆，作後人的激勵。

這種由動物性嫉妒和原始人類的迷信合成功的節烈貞操觀不應當在有希望的社會中存在，是非常顯明的，除非在殘酷不進化的民族。我們並不是說人們應當毫無節操，非過狂放生活不可，不過作者相信貞操觀念中，應當把內含的從野蠻時代遺留下來的嫉妒和迷信擯除，只認他是一己的志趣，決不能作為女子單方面的唯一的道德教條，而責以生命或苦痛來擔保的。在今日之下再來說明節烈貞操的不合理似乎已經太舊，因為這種觀念的不人道已早為稍有思想的人們所盡知，但畢竟如此，在一般人們這種不合理的思想仍然存在着，而且現在還有重復熾燃的傾向，有一次對於節烈的表揚，便是對於女子加重一層節烈貞操的擔保，於是有無數女子遂不得不死於這樣的迫壓之下，像艾女士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性的昇華

英國 赫胥黎 著
高山 譯

我覺得研究人類兩性心理的人，現在遇着兩個極普通的問題，卽使是不包括全部，至少也是心理解析的中心題目。第一是：旣承認性在我們心理組織的發生上，佔着大部分，特別在青年時代，那麼，對於普通的大人或青年應當用分析的方法使他們對於這個題目明白了解麼？

第二是：旣認性在人類比下等動物更深入心中，這是不適當的事呢，還是我們可以找出證據，認他爲合願望的，或進步的呢？

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溯進化的行程，和把有些事實略加考察。

進化本來是進步的。就全體說，他向某方面進趨，其方向似乎是向有積極價值方面實現。但是那進步的方向，如就大處看是很顯著，就平均看去較不顯明，如果對其小節則並不見有什麼進步。

進步的方法會隨各種動物而不同，在人類和在別種哺乳類各異其方向。在許多高等動物，這進步因自然選擇作用於個體而起，雖然有少數的選擇作用是施於羣體的：兩者都以物類的遺傳組織改變爲主要的變化。但在人類，除却在進化的原始時期之外，遺傳組織的改變成爲微細和不重要，進化上的重要變遷，却在於習俗了；個人的選擇作用也成爲不甚重要，重要的選擇作用却在

施於羣衆上面，擴大無已的，和作用於他們的觀念和習俗上面。

雖然因生物的種類不同，其進步的方法也有不同，但其傾向却在同一方向——便是向着更能節制，更獨立，更複雜，和更調節，或更和諧的方向進化。

從進化的觀點上觀察，我們覺得人類的性心理學的活動更在別一方面。我們不但應當考察性心理是什麼，并且更當考知他能够變作什麼。

進化中的通例——自然而明顯的例——是這樣，當變化起來的時候，先前的獲得性並不棄掉，不過加上變化，利用之以作別種新官能。最下等的脊索動物的內柱(endostyle)，這食物器械的最原始形狀的一部分，等到他們的生活方法改變後，遂變而爲甲狀腺(thyroid)；當廢鰓而用肺的時候，鰓的殘存的部分遂變爲附甲狀腺(parathyroid)：兩性間第二種性徵的不同，原是由於第一種性徵的不同，因偶然結果而起的，但後來益發達，遂精化而成殊特的性質，以作求婚時之用了。

所以性本能和其相關聯的情緒，在當初只是分離的，不相關的許多本能中的一種，在人類裏，他遂成爲許多新的心神作用的基礎。他能進入各種情緒的組織中，雖然他的本來面目往往是僞裝着的，他的存在與否是很難鑒別。但有些極顯著的心情中有着他的分子這是我們能够經驗到的。兩性關係在下等動物中不特並沒有接觸卽并親近也是沒有的；只有受刺戟而放射出生殖細胞。又在多數動物中，兩性關係純是暫時的，和人類是極其不同的。但卽在有些鳥和人類以下的哺乳類，兩性的結合就有一個長時期，或者是永久的，生命中的各個不同部分，已經關係加密，但心理活動仍是從屬於生理作用之下的：在人類裏，這生理方面雖然仍然是基礎而且必需的原因，但是他已——并且能够更加這樣——從屬於心理方面，并且心理作用的各部分格外錯綜，所以性本能可以因心理的過程而變化其形式，和物理能力的變化粗可比擬，并且他能在各種心的別的活動裏，修改了他的外貌而現出來了。

如果更廣大的看去，我們可以看出，就性而言，人是正在進化上的蛻變時期。在高等動物中關於性的最大的變遷，便是腦與心的和覺官聯合，能確知距離很遠的物體，這樣的裝置使生體成爲整個的機械，工作遂有統

系，其中記憶和情緒於是佔其主要部分了。一經變成這樣，性本能遂得和一般的情緒反應相聯合，并且和外界能够引起情緒的目的物相關係了。

這結果怎樣呢？到各羣動物有這樣一種心理後，美的裝飾或有强刺激力的或眩惑對手的性質遂發育起來。由性和心的聯合，於是產生了生命界中的許多的美。不單是多種鳥類有美麗的顏色和裝飾，甚至蝶類和魚和蜘蛛也有些美飾；他又帮助那發音和響聲變成歌聲和樂音，他又塑成我們的體形，渲染我們的嘴唇和眼睛，於各處可以用的地方都加上優美；他也見到這，正如聖保羅所說，「便是我們不優美的地方也富有雅趣了。」但是，正如我們說過，在人類以下的生物，他的性本能和心理中樞的相聯合畢竟還是暫時的，大部仍受循環的生理作用的支配，并且心理的全體仍是各部分湊集而成的，所以各種本能和觀念並不必定彼此相貫通，或常常不相連屬的。

再進一步，乃有更大的變化起來了：心更發達起來，性和心的生活的關連，遂組成了新的形式。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及，心的這種變遷是在各部精神作用，無論那是從遺傳得來，或因經驗而起的變遷，趨向於一致，以合成一個整體的機體，并且這整體更能支配生物他方面的活動；性和生物的關係的最後的傾向，是脫出性的單一的軌道，而和其他的心理作用更完全，更長久的相聯合起來，又性的這種主要變遷，和隨後發生的變遷，都是生物進化上的必然性。

我想，我們現在因得了這樣廣大的生物學的見地，至少性關係上幾個今日所圍繞我們的困難，比較容易公正的說明了。這是真的，有些關於這種困難是永久存在的。將各單元聯合起來，造成一個完全的心理組織，決不是容易的工作。小孩天生具有許多本能的傾向，如在動物一樣，這些本能都會得忽然喚起，佔據全部的心理區域，排斥其他一切心理作用的趨勢，遂現出紛歧和不協和來，所以心神并不統一和組合的。又任何人的經驗是會得異常的。小孩要使各種本能傾向彼此協作，并且和他自己的經驗，因襲，和種族的經驗相協同，必定很困難，且也當然常要失敗的。

還有第二個永久的困難，卽身體的生物學上的不調和，在事實上，人的性的成熟，比全體的成熟要早幾

年；并且又在無論那個文明國家，現在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經濟上可使結婚，更要遲幾年，因此要發生青年的危險，常常要發生苦痛和困難，這是因性本能的發育和正常的滿足的可能時間上不和諧的緣故。

但則，這些困難既是不可免的，又有些別的是可以減少或者消滅的，假定我們的心已在組成爲一體，我們可以看出助這組織應施的普通方法，我們第一個標的是求心的各部分間須沒有阻隔，在兒童教育上必須努力，以除去心理生活上一部佔領其全部分，和其餘的心理作用完全分離，在一方面所謂沒有阻隔，不是說使這部和別部全沒有主從的關係，最主要的一個生物學普徧原則是這樣，便是進化其一部分爲支配者以支配其餘，其餘的列作階級組織(Hierarchy)，每部各爲他部的從屬，即每部各去支配其下的部分，我們必須將我們的心理組織組成這樣的階級組織。

價值和理想的全部問題，現在顯然不及詳論，但這是無論何人都明白的，他只要對於有某價值，審美，智慧，和道德的題目略時反省，有些理想都是人心的究竟目的，——如真實，誠實，智慧，正直，完全，自己實現，無私，有用，等等——這些（雖然程度不同）是公認爲最高道德的；又若把這些道德推得更深更廣，增加他們的區域和聯想，這些觀念就彼此聯絡起來，成爲更一統，便知道正直也就是美和有用，智慧也便是對於社會有用，無私除僅是利他的情緒之外，也還須具有思想和意志，而對於天然的正直的最大目的之一則正是是一種美事的審美的愛，以免我們作醜悲的事，如此等等。

那麽，建造性本能爲一個心理的統系的正當方法，是在不使性刺激僅成爲一個生理的，只在求滿足的，不可抑止的欲望，也不是用力去鎮壓他，和希圖斬斷他和別部心理作用上的關聯。

需要的方法是在性本能和支配觀念自由地聯接，所以他的刺激也能刺激到支配觀念，使性的情緒融和在支配觀念中，尤其是使他們彼此互相穿插，這樣，性的情緒不復僅僅是性情緒，他却成爲更廣大，更精粹的一部分了。錄著名學者的幾句話在後面，勝於我說許多話呢。

溫特華士說的『感覺的昇華是更深的撒佈了。』是給昇華的過程開了一個窗戶；勃來克說：兩性的肉交是

『那……在這是靈魂生長了她的翼』是一個約說。又，保羅說，『我不是自由麼？』或，『在我一切都是合法的，』他的意思便是說他的自身的各方面都服從他的最高理想了，他現在已到了這樣境地，他所行的都是對的，因爲他審獻只取合理的做。(眞的，照他自己的陳述，他並不能常常這樣；但能這樣的時候，便獲得了完全的自由，自由便是下等慾望服從高等慾望而來的。)

照生理學說，到這樣地相互連絡以後，性本能的活動能喚起高等中樞，這再反應於和性本能相關的中樞，發出來的動作便改變了式樣了。其的確的結果是這樣，兩者激發而生一個新的綜體。這種過程在神經系統中是普通常有的，戛克遜，海特和立弗爾斯都說明過。

例如心理的高等支配部分，和下等部分，例如簡單的性本能，相連結後，其力便加強，性本能在心理作用中，因此也成主要活動的一部分了。立弗爾斯相信心的統馭部分和被統馭部分的衝突是心的『能力』的發動機；他又說，『不論那力怎樣來，但我們相信，因昇華的過程他遂取一定的途徑而擴張，這樣，其活動遂不容易限制他了。我們只是不知道他能够達到怎樣高的目的。』

變化是這樣，在一方面，那比較的獨立的性本能服從於心理過程的階級組織之下，在別一方面，他因和心的其他部分相關聯，遂一變其固定範圍而廣大化。又，發生一種變化，卽心理作用的在身體上，更傾向於更能支配和能够『自己決定』了。

從個人或社會方面的還有許多困難前來擾亂我們，因爲這種心理變化還是纔在進行，已經（或者近乎）變化完全的只是極少數人。

缺之抑制是不能造成適當的心理階級組織的。那是極簡單的例。雖然不容易分析，但一樣是惡德，卽在無數的場合，其平衡的獲得，不在支配和從屬部分的能自由交互作用，而由於能够鎮定。衝突的起來是有兩方面，或是顯明的，或是無意識的。但無論屬於那一種，人每每好把己見投射入對於別人的觀念中。所謂投射(projection)便用了自已去解釋外界的實體，這是人心的奇異的而且是普遍的屬性。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大概是最常見的例，在歷代宗教上查考出來，說明宇宙能力，總是和人形，人類心理的過程人格相同的——至少也和人形，心理，人格相似；極簡單的

例，如有種神經抑鬱的人，把他們的抑鬱投射出來，去渲染一切進到他們認識裏的各物都成為幽暗的黑色。

在性的範圍內，阿，投射作用是有着極大的力量的呢。當人在性本能還多少獨立，自己不能調制的時候，常有——除非他能特別證明其不可行，有時甚至證明這樣，還會如此的——用自己的心理去解釋別人的舉動和心理，并且設想，他們必定也會因怕受罪和失却地位而制住的，要是不是激發過盛的話。

在別一方面，人會得和性的起源不竭衝突，投射到這里，那里，和各處他們所知道的人的胸中，用了他們自己的被壓抑的慾望去解釋別人的動機。

又，現今存在的許多法律和風俗，是成立於社會狀况還沒有進步到像今日，和人的心理還離別種哺乳動物的心理不遠的社會狀態下面的。

結果遂成這樣，人們希望完全解放到成一有正常組織的心理，第一便被我們的落後的制度和傳統觀念所拖累，其次則受各人毫不隱瞞的嫌疑心所障礙——他們還是極大多數——從此發生性的衝突是不能免的。從這等衝突的結果裏遂發生現在所流行對於性的態度，便是——刺激，羞澀是一個人的性生活的當然表現，而怨恨，嫉妒則是他人的憎惡。大羣的男子和婦女對於性的問題總不能用科學的態度，這便因被抑制的情緒的位置是在錯誤的地方，所以對於他們的性本能不能安當的處置。靈魂是應當長發起來使當得起蔓克拉蕭寫到聖推爾賽的「阿你這慾望的敢為的女兒喲！」這句話。但是在這樣一個不和諧的人生，靈魂是不能這樣長發的。

講到這里，遂帶起一個別的重要問題，便是應當以精神分析法的研究，把性本能是基本的作用，和他是參與高等精神活動的根基這些知識，為教育中教訓和指導的一部分麼？有些人答說是的，并且主張地說，知道自己是正當地實現自己的要素。對於這個回答的正確與否，我個人却極懷疑。消化作用的過程的知識，於消化作用是不必要的——一直在消化健全的時候：只有在消化不良時纔需要。一個人能够練熟一種本領，假如說，一種遊戲，並不分析運動的過程，却能習練的使手眼精審的調節；這是一樣明顯的，沙士比亞，雪萊，勃來克和別的大著作家的作品中，他們並不應用過躁遲、或不愉快的過程的分析知識的（如果我們相信在弗勞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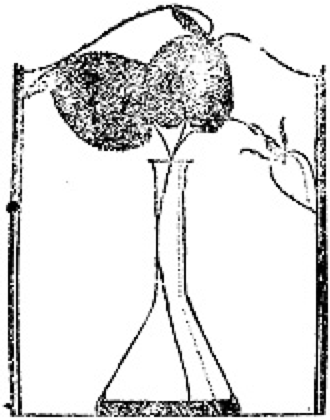
上，析解已故的著作底精神作用的話），那過程却在無意中進行着。精神分析法已組成了重要的治心的外科手術。如英國一個領袖的精神分析者近來說，但我們不要在健康的人施行這種手術，除非我們要切開他們的腹部去看一看腸管是否正常的時候。

如關於性的事情，在小孩發生慾求和受教育的時期，適當的處理，心理分析和自己的心理的根本解析知識實可以無需。只要保得過沒有明顯的戒條去鎮壓他的心，別一方面也沒有原因去引起他的重大的好奇心，這時要起來的許衝突是可以免掉的。此外所需要的是給昇華的資料——藝術或音樂，社會服務或個人的工作，宗教，遊戲或好勇武。

這是十分可能的，在這場合，精神自然地，平順地發育上去，以達到組織統一之境，如前面所說，精神解析是不能夠幫助男孩或女孩這樣發達上去，或愈是研究得從我們真猴類的（simian）遠祖遺傳下來的各種性質，便愈能幫助我們實現特有的人類性質的。在別一方面，到等自己要知道事情的知識慾旺盛起來的時候，譬如男女孩將及十四和二十歲，這時也正好，可把宇宙的真相教他們，使他們知道，並且指示給他們人從下級動物進化來的證據，這是好的，依據同一理由，把他們的心理組織大略教知他們，這包括在高等精神活動中，性的職司和其重要——但可不必用心理學的實驗以照進他們自己的心理。在這種場合，這知識，對於抵抗他們自己因判斷不完全而生的偏見是很有價值的。

我們一班人常是思想太偏頗，以為一種現象總須下『解說』，或者是解釋他，用分析方法分析出組成的成分來，或者追尋其起源，對於他的本來情形却是少究研的。

人所需要的新的心理組織，是一種完全新的心理過程，他是極複雜的，比高等哺乳動物的心理組織發達得極遠，正如犬的軀體，或螞蟻的軀體比之於水螅或原生動物的一樣：把那些可能性，發展至極大，這是我們的事業的一部分。



春風

（隨筆）

張友鸞

明明是春天來了，你看，那溪邊楊柳，早自發綫：燕子或者已經起程，正『參差其羽』的數隊歸來，牆上小草不是青青的綠了麼？太陽光也昏迷迷的，誰又不覺得有點陶醉呢？頂好是讀一些小詩小詞了，其餘什麼事都做不成。詩詞傷春的又太多，讀了更是令人心亂；——那又怎生是好？適才翻了一頁唐詩，什麼『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什麼『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什麼『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什麼『算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唉！『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天涯淪落，正在傷心不已，再看這些詩，眼淚也簌簌的墮下了。於是我痛恨起來，我罵韋莊，我罵陳陶，我罵張泌，『阿囊』(anonym) 我雖不曉得他（她？）是誰，然而我也要罵。我實在是的，不錯啊，我只懂得裸體畫猥褻。我那配了解藝術哩！Nature it's art 的！好褻瀆的咒詛。『春』的本身，豈非是一件藝術麼？睹想古人當初，搖頭幌腦的做詩詞，何嘗不自命是藝術家！但是，『春』自己存在，以至永遠，斷非這點小小藝術品所敢分庭抗禮；雖則如此，而作家總是不肯休息，你要勸他，告訴他說：『你切莫辜負了好韶光啊，你擱下你的羊毫筆罷，你趕早去玩玩啊！』這些話在他一定是不

中聽，他說你不了解，他逕總輕悄悄的在紙上亂畫去了。亂畫的成績，正如上好的紹興酒，目的便讓你心醉，使你奈何他不得。不信，我唱兩句和凝學士的春光好與你聽：

春水無風無浪，
春天半雨半晴，
紅粉相隨南浦晚，
幾含情！

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時了』，大概你也唱得熟了；還有韋莊哩。

洛陽城裏春光好，
洛陽才子他鄉老。
柳暗魏王堤，
此時心轉迷。
桃花流水浪，
水上鴛鴦浴。
凝恨對殘暉，
憶君君不知。

試想，一個人孤孤另另的，在春風沉醉時候，那些詩詞，不恰好是些迷魂湯麼？可惜可惜，不能再多抄兩首，多抄了却成春風詩詞選了，豈不落了笑話給人？但我的一腔煩惱，此時再也制止不住，唉，天啊！

固然是從春風中吹出我的煩惱，而我如此說了，旁人一定講這是『文人陋習。』——其實，我本不配稱上『文

人』，『武人』又夠不到，說是『斌人』哩，更沒有這麼稱呼。記得從前傳說，太平天國的大堂上懸了一塊匾，上寫『斌尖傀卡』四個大字，此四字我也很想印在名片上做頭銜，却又怕人家駡我標奇立異，撫躬自問，還以自命『文人』爲妥當。——我也自認有『文人陋習』，陋習却幷不甚深。所以我的煩惱，倘不算得十分無謂。正如我有一個戀人，我很愛她，我知道她也很愛我；一南一北，苦於不能常在一處，於是不免相思。由相思之中又幻出許多『像』來，於是我不免疑心她對我的愛是虛假。這句話我又不敢去問她，悶在我肚子裏要爛壞了，一直的不放心，……而且我自己，時常遊散到中央公園等處，見到那高底蠻靴，蓬鬆鬆的髮，不覺要想找一個安慰的代替者。那假山石畔的蝴蝶，那來今雨軒前的牡丹，都可以誘惑人。雖則自己謹小愼微的，又非常似乎可憐，好像有了『愛的制限』，致你不敢跳出圈兒外。想起歌德，拜倫他們戀愛生活那麼浪漫，淡妒之心又油然而生。自己幷非不能學他們，却是不願學他們；不是不願學他們，却是不敢學他們；何以要不敢呢？只爲的是愛她一個人。自己比不上但底之戀泌德麗，兩面而終身不忘；然而自己必然不負現在心中眼中意中的一個戀人。我知她對我差不多也是如此。我們便交換做了監視人，嘻，愛不是煩惱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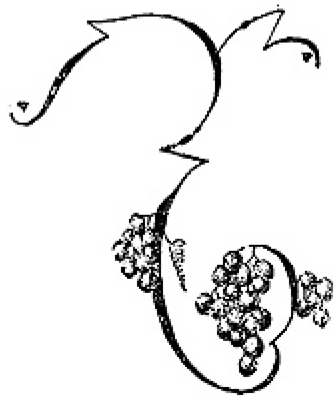
昨天聽見一件事情，朋友S君自縊死了。S君的學問智慧，本非旁人所及，從前和他談話，他老作出世之想；最近才聽到他到東門外一個廟裏去做和尙，現在又自殺了。S君畢竟勇敢，在九泉之下，他一定要笑我這麼一個懦夫。我和他以前談心，時時傻不傻癡不癡的對問，問問人生的末路究有何趣！？爲的最後一個和平的死？爲的身後不可知的名譽？爲的在世上享受安樂與幸福？凡此種種，當然都不可靠。你知道你不病死，溺死，厭死？蓋棺論定，你知道你就能讓後人悲維你？縱然悲維你了，於你自己又有什麼關係？人生在世，過度光陰，那都算愉快麼？唉！說句老實話，我早已就打算自殺了，我若自殺，S君也不再會笑我了；然而因爲有她在，我自殺的計劃又如何能實現呢？固不自殺，生活越過越平淡無奇，與謝野晶子所說時時推翻時時建築的『愛的生活』，彷彿又做不到。而且我和她還都附在家庭的屋檐下，一切都不必操心，將來呢：什麼都不講，而生活上第一個條件——經濟，便又怎麼

處？黑暗而可怕，對於生活的前途，駭得我直打顫。試問一個人跑到社會上去拚命，弄得幾個大錢來『苟延殘喘』，眞是生不如死呀！這些事，不想也還罷了，在春風拂面之時，又不容你不向這上面想。生活也是一個煩惱啊！或者總許有一天，我們兩人中死了一個，那另一個又如何呢？我自己不敢假定我自己，她，我尤其不敢說了。卻也說不定，我和她一同去自殺，落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的名聲，那也算人生之樂事了。唉！我眞懊悔，懊悔我不該到這麼個古怪的世界上來。——若使我眞沒有來，那麼，她呢？好罷，理想上的話也無須說得，我和她，此刻未嘗不可借用亞當對夏娃所說的話：『我附於你，你實在就是我的；我倆環境不可以分開，我倆只是一個，一體，沒有你也就沒有了我。』

如此，也無聊之至，春風又要笑人了。互相慰藉的溫柔，仔細想來，也是沒多大意思。那小燕子，飛來飛去，不識愛，不識愁，他就比我們人類有生趣多了。有時我也發夢想，自己腋間生雙翼，呢呢喃喃穿着楊柳曬太陽，然而這豈是可能的事？更念着『燕子不歸花有恨』，看看桌上的幾本破爛書籍，背景恰襯出自己的孤寂來。默想那『南國正芳春』，一對對踏靑男女，耳鬢厮磨，湖山畔的甜言蜜語，多麼好聽，你敢去偷聽麼？——畢竟世人歸途是同樣的，三尺桐棺，一坏黃土；只可惜我們不能當面與神鬼晤語，否則我們也可明白死後委實如何。說起來，并不消問得，想我們，『不知生樂，焉知死悲』，又何問爲？反正一加二等於三，二加一也等於三，唉！無聊無聊！煩惱煩惱，愛也煩惱，生也煩惱，而且死也煩惱。春風啊！你便做我墳頭土；陽光啊！你便做我墳前幔！那春雨時時爲我梳洗，春燕時時爲我唱歌，蛺蝶跳舞，楊柳打拍子。……我再要煩惱，那就是我自取的。

韓侂胄用兵旣敗，爲之鬚髮俱白，困悶不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爾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此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眞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曰：『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四朝聞見錄）

啊！我那能如韓侂胄呢？愚呆的空想惹起這無意識的煩惱實是自取，實是自取，春風啊，你總不要笑我才好！



寸草心

學昭

奉獻給我病臥着的母親！

朝霞猶新的曙光，
大車小車軋軋的輪聲，
交響而嗚咽着。
母親呀，
我的夢也失去了。
　如何再得悠然返入黑甜之鄉了
寒風吹起窗前的帷簾，
透進了若有若無的清香，
母親呀，

我的想像也失去了。
試舉目這陰森與淒涼！
「我在這裏都好呢，
　別念罷！」
我常常自解：
過去的全是無聊，
未來的不一定是失望！
唉！
　有什麼苦心的緘默，
還勝於無常無淚的悲愴？

母親呀，

從前尚有 piano，

現在 piano 也渺茫了！

江濤怒激着，那狂吼一般的西風，呼呼的，呼呼的，吹呀！吹呀！奏着那肅殺的冬曲，把這旅客的孤心，湮沉到——湮沉到這風生日落的江心裏，這正是晚潮初來的時候！

街道上：灰塵像那春天的飛絮游絲一般舞着，他在人前毫不自慚地自傲而逍遙呵！接着那汽車也飛一般的過去了，黃包車蹣跚地深蹈着，只有那電車似乎是最做作，滿心扮出那無事忙的樣子，……也過去了，街旁的甬道上，擁擁擠擠的蹣跚着那些——永遠是一大羣的人呵！小販的喊聲，和呼三喝四的各種各樣的聲，嘈雜的——永遠是嘈雜的聲呵！這麼聽着望去是何等的熱鬧，又是何等的寂寞呀！

一條比較得簡靜些的街裏，我慢慢地走着，夕陽照着蓬亂的髮鬢，……這種景象，對於我是怎樣的茫然，一種不能言說的茫然的感慨……

『一路所找到的慰安是什麼？就是「這麼」這麼一種茫茫然的感慨！』我只得自相間容着。

蹣跚的影兒移動了，消滅在這街道上，只在街底的一家後門口，我呆然的站着，待那房主人家的女傭，開這扇獄門，容受這個人間的弱者授首。

狹小如亭角的一間樓房裏，簡單地堆積着，在這里是說不到有條理的陳設，西北的兩扇窗邊，透不進一絲絲的陽光來，在這里，只有一陣一陣的寒風，瑟瑟地送來，那麼的陰森，那麼的幽黯，是的，這人間的監獄，應當是這樣的。

朝霞，晨光，明月，晚星，這一切大自然的贈送，都與我訣別了！——自從進了這狹小的監獄以後，一切都緊緊地壓迫着，他不容你想像錢塘江邊是如何的景象，我美麗的故鄉！他不容你想像，piano 的悠聲，曼然的和諧着，他不容你有片刻的暇想……唉！便連淚珠也只有在心田裏流着……一個人的生活，像天命註定的要這樣，那麼還有什麼可說？還有什麼可以希望反抗？只低頭馴服在生活之下麼？

當遠遠的雞聲，街中的大車聲，雜然交作起來，先

後報告天明的使者，在這時，我失眠的倦意，耐不住起來了，開亮了電燈，左手託着額，漫無目的地注視着案頭，毫無思慮地的坐着，我不知道從何着手做我要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這個時間裏，應當做些什麼工作！

一頭蓬亂的髮散着，『不要梳了，挽一挽罷！』這麼的呆思了多久，總算找到這怕是要做的事情了，但當拿起木梳的時候，又不自覺的重新一下一下梳起來……其次是開了門，通知娘姨快些倒面水……

我倚在北向的窗沿，對面矗立的磚牆，阻住了我所有的憧想與視力，劇跳的心呵！但我模模胡胡，總好像不在這里一樣：正從洋紮旁立起，連跳連跑的直向校外，沿途的野花，都從我的眼前經過，如何的清芳呵！如何的鮮妍呵！最後把書做椅子，坐在東原祠前的石級上。

娘姨敲門進來時，把水壺放在桌邊，三步并兩步的跑了，真的，誰也都是匆匆忙忙的呢！

我無緒無聊地束也拂了一下，西也刷了一下，這樣之後，便帶起鎖，走出街去了，這是每天不可避免的三次，另外呢，便盤日盤時盤刻，坐在這陰森森的小室裏，聽那間壁許多『像煞有介事』的人們，在『像煞有介事』的喧笑，在『像煞有介事』的談論……這真是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的確，他們之所以目中無人，目空一切，實在也與我一樣的呢！

現在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散步，總之現在是失去了從前所有的一切！——唉！往何處去呢？我自己怨恨自己，為什麼不能具有我那些朋友們的勇氣，抱那種人生就是生活的觀念，——唉！我失去了從前所有的一切！

固然，或者忽然有那一位朋友，在寂靜之中想起了我，那麼陰森靜寂的室內，增加一些熱鬧的聲浪，可是不到兩三句話以後，便只預備着『送行』……好罷！我何曾需要她們來看望我呢？我自有我的世界，她們自有她們的世界，各人都有各個人的世界呀！我是一個流浪者！孤另飄泊的流浪者！天涯的遊子，只有天涯的浪花是一生的伙伴！何求於人們的慰安，慰安也是慰安不了的呀！

夕陽淡淡的移在高牆上，陰森的室內，居然有一絲的光閃映着，這是罕有的幸運呵！可是散步的欲望，偶然不能制住的時候，我總不覺得會鼓起勇氣，一定是這

麼的想着：『走走！須得往外走走才行！』但『一路所找到的慰安是什麼？就是「這麼」一種茫茫然的感慨……！』更那里能夢想得上唱那：『聽那短笛橫吹罷，農夫牧豎笑聲譁，竹籬茅舍，三五人家，牛羊下山日斜……』的此境此情呢？

無論什麼事情……大言提總除不了『適合』，一切的苦痛憂愁都是從不適合中來的。所以這種不適合於我的生活，恐怖着，顧慮着，心不能安的生活，這到底與我是怎樣的情況呀？我要向造物者，付給我還復一切的機會！唉！悲悼這能做而不會做到的事情呵！

一九二四，一一，一七，晚。

金錢和靈魂

斯登女士作

靈魂播種，金錢收獲。
金錢暖食而靈魂哭泣——
阿，這樣是世界的奇異的法則。

金錢有權力和尊視——
崇拜商人，牧師和王帝
靈魂則賤如泥土。

阿，這樣是苦的生活的法則；
這是無底止的苦役和爭奪的路——
我們的遺產所有只是咀咒。

必須到鐘聲我們徐徐的搖了。
彼那無思想的以爲靈魂是
比之於金錢少價值。



駁婦女非解放論的淺薄（續）

——呈山川菊榮夫人——

生田長江著
無競譯

四

我已經在上面說過，至少從我看起來，關於婦女解放問題最重要的兩三點，在我的意見與先生的意見之間，沒有過大的距離，這兩三點中之一，就是說，不管有多少生理的，心理的差別，結局在男女的人間的價值，是沒有高下的。

從前因了所謂婦女解放論的淺薄受到冷嘲熱罵的我，在重視男女之本質的差別，因而重視其社會的差別同時又承認男女有同一的人間價值上，實在是具有勝於先生的誠意和熱情的。

這事實，在先生所讀到的那篇短文裏面，並不是不會完全顯示着。倘使是沒有什麼成心的人，至少關於我的男女價值問題，決不會毫不躊躇地斷定爲與普通一般的婦女非解放論者們立在同一的見地的。

我在那篇文中說，『在婦女的領土的家庭裏面，男子有時是外賓，有時祇是臣僕。』又說，『男子比女子更人間的，也是更離開自然的。』照先生的推斷，說女子的人間的價值劣於男子的我，爲什麼屢次要這樣顯然危及自己的

論據呢？

在那篇文中，我說『女子是比男子更本能的，男子是比女子更理性的』，那不是顛倒了一般人對於理性與本能的道德的評價，替女子加非常有利的心理的及倫理的解釋麼？

不用說，從我的平生，可以想見那樣熱情地强調男女之人格的同價，不過那篇短文實在也太短了一點，而且我說，『就一般說，近於小兒的女子的能力，比較遠於小兒的男子的能力，應該那一方粗糙，』又說『在大體上，於大人和小孩之間，是許立尊卑的差別的，所以於男子和女子之間，也不得不許立某程度的尊卑的差別』等，未免犯了不注意的嫌疑——至少爲了那樣不注意的話，犯了立於太近似了世上所謂男尊女卑論者的見地的嫌疑。

然在同時，要斷定爲有這種嫌疑的人，也該負一點看到可以做這反證的比較重要部分的責任。

我想對於這不注意的地方加以略略的辯明：我說女子的能力比男子的『粗糙』，是說自然的，野性的，幼稚，未發達，粗惡的意義。在這樣的斷定的裏面，另外的一個斷定，就是說男子的能力比女子更遠於自然的，加工的，簡括的說，就是台喀旦的(decadents)。

又，說到關於尊卑的差別云云，從前不必說，即使今後，說大人是該被尊敬的，小孩是該被愛的，在大人與小孩之間立這樣的尊卑的差別，也許是可以容許的。同樣，在男子和近於小孩的女子之間，於相當的程度立類似上面的差別的尊卑的差別，也許是可以容許的。然而這樣意味的所謂男尊女卑，並不是對於男女的人的價值附有高低，正和在大人與小孩之間立那樣尊卑的差別，並不看做在大人與小孩之間有何等人格的價值不同一樣——是應該這樣看法的。

山川先生，斤斤於這樣無謂的辯明，是不適於我的趣味的；所以上面的辯明，要請先生饒恕我的疏漏。我那樣不注意的說法，祇能老實的認爲我的失言，以後我或者仍然有這樣的失言，也說不定。要曉得我是怎樣與世上的所謂男尊女卑論者立於不同的地位，怎樣忠誠的做男女雙方的好友，怎樣努力指出並且說明人們所從未見到的婦女

的美點和長處，在我從前的著作中，可以舉出完備的證據來。在愛的本質（收在南天堂出版部發行的有產階級是幸福麼裏面）上，我是從性慾病理學的見地，說過一般男子的性慾有 Sadism（以虐待異性，傷害異性為快樂的一種性慾狂）的傾向，女子的性慾有 Massochism（以受異性的虐待或傷害為快樂的一種性慾狂）的傾向。在這樣的男子的性慾，在相當的程度施殘虐的行為，是一種為了征服對手的手段，在這樣的女子的性慾，在相當的程度受殘虐的行為，是一種為了被對手征服的手段。征服對手，是要所有對手，被對手征服，是要被對手所有。所有與被所有，是為了要結合為一而行新的生活，創造新的個體——

這樣看來，男子所有女子，女子被男子所有，不是形式雖異而內容卻是相同的麼？

不就是男子在所有的形式成為被所有，女子在被所有的形式成為所有的麼？

又，男子征服女子，女子被男子征服，不是在不同的外觀之下合同樣的實質的麼？

不就是男子看去像征服卻成為被征服而女子看去像被征服卻成為征服的麼？

其次，我在性及性的東西（同上）中，說生殖乃至性慾的及戀愛的結合，是超越個體的成長，換一句話，一個體在祇有自己不能繼續着生存的時候，與別的一個體為補足的結合而創造一新個體，纔能在那裏面繼續着生存。從生物學的考察來說明——

比較好的半分或是比較惡的半分，暫且擱起。倘使要繼續着生存，『那必要的半分』的異性，是無論怎樣的男子可以輕蔑的麼？無論怎樣的女子（復讎的）可以輕蔑的麼？

說男女的平等是人格的平等，人間的平等，還不十分對。他們雙方實在是各有半人格的，半人間的平等的權利的。……

我更在從婦女解放的解放（表現社發行）上說——

對於某一種的事務，可以說男女的那一方有更適當的能力，但決不能說一般的，全體的男女的能力孰優孰劣。

在本能與理性對立的時候，側重了理性看起來，便成為『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了。

古來稱爲聖賢的人們，所以特別把女子看做孽障深的緣故，恐怕是偏重理性的結果。

男女在為男女上雖然怎樣的相異，然在其為人間上却是同一的，無差別的，平等的。

在為人間上是同一的，無差別的，平等的男子和婦女，在現在的人類社會中，果然是受到同一的，無差別的，平等的待遇和認許麼？那怕未免太笨了罷。

婦女的解放，把婦女作人間的待遇，認識那運動的意義，直接間接參加其運動，在這一點，我們也決不可落在人後的。

山川先生，有堅固不拔的先入之見的先生，請一看右面所引用的我的話，我對於男女之人間的價值或能力的總體看做怎樣的無優劣，先生對於這點把怎樣錯誤的臆斷加在我的上面，大約可以蒙你承認的了。

尤其是關於兩性能力的比較這一點，論到後天的優劣上，我覺得實在比先生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這是怎麽說呢？因為先生祇在事業的同分野或適當於男子的事業的方面比較男女的能力，所以會有女子比較的

不利益的結論，我却以爲男女的能力，應該從各自的分野去計量，所以祇是力主大概情形上的性質的差異，而對於程度的如何並不重視。

例如，先生說『在那不曾留名青史的不遇的天才——沒有得到發達的機會而被葬送的無數的天才——裏面，女性的人數究占幾何姑且不論』云云時，可見先生專把在男子分野中的天才者的活動放在眼中，而忘却在這樣男性的天才型之下還有女性特有的天才型了。

對於這，我雖並不輕視女子的所謂家庭外的活動，然而對於所謂家庭內的事業，更比保守的，進步的，幾乎一切的人們所想的以爲有意義，我曾經這樣說過——

在家庭的裏面，有撥火鉢的灰的莊嚴的雷渥那德（Leonardo），有唱安眠歌，講故事的莊嚴的哥德，有用了溫的眼淚知道實踐理性之爲何物的莊嚴的康德。這些都是莊嚴的事業。

雖然並不是和雷渥那德，哥德，康德成爲同一的種類，而具有同程度以上的偉大的天分的婦女，却輕易斷她不能在家庭內的事業上發揮她的天分，豈不可笑！

單是良妻，單是賢母，天才者也仍能十分發揮其所以爲天才者。（以上從婦女解放的解放）

男子的天才者，其才分是否從母親承受而來，還是一個問題。在八月號的婦人公論上，曾有一篇描著，題爲什麼爲生麗呢？曾論到人間的價值並不是遺傳的。請先生一讀，或者可以糾正你的謬見。生育男子的天才者，使發揮其才能而至於大成，這母親的忍苦和犧牲的功勞，很可以與天才的事業對立，母親的天才的事業，應該在這樣忍苦和犧牲的裏面去找尋，這是我的態度，不是更在先生的態度之上麼？

我並不曾說女子的缺陷先天的後天的都比男子大，不過爲了指示女子比男子近於小兒的事實，說『女子是近於小兒的冷酷殘忍（如毫不爲意的割去蜻蜓的頭）』的話，山川先生就蒙你斥爲太粗雜，太輕率的獨斷。然而那不是我的獨創的觀察或什麼，在大抵的『人間通』之間，已經成爲一種的定說，要推翻這樣的命題，却提出男兒比女兒好殘忍冷酷的遊戲，戰爭侵略的下手者常是男子，殘虐的犯罪和殺人行爲十中十都是男子的那種證據，實在不能不說是可驚可笑的淺薄了。

對於男性的有時爲顯勢的，發動的，攻擊的，而女性有時爲潛勢的，受動的，守勢的，這是不必再竢生物學者，心理學者的講義，先生也早已知道的了。在男女兩性之間，既然有這樣根本的傾向之不同，那麼，所謂殘忍，冷酷，在男子和女子，以不同的情狀映在我們的眼中，不是當然的事麼？所以所謂軍事遊戲，所謂實際的戰爭，所謂殺人罪；這都是外部的行爲，祇看了這個便斷定爲男子更殘忍，更冷酷，却把婦女的內面的行爲然而是婦女的特有的形式，怎樣的更殘忍，更冷酷輕輕的看過，這不是『能力』的太『粗糙』麼？

我爲了文字前後的關係，說婦女『近於禽獸』，又舉『素樸』，『質直』，『天眞爛熳』，『粗暴的，率直的自我主義』等作爲與小兒的近似點，先生却一概作爲侮辱婦女的話，提出許多橫扯的抗議，這正和上面『殘忍』，『冷酷』的情形相同，表示一樣的『能力』的『粗糙』而已。

五

山川先生，你對於我的以瓦德女性中心說自然給與的一種暗示爲基礎，詩的，空想的描寫兩性無偏見的對立，硬把我當作男性中心主義者，而深致其極端的憤慨——說男性中心主義的嫖客，對於一再介紹的瓦德的女性中心說尚且不得正解，其『能力』的『粗糙』是怎樣呢？

無論曾經介紹與否　在理解瓦德女性中心說的先生自己不覺得是困難的事情，以爲無論何人都應該深知，這怕未免太可笑了罷？

但是關於先生的駁論須得說一句話的，第一便是先生對於我所用的『暗示』這話的意味完全誤解了。

在不曾把瓦德的學說全部視爲金科玉律的我，他的對於男女關係的將來的意見如何，並不成爲當面的問題。我祇以爲如果把有名的『女性中心說』對於過去的經過的解釋作爲有十分的根據時，我們對於將來的兩性關係的展開該如何的空想，該作如何的生物學的想像而已。這問題就是瓦德自己使我們作怎樣的推定，怎樣的結論，以及暗示我們的是什麼？所以假使祇把他的『女性中心說』的過去的說明看作正確，而不再有興味於他的別的學說意見時，便不妨歸束『人類將要照着過去的歷史進步上去，將要向男性中心行生物學的進化而造成絕對的男性中心的社會』了。作這樣想像的我們雖然要使瓦德及其學說的信奉者感到非常的迷惑，但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還有一件，關聯於女性中心說而不能不一說的，卽所謂『人類之生物學的進化已經達到他的限界』，對於先生及先生們的這種獨斷，我及我們總覺得是可怪而不能容認的。用了失禮的口吻來說，『生物的人類是否不能再會升到比今日更顯著的進化，卽使用了怎樣獨斷的山川先生們的言說，也終於是無可如何的，完全未確定的問題。』

與先生意見如此相異的我，並不以爲人類今後的進化不得不單爲社會的。所以說了隨着從下等動物到人類的生物的進化，成爲從女性中心到男性中心的傾向，隨着從人類到人類以上各種的存在的生物的進化，或者會這樣永續下去，這固然似乎是想像，然而祇把『隨着文明的發達向女性中心而進行，今後也永遠向同一的方向而進行』那樣的拙劣的想像來代替，豈不是太可笑了麼？

撇開了別人的意見的正當的根據，嵌入了自己手製的獨斷，而對別人的意見爲不合理的攻擊，山川先生，卽使不能證明你的惡意，至少不能不疑心到你的頭腦是否清楚了。

六

歷來日本婦女之理想的典型，比今日『婦女解放論』者們無批判的輸入的新婦女之理想的典型更精練，更醇化，更高貴云云——對於我這所說的話，山川先生，你是太有趣了。就是說，所謂歷來日本婦女之理想的典型，乃是封建時代的幻影，現在除了再在地球上謀封建制度的復興外更無別法了。

不用說，歷來日本婦女之理想的典型，決不就是我自己對於將來社會的應有婦女的理想。我祗以爲雖是歷來日本婦女之理想的典型，也要比多數婦女解放論者對於所描畫的『新婦女』的理想的典型更好。這無非是說他們所想像的理想的典型是這樣的無價值罷了。

所以他們或者你們的理想着的新婦女，既然可以作爲將來社會的婦女的典型，那麼，封建時代所理想過的舊婦女的典型，也可以希望再現於地球上，而且也不能爲了有這樣的希望，便把封建制度的再興看作剛愎。因爲封建時代的社會，或者要比你們所理想的新婦女成爲婦女的典型的那樣殺風景，沒趣味，錯誤的社會更容易忍耐，也說不定。

要之先生以爲除了你自己所有的『新婦女』的理想外，不得再有別種『新婦女』的理想，所以輕蔑了你們所有的『新婦女』的理想，便立刻斷定爲對於『舊婦女』的典型的無條件的思慕贊美，這不是太自負，太不清楚了麽？

七

說來太長了，所以想從此擱筆。但最後還有一句話要說，就是不能看做婦女非解放論者，也不能看做婦女解放論者的我，爲什麼特地要掛出婦女非解放的招牌呢？

這有種種的理由，在這里祇舉出最重要的一二端。第一，我的婦女觀，山川先生雖然已經被你誤認，但不必愁

到會被誤認爲和頑固老先生的婦女非解放論相像。反之，却有被誤認爲惡劣的新，而其弊成爲不新的普通的婦女解放論的危險。然而受前者的誤認，是頗有趣而且容易忍耐的；而受後者的誤認，却是難以解釋而且是不愉快的事。

我的標榜婦女非解放的另一理由，就是攻擊頑固老先生的習俗主義的啓蒙事業，不適合於我的趣味和才能，反之，打破惡劣的新，其弊成爲不新的靑年們和靑年婦女們的謬見，在我至少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呀，囉囉唆唆的說了許多，實在太失禮了。看完了這篇之後，先生或者以爲我不配向你抗辯，輕蔑着我，不再作反駁的文字，那完全任先生的自由。但是，山川先生，與這相當，以後倘再拜讀了先生的反駁的我，那時或者不答，也說不定，那是要請原諒了！

贈與

劉紹先

心愛的桃花呵，
我如今要把你贈給她。
請當夜深人靜時，
悄悄地跑入她那甜靜的夢境；
把我愛你的一切情意，
絲絲的緊緊着她那明妙的芳心！

心愛的桃花呵，
我如今要把你贈給她。
請當她早晚和你接吻時，
用力地和她深深的吻；
把我給你一般的心事，
全盤傳遞過她那甜蜜的櫻唇！



女性天才在那里

美國科拔爾特著
高山譯

男女才能的比較研究，在婦女問題上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才能高下的判定，是能影響於一般人的思想，並關係到政治法律的。關於這類的討論，本誌從前曾經載過「兩性的強弱」和愛理斯的「女性心理」。現在美國社會學家科拔爾特(Sylvia Kopald)又討論到這問題，反駁愛理斯等的意見，發表在"The Nation"上，現在譯述於後，使讀者知道「女性天才在那里？」

譯者

許多年前，伏爾迭爾(Voltair)賴沙得利女士(Mme du Châtelet)之力，遂得受到牛頓的秘奧。經她譯完，并在牛頓的『原理』上加詳細的注釋之後，伏爾迭爾說她有男子少有的特性。他說：『一個女子，能夠翻譯，注釋牛頓的原理的，總之是一個很偉大的男子罷。』天才是久來被認為男子的特性的，雖然有些最通達的著作家承認有些『墮落』的婦女中也有，便是只有古代的妓女纔同時是一個婦女也是一個個人。所以到一九一三

年，芬諾(Jean Finot)繼竭力向我們說明：『天才和才能婦女未必一定要是墮落的。』不須的，你當知道，不，雖然她不必一定是墮落，然而偉大的婦女，總之也是一個偉大的男子。

在這二十世紀進步中，婦女先後奪取了個性的前哨，這古老的問題已大失其惡性了。婦女在如何和家事及經歷兼併的問題爭戰着，男子也不復固執着（特在商生活價的時候）婦女的地位一定須在家內了。當婦女進入商業，藝術，和專門職業中的時候，男子遂發見了從前只在為女，為妻，為母的僚友。這個婦女的世紀是一個激昂世紀，偏見雖然打碎的慢，然他們總在那里打碎他。但是有一個古老問題終於是照舊固執着，這問題便是女性天才在那里？

講到「婦女問題」的這種最後的說法，大概便是悲觀主義者也是喜歡的罷。男子去搜尋婦女天才是比搜尋去年的雪還要艱難。雪，和一切的美一樣，要隨時融解的；一個思想也隨年代而熟，而老熟。假定一個心不復為教育而奮躍和爭戰，婦女能够看年代的過去至少恬靜一如男子的，她是仍在綿扣的顏料已乾燥起來的生命之圖畫中間。那固是很好的。但是女性天才一日不發見，總是有點不安全。婦女也有思想，——這是為普通的男子都所承認的。但是，（我們急於要問）她有比普通的思想更高的思想麼？那麼，試看歷史，你必須在那里去求得證明。然而歷史的界標的高峯卻都屬於男性。你將所看見的指出來：沙士比亞，但底，歌德，維基爾(Virgil)，荷來斯(Horace)，加德路斯(Catullus)，柏拉圖，蘇格拉底，牛頓，達爾文，巴斯德，瓦特，愛狄遜，斯坦梅芝(Steinmetz)，海音(Heine)，息勒，岐芝(Keats)，比多文(Beethoven)，華格納(Wagner)，巴赫(Bach)，托爾斯泰。……

女性天才在那里呢？

這個問題已成為不僅是婦女主義者談論的問題了。科學很想對於這個多爭辯的問題的適當答案，加以明證。但科學的常言道，婦女總只是一個婦女，天才是屬於男子的。論據大概是這樣：從解剖學上，心理學上看起來，男性比女性有較大的變異性（這便是說下降或上昇到中數的區域較大）。所以男性是富於變化的；女性是屬於保守狀態的。這種兩性間的不同遂影響於心

的才能的各方面。任何一羣男子或女子比較起來，智識的高下的分佈當循偶然律（即衛高西曲綫）。女子的智識以普通程度的爲多。男子中下愚，癡呆的比女子多然而天才也多。這比較極簡單！看了下面的例便可明白。假定你在某一個戶口中，以一千男子和一千女子相比較，測定各人的智識程度時，你照『智識等級』把他們分類。結果當如下表：

智識等級	男子數	女子數
白癡	一〇	三
下愚	一〇〇	五〇
遲鈍	二〇〇	一五〇
普通	三八〇	五九五
能幹	二〇〇	一五〇
高能才	一〇〇	五二
天才	一〇	—

說男性變異性大的人，在這樣簡單的事體上，固不能說男子的變異性是怎樣的大於女性。但他們總一致承認，男子是比女子較多變化。他們又從這種較大的變異性裏，去找出天才爲男子所獨有的解釋來。

照披爾遜（Karl Pearson）說，『男性變異性較大的定律』最初是達爾文說明的。略早，解剖學家梅闊爾（Meckel）卻曾斷說女性比男性更多變化。這是很值得說明的，他斷說『變異是下劣的一種記號』。在蒲達黑（Burdach），達爾文，和許多別人，都說男性更多變化，并且說變化是有利益的，又是進步的基礎和希望了。今日重要的社會意義，卽在於兩性變異性的大小去解說兩性間智力不同這一點。近代在操英語的人們中，擁護此說的著名的人，有哈扶洛克愛理斯（Havelock Ellis）和斯坦黎蒞爾（G. Stanley Hall）。甚至如此精細的研究者如桑達克博士（E. L. Thorndike）也承認此說。并且凱退爾博士（James Mckeen Cattell）也用這方法以研究歷史上一千名人而加以說明。真的，許多別人都持此說，雖然形式各有點不同——例如墓斯德堡格（Münsterberg），巴脫立克（Patrick）。其中最重要的，當然不在那擁護此說的人單單說明這學說而止，他們還要用這學說去給現在的政治極大的影響。

愛理斯說男性有較大的變化是『有極大意義的社會和實際的效果的。如果在早先的動物時代男性不比女性

變得較大的變化傾向，我們人類文明的全體必成爲另一情形了』(男子和婦女，第三八七頁)。蒂爾教授因信男女是大不相同的，於是給青年女子建設起一個感情上歡樂的(實在是厭倦的)教程，便是要女子『保存純粹的心理基礎』，發育靈魂，身體，和直覺(青年心理學，第二册，第一七章)。正因桑達克教授的說明是極仔細的，他從兩性不同的學說裏，發出實際推論遂也極其有趣。他說：『所以女子教育的職務，雖然不必因普通的能力上有小分別而加以分別，但因知能的不同卻須加以區別的。不特婚姻的實現和願望，和育兒，爲女子行程上的重要事務，又因女子只以中級才能爲限，所以我們的教育制度也應計及這一點。女子教育對於有些專門職業如行政，政治，哲學，科學，這幾種，是需要極有才能的人的。不比教以看護，醫學，或建造這些職業的只要普通才能就够，所以後者更適於女子教育。初等教育這項社會的設置在女孩方面大概比男子更爲適合，因爲這差不多能使她們都受到利益，至於那些最低級的男孩在能力和熱心上未必能入學校去求教育，而最高級的男孩，則無此也能够上進的。在別一方面，如大學後期教育，婦女現在已大批的加入了，這卻是在男子方面而有益的社會設施。』(教育中的兩性問題，"Bookman"，第二十三卷，一九〇六年，四月號，第二一三頁。)

在我們要訂正因上項學說而來的教育系統之前，必須先確切的說明沒有『女性天才』的謬誤。此說雖至今廣爲生物學者和心理學者所相信，但只要略一研究，便發見維持此說的證據何等的薄弱——在一切情形中但尤其是關於智識方面。達爾文所說的這條『原理』是沒有統計的證明以作維持的，而附和他的後人，也少用統計去證明。蒂爾教授的證據差不多盡從經驗得來；愛理斯則已受加爾披爾遜的攻擊，他說『尤其是對於說男子有較大的變異性這事，他(愛理斯)是取了最壞的僞科學的迷信以作基礎的。』桑達克教授便在他的結論中也自承認，那『是不幸，從智力的變異上研究兩性的差異時在十五歲以上的男女是講到的非常之少。』至於凱得爾教授的研究，一千個偉大人物是男子，他只是說明，卻並不能够證明『婦女是比男子更和常人相近。』

今日聰明的婦女主義者都以這學說爲議論的中心了。婦女現在既已得到培發知識的權利：她們要在『蓋

然數的曲線」中佔領天才和能才的地位了。這並不只是專門的問題。天才是能從寬容的期望裏孕育和長發的。所以他能戰勝四週的頑強的障礙。一般的思想告訴他們說，男子是能夠成功各種事業的，有些的他們果然是這樣。但如果一般思想都以爲婦女完全沒有做大事的希望的，如果教育也只以「普通的知識」爲限，又如果母性還是作爲所有女子的唯一可尊的生活，那麼女性天才總是缺少而難得。尤其重要的是凡有思想的婦女，一方面爲了謀如何變得普通女子以上的趣味和發展才能的機會這個問題沒有寧息，而同時又須爲妻和爲母。

在競爭優勢均等的機會時，婦女可以任取三者之一(或翻做)爲去。她可以不管這種學說，只顧「工作和生活，」相信只要環境的障礙一一傾倒後，這究竟問題也會失其意義的。她可指示出在過去的時代中確實有着女性天才，不過不多罷了；並且那是一定的，如果阻撓婦女進入廣大世界的一切障礙沒有完全推翻，女性天才只能遠望將來了。這種態度，和這種自由經驗的要求必須以婦女的甲胄去反抗此種學說的含義纔行。但像是這樣做，只是一種純粹的防禦行爲，不是對於這學說有所非難。因爲那又是的確的，這學說是必能擁護自己的。所以我們不單是要找出正面的證據，又必須造成此說成的反對證據。最後必須證明女性天才所以缺少，實在含有許多錯雜的原因的。

對於這個問題所搜集的確實證據，至今還是不確鑿而是斷片的。他雖還不能確定地有所建設，但所表示出來的結論總足以使人驚異。就各方面觀察起來，變異性的差別實在極微，如果兩方平衡起來，女子的變異性反有較大的傾向。決不能說下劣或天才的專有權是屬於那一性的。但是在婦女方面卻可以看出，微有更能產出下劣和天才兩者的情形！

最早從事這方面的努力研究的是加爾披爾遜，他把他研究所得的有趣的結果作一篇論文，刊在一八九七年出版的進化中的死的偶然和別種研究裏，題目是男子和婦女的變異(第一冊，第二五六—三七七頁)，是一篇攻擊愛理斯說男女差別的辯論文，以測量男女十七種的解剖性質的結果爲基礎的。 他的資料係從已搜集的 統計上，和從測量生活的男女，和死後檢查，和考古學上的檢查得來。在十七種性質中他見女子的變異性(變異係

數）有十一種大於男子，男子大的則只有六種．他結論是說『並沒有……男子變異性較大的證據．只有女子變異性卻微微較大．因此，等到這問題得到比自來所企圖的更科學的說明後，說男子比女子善於變異的原理便安放在偽科學的迷信的一面了．』

補足這證據的，有藿林華士（Leta Hollingworth）和蒙旦格（Helen Montague）兩博士在紐約婦孺醫院的產科院中二千初生嬰兒的測量．她們的目的是在考證披爾遜所測量的成人的性質，和環境的影響有無關係的．她們從十種解剖性質的測量上，看出『在各方面，兩性的變異性的差異都是極微．只有二種性質，百分數的第一位數目不同．但那二種性質的變異性，那有時在男性中較大，有時則在女性中較大』（初生兒兩性間變異性的比較，美國社會學雜誌，第十卷，一九一四—一九一五，第三三五—三七〇頁）．

解剖學上的變異性的發見雖然不一定能夠證明心理能力的差異範圍是怎樣．然而心身兩者大概是並行的，併且從這類研究裏更足以證明有這樣的傾向．一切關於這方面的近代研究（現在還是斷片的）至少似已指出男女間的心理變異性是相等的．在一九一七年，退爾曼（Terman）和別人在他們的"Stanford Revision of the Binet-Simon Scale for Measuring Intelligence"裏，從五歲到十四歲的學校兒童中去研究這個問題．他們把從七歲到十四歲止的各級兒童，男孩四五七人，女孩四四八人中得來的智慧測驗的商數，和教師的計算，及智識和學業的評判，兩性互相比較．經過各種必要的研究之後，他們斷言從那試驗裏看出女孩的知識略高，『大概同年齡的兒童比較起來，女的知識確實優越些．但是『除卻女子略略優越些之外，照知識的配列上顯出兩性間並無重要的差別．這資料不能夠維持女子都集中於中央，兩極端的智慧則為男孩所有這普遍的信念』（第八三頁）．

藿林華士博士又曾經從事成人的心力差異的研究．她將近代關於心理變異性，和好尚，感覺，趣味等等的兩性差別的各項研究，作了一個結論．關於這題目的結論很有趣，她說：『（一）在解剖學的性質上，男性的變異性較大的話並不能成立，但專家的辯論，大概說是均等的．（二）即使那能夠成立的話，也只是一種提議，

並不是證實的事情．說男子的精神方面的性質變化較大也是這樣．現在所取的經驗上的資料實不充足而且矛盾，并且如果是指示兩方面，則實在表明女性變異性比較的大些……」男女成就上的變異性，美國社會學雜誌，第十四卷，第五二〇—五三〇頁，一九一四年一月）．

所以根據科學上說，不能够因婦女無特出人才，遂將她的教育，工作，職業限制在普通的平面上的．然而如果女性天才並不因爲心理才能的變異區域較小而缺乏，那麽，她們究竟在那里呢？那是的確的，歷史裏所載並不多．但現在婦女是可以攜帶攻擊的武器了．可是女性天才的稀少並不是因爲女性遺傳上缺乏成功的資素，其實只因爲她們在迫壓，狹小的文化狀況之下，被強迫的生活着的緣故．

各國國民和種族的文化的建設，受文化狀況的影響之大，近來更爲新派的社會學者和人類學者所看重．現在沒有一個學者能够不顧地擁護說：今日成爲『低民族或高民族』的民族便是代表該民族心理能力的高下的．文化的長進自有其定律，白種人能够得到高地位，環境的優越和內心的能量的卓越有同樣的重要．同樣，各個國民的天才表現也因種種原因而各異．尤足注意的便如音樂這一門．盎格魯撒遜人是單獨缺乏作曲家的．無論不列顛或美國，或北方諸國，在這種藝術上沒有像比多文，華格納和蕭班 (Chopin) 等的值得記載的作曲家．這是真的，音樂中的大名家普通都出於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民族．然而決沒有人能够取這事實去證明盎格魯撒遜民族缺乏偉大的創造力．我們只能說別方面的成功和這方面的才能的缺乏都是外界的原因．同樣，例如我們美國人的缺乏藝術訓練，也決不能就此說美國人是缺乏天才的．因爲在別方面有着許多被認爲重要的文化原素存在．

但是如果我們一遇到女性天才問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便異其解釋的態度．我們現在且略略一看無疑的女性天才——例如薩福 (Sappho)，旁納爾 (Bonheur)，勃龍痕 (Brum) 喬治愛里奥脫 (George Eliot)，勃朗過 (Brontë)，居里夫人 (Mme Curie)，海蕭爾 (Caroline Herschel)，大概加紋納特 (Chaminade) 和蕭曼 (Clara Schuman) 也是，還有幾個別人．我們又承認婦女在近代文學無疑地佔領很有意義的一部分．然而人們終於懷

疑於女性天才。

但是沒有一個國民或一羣民族所經驗着的文化影響如女性所受的那樣狹小的。不單是廣大的世界拒絕她們，不單是一般的意見都以為『其中並無婦女有天才，』只有生產和發育小孩，和負擔着辛苦的家務是婦女的事務。照藹林華士博士的說明，婦女因處於這樣一個『分野』中，『在那裏是不能發達起來的。』

潑勞頓（Proudhon），對於類似的議論，使嘲笑說，『婦女們是非她們的紡綞都不會發明的。』但現在我們已充足的知道發明的定律了，看出這種嘲笑是何等不公平。發斯（Franz Boas）教授和他同派的學者已經說明文化上的成功和心的才能並不一定密切相關連。例如物質文明一經開端，自然因累積和廣傳作用而漸漸長發。每代在知識的株幹上又加上一些，其幹漸大，收穫自然豐饒。近代人的心智才能未必比冰河時期的人偉大，但因改良無數機械和器具，所以收穫之豐也就遠超出石器時代的游獵人民，僅用些少的石製武器，和單簡工藝上所得的獲得了。因為如阿革朋教授（Prof. Ogburn）所說（"Social Change" 第三章），各種發明都含有兩個要素——即發明是由在長發的文化基礎和發明天才取應用的物質材料作成的。發明的多少須看文化基礎的長發與否而定。例如以五十倍一百只有五千，但是若以二倍一百萬便有二百萬了。物質文化從無數代累積起來，以成我們的今日，再由我們傳遞到後裔，自然變為更富庶和更多變化了。

這是十分明顯的，家庭工作是不會這樣的生長的。因家庭工作終於是件個人的工作，不是累積的工藝，所做的只是從母親傳到女兒的老法子。家庭婦女雖有小改良和小發明，但少有能夠移進到文化的總體中去的。因此，近代的大發明都出於男子手中了。這些發明，都是由個人的成功的最後堅壘，再加以改革而成的。電氣工匠的發明真空掃除器一定比獨自在家做事的家庭婦女容易，電氣洗濯器，椅子，羊毛，衣服，麵包，牛油等製作，和許多別種器具，使婦女可以工作和解放，但那些都不是從婦女的心（也不是僅僅是男子的心）想出來的，係從文化的長發，和要擴張文化的心產生的。

結果是說，婦女如解放而進入世界的工作，和獲得參與科學，工業，藝術的權利之後，我們纔能夠希望

她們對於社會的利益的擔負增多。等到給予她們分擔社會利益的充足機會之後，我們便無權再說她們供獻給社會的量少是因爲遺傳上缺乏才能的緣故了。這樣的機遇得到後，能使女性天才的古老問題成爲如今日所流行的別的假設一樣良好。她們到這時候，那些婦女——有才能者，能才和天才——和男子並立着操作，不復再被認爲『很偉大的男子』，或『墮落』，或異常的人了。她們是一個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婦女了。

第六屆萬國產兒制限大會之先聲

產兒制限運動，自前屆在倫敦開大會後，在各國都有非常的進步。近開第六屆萬國產兒制限大會定於本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紐約舉行：此係第一次在美國作產兒制限問題的世界討論。一切開支經費，都由美國產兒制限會負擔。有三點，將於本屆大會加意討論，特預誌如次：

一，人口過多是戰爭的一個大原因。

二，公共衛生與產兒制限。

三，優生學與種族改進。



"授 乳" Maurice Fromkes

婦女的歷史(續)

英國喬治著
胡伯懇譯

第三章 崇高與偉大

一 往古

以德加愛蘭坡(Edgar Allan Poe)，當他祈禱海倫(Helen)的時候，曾這樣的歌頌：

……那崇高(glory)，這便是希臘，
和那偉大(grandeur)，這便是羅馬……

他說的略略平泛些，而且僅有一部分是真實的。的確，在希臘有許多的崇高，在羅馬有許多的偉大，可是在希臘也有偉大；在羅馬也有崇高；在別一方面，殘忍，獸性的愚昧，笨拙和迷信，是兩處俱有的。我們受了美麗的往古的傳說的影響，把湧現在詩上的希臘和羅馬的可憎厭的方面忘卻了。

雖也難禁這樣的被感動。試一想弗洛里亞饗宴(feast of Floralia)，少年和少女披着飄動的白色的外衣，長而閃爍的卷髮戴着花冠；他們穿過橄欖樹叢來到

一塊隱密的空地，這里陳着白大理石的神壇，在這上面，他們常作神的貢物的放着納克索斯(Naxos)的酒和哈密狄斯(Hymettus)的蜜。這些都是刺耳的名詞，而當我們知道這些歌唱着穿過隧道的青年們是塗紅了嘴唇的時候，一種愉快，半文雅，半野蠻的暗示便起來了。

羅馬和希臘的地位是不朽的；便是，這永遠是不朽的，今日對我們陳說的塗了紅的嘴唇，把腐敗的情形瞞過了。單就婦女而論，可以說希臘和羅馬於她們沒有什麼益處，至少羅馬只在衰頹的當兒，曾和待遇男子一般的待遇婦女。羅馬比希臘格外寬縱婦女，但實際上在雅典和羅馬的婦女的進步，是由她們自己的人格得來的。

然而在辨認婦女中間却有一層困難，便是『希臘』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名詞，古時是沒有真實的希臘的。有一個雅典城，有一個哥林德城，有一個斯巴達城；但他們都是對手，常常是仇敵，只偶然是聯盟。還有一層困難，便是希臘有久長的歷史，從斯巴達的第一個國王里遏克史(Letex)到羅馬征服希臘，其間差不多經過一千四百年，所以變化是可以想得到的，而且當我們說希臘的時候，我們必須指定一個特別的處所和一個特別的時期。

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還是簡單的來考察從一時期到一時期的大概的情形罷。當荷馬的時候，大概三千多年以前，在希臘的生活方法，是和後來的情形差得極遠的，除幾個如荷馬的歌唱者之外，很少有詩藝，繪畫和建築；差不多沒有哲學家，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當然是沒有了。那些希臘人不過是不大密切的聚合着的一羣部落，和現今有些亞拉伯的部落一般。

然而，這些希臘人曾有某程度的磨鍊。著名的是他們會說適合的謊話；猶太人的道德的見解於他們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裏面，滿是說謊的人；勇敢的奧列塞斯(Ulysses)是一等的欺騙者。但在別一方面，他們又顯示野蠻人的殘忍，正和荷馬在恩特羅梅克(Andromache, Hector 的寡婦)的事件裏的深情相反。希臘人有時把他們不需要的孩子丟棄在荒野，任其死去。老年人不是被殺死，便是餓死。戀愛的觀念，據我們現今知道的，是非常的淡薄。當一個城邑被掠殺的時候，尊貴的和美麗的婦女，不論已婚或獨身，都送給勝利者作奴隸。

這是有趣味的，這樣的送給勝利者的婦女是沒有什麼恥辱的；勃里昔(Briseis)不曾因為她成為希臘人的玩物而被人輕視；門涅勞斯 (Menelaus) 把海倫安靜的取回來，在她已和派里 (Paris) 和迭福勃 (Deiphobus) 同居之後，在伊利亞特，海倫悔恨因她而起的流血，但並不為她的失節。

早期的希臘婦女只是服從武力的，她是一件裝飾，是一件裝飾的家畜。這樣的見解在早期的希臘文學上顯得十分清楚。在後期的色諾芬(Xenophon) 的作品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來，他對於妻被敵人掠奪的意見，以為『如果一個女子沒有自己的過失而遇到這樣的不測的事情，她是一點不失掉榮譽的。』她原是不該失掉榮譽的，但奇異的是缺乏嫉妒。對於早期的希臘人，女子是一個女子正和椅子是一隻椅子一樣。到了後來，個人的嫉妒漸漸堅強起來，但大概是因為女子是一件資產的緣故。這是奇異的，比較的優雅的人民還保持着這樣的見解：早期的希臘人在餐前洗淨他們的手，用海絨拭他們的桌，喝香甜的酒，喝的不十分醉，待客週到，并且還一個詩人歌唱着侍餐。我們因此斷定希臘人是早已亞細亞化的了。隨着時間的進行，隨着奢侈的增進，隨着他們的逐漸和神脫離，他們愈趨於亞細亞化。這個更值得重視，當我們到了尊嚴的雅典時代，大概在紀元前三百年；那時風俗和服飾都變得非常奢華，少數的人住在鄉村，多數的人住在城市；婦女們穿着精緻的亞麻布衣服，髮上插着金器。但這是政治與軍事的時期；婦女失了勢；她們連在野蠻的荷馬時代所有的起碼地位都失掉了。她們被怎樣看待，我們不久便可看到。在目前引用鄰昔迭地(Thucydides)的話是足够的，他說『最少被男子談論好壞的女子，便是最好的女子。』

二 賣婦人的由來

據我們所知道，因門第和教育而增高身價這意識，在猶太人中間是沒有的。『亞當耕而夏娃織，誰也不是誰的主人。』這一句英國的古話，於希臘是不適用的。希臘人從早就理會了階級觀念。治理階級的婦女常受優容的待遇，而貫達希臘的全部歷史，下等地位的婦女却受最殘酷的虐待，被買賣，被隔離她們的孩子，被笞打，被處磔刑。希臘人大概從這樣一件事實獲得了階級

觀念：便是，他們的部落是被多少世襲的領袖所指揮。因此，貴族階級的婦女也獲得較優的地位。

那較優的地位，半由自由而顯著。在荷馬時代，一個已婚的婦人是不被拘禁的；亞來脫 (Arete) 和瑙昔加 (Nausicaa) 隨意的在街上行走，幷且瑙昔加嘗與列塞斯經過的時候，故意裝出邂逅相遇的神氣來。陌生的男子可以接近她們；誠然，一個陌生人誘拐了海倫。荷馬不曾告訴我們比較貧窮的婦女的情形，關心此等婦女的人們，可以在希西亞 (Hesiod) 的作品中找出幾件事實來，雖然他寫得很遲。他對於婦女的見解，不是殘忍，却是粗鹵，因爲希西亞說：『你必須豫備一匹馬，一個妻和一匹牛去耕種。』他對於妻的地位也有銳利的眼光，因爲他說，和丈夫共餐的是一個壞妻。

隨着時間的進行，在某種意味上情形變得更壞了。希臘人因殖民多島海 (the Ægean) 外而趨於亞細亞化，幷且因此變得閨閫的意識。他們的婦女不是被拘禁的，却是被監督的。但在婦女中間曾起一回紛擾。似乎也有幾個著名的婦人，其中最出色的要算薩福 (Sappho) 了。她在列斯保島 (Island of Lesbos) 上，似乎統率過一個婦女的自由民主國，也可以說是一個學院。這是可以驚潤的，她反抗東方的見解，因爲我們看到一個男子爲了說話的時候，紅着臉不對她直視而受她的非難；又她曾攻擊她的兄弟，因爲他愛上了一個放縱的女子。那是和亞洲的婦女卑劣的意見差得很遠的。

無論如何，希臘婦女所成就的是不顧希臘的社會而成就的。就大體說，希臘的哲學家蔑視女性的一切。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說，『男子對於女子的關係，是治理者對於受治者的關係。』柏拉圖，他比亞里士多德優雅得多，而且能够理會比別種粗野的性的關係更微妙的男女間的關係，然而他的指導希臘人，也不脫亞里士多德的見解，他說：『女子的美德可以概括在幾個字裏面，她只要好好的治家，保守家內的東西，幷且服從她的丈夫。』柏拉圖幷不完全輕視婦女，他以爲她們有和男子同樣的技能，不過程度稍差；他又以爲她們受產兒的束縛，這一點他是和他的主師蘇格拉底一致的。柏拉圖讚美斯巴達的訓練，那里男兒和女兒共同受敎育，賽跑，和角力。斯巴達把新式的敎育給予女兒們，而同時雅典却以爲這樣的意見是逆情的，是只和斯巴達的野蠻

人相適合的：於此足見希臘的文明是非常混雜的了。

後期希臘的婦女狀況是頗難概述的，因爲法律時常爲了救免而破壞。直到他們最後的歷史，希臘人把已經歸他人所有的婦女安靜的拿回來；他們殺死那些不忠實的；他們在妻的身傍發育娼妓；他們仍然如牲畜般的待遇婦女，派與(Pasion)在他臨終的牀上，把他的妻和一份產資遺給他的朋友福密沃(Phormio)；做妻的常常轉嫁給已死的丈夫的受托人。在這意味上，希臘人沒有十分超過猶太人的地方。然而他們的所爲，引導婚姻的儀式，和更顯明的婚姻法律。我們可以粗糙的說：猶太人創造 matrimony，而創造 marriage 的是希臘人。

三　希臘的主婦

這是重要的重實：在猶太婚姻是一種家庭的事務，而在希臘乃是一種公共的關係。一個雅典人不許娶一個不屬於雅典的女子；他可以把她當作女奴，但不能當作合法的妻。希臘人對於他們合法的妻的關係是和猶太人不同的；猶太人是倫理的，而希臘人是形式的。

無論如何，希臘人決不放棄他們的男性的特權；遇到不忠實的事件，雅典人有權殺死他的妻，並且控訴她的姘夫要求賠償損失。這是不適用於男子的，對於他們的不忠實，是沒有手段可施的。到了雅典的後期，大概在二千年以前，婦女因自己的努力而少許前進，妻的變得離婚和恢復她的財產，便成爲可能。然而不信任常加於她的身上，雖然她的丈夫是犯罪的一方。這也無庸使我們十分奇怪，即在英國和美國，不過三四十年以前，對於離異犯罪的丈夫的婦女，也還受着模胡的輕視。

總之，妻的待遇還是非常粗野。這固然是確實的：賴歐脫(Laertes)拒絕尤烈克里(Euryclea)的誘惑，因爲他不願困惱他的妻子；但就大體說，希臘的妻常受猶太人不曾受到的侮辱。美術方面，希臘人固然超過猶太人，但在倫理方面卻是不及。舉一個例：亞爾西比台(Alcibiades)把放縱的婦人這樣接連的帶進家裏來，至於他的妻，一個良家女子，只得要求官家的保護。她提起訴訟，請求離婚。但亞爾西比台和他的朋友把她誘了去……對他終於沒有手段。亞爾西比台在當時頗受人欽慕，但時常顯露他卑劣的品性；例如，他買了一個希臘的女奴，這樣便奴視了一個他的本國女子了。凱

里亞(Callias)幹得更壞：娶了一個良家的女兒，不到一年，他又把她的母親帶到家裏作第二妻。年輕的妻試着自殺，但終於被阻，而且被她的母親逐出了。安陀賽(Andocides)告訴這個可疑的故事；和這類似的還有許多。

緩和的說，希臘的妻是一個非常卑賤的動物。她到了十五歲，或者還不到，便從一個家庭，這里她受着庇護，見不到男子，聽不到討論，受不到教育，只學得紡織和烹飪，從這樣的一個家庭被人家娶了去。她於是成了主婦。到了顛廢時期，她少許解放一些。但實際上眞實的勢力卻移到娼妓方面去了。

四　顛娼妓的救濟

這是對於希臘生活看去似乎矛盾而實際含有眞理的奇說的一個，便是：具有價值的不是正式的妻，卻是娼妓。在希臘文學裏面，我們很難找到受教育的妻的暗示：別一方面，我們卻發見許多受教育的娼妓，例如阿斯巴西(Aspasia)拉斯丁尼(Lasthenia，她是從柏拉圖學習的)，雷盎欣(Leontion，伊壁鳩魯的生徒)，菲林(Phryne，非狄亞斯的模特兒)，萊斯(Lais)，等等。良家的女子這樣的不受教育，至於沒有男子可以和她談話。除掉爲了煨魚和製孩衣這些事情。要是不記住這一點，一個近代人是不會了解希臘，尤其是雅典的情形的。因爲願與美麗而且聰明的婦女交際是男子的本能，所以爲着比妻不大笨拙些的什麼東西的要求，自然而然的起來了。

就一般說，希臘的娼妓總是一個外方人，或者是一個被釋放的女奴。她本來沒有社會上的地位可失；所以她行動自由，并且她從許多哲學家和聖人那里，獲得多量的教育。一個博學的希臘人也許忽視女性的生徒，但穩不至於把她逐走。良家的女兒是從來不許聽從柏拉圖的，而娼妓卻獲得了一切的知識。

這等女子，在希臘的尊嚴時代臨末的當兒，必定貢獻一種新奇的東方的景象，伴着她們的假髮，她們的高跟鞋，她們的胭脂，和她們的珍珠粉。可是她們所依恃的，她們的美還不及她們的心。比較優美式樣的人，如蘇格拉底和色諾芬偶然到阿斯巴西的家裏去，但同時她也招接主婦們。這是頗值得注意的：色諾芬報告阿斯巴

西密洛斯丈夫和妻的責任，以及婦女的社會地位的改善。我們從她和蘇爾那里，找得婦女革命的最早的暗示；我們從亞里斯多富那里搜集得更多，他嘲笑當時的參政婦女，說她們要穿了男子的衣服走入國會，并且要制定管轄男子的法律。

那是重要的；這樣的事情不會在猶太發生的。在希臘，我們纔發見婦女在沉長的路上的第一次蠕蠕。

阿斯巴西似乎是一個出衆的女子。她大概對於希臘宗教的鄙陋有顯明的反抗；色諾芬帶了他的妻去訪問她，這一件事實，指示她必定有優美的模樣。希臘文學上對於她的侮辱大概因為她是外方人的緣故。又，舊式的妻當然也討厭而且妒嫉她的出衆的地位。

也許，希臘的普通情況，便是對於婦女的輕蔑，會和他們對於阿斯巴西的判斷相抵觸；希臘人似乎很默承認婦女的心靈的愚態的。不論她們怎樣的高貴和純潔，她們繼續忍受着歐里庇得(Euripides)的劇本主人翁的罵詈。梅提(Medea)確實是忿激，海爾門(Hermione)確實是浮躁，但她們祇是例外：大多數的她們努力於好好的做人：阿而綏司(Alceste)是縝密的，衣來克太(Electra)是傲慢的，灰特賴(Phaedra)，雖被抵拒愛爾羅迭式(Aphrodite)壓迫在她身上的熱情。

美術的，希臘人重視他們的婦女。許多優美的文學，表示希臘人對於婦女有一種感情，這感情常常是美術的，而且常常是精緻的。試舉阿爾斯批亞(Asclepiades)的動人的 Laus Veneris 作一個例：「一個口渴的人喝着夏天的雪，是甘美的；水手看到冬後的春的光明，是甘美的；但最甘美的，是當一件外套罩住兩個愛人，並誦着愛神的讚美時候。」

還有梅里格(Meleager)的愛的花冠(Love's Garland)，有一段說：「我要織了白的紫羅蘭，我要織了綴着綠芽的秀美的水仙，我要織了含笑的百合，我要織了芬芳的番紅花，我要織了深紅的玉簪花，我要織一束戀人的玫瑰，這樣，當我的花冠戴在海麗沃陀蘿(Heliodora)的頭上時，她的卷髮上便披着各色的花瓣。」

最後，還有希臘人遺給我們的情書中的一封，讀着了都會感動的：

「勒弗奴(Rufinus)問候愛耳批(Elpis)，我最親愛

的。要是你和我隔別是好的，那麼讓你好啊。可是我再也不能，而且在你看來也是不能的，忍受我和你的寂寞而孤獨的隔離。尤其使我落淚的是當我到考來蘇(Coressus)或者到埃替米(Artemis)寺院去的時候。幸而明天我的家來接我了，我就要奔到你的面前了。祝你千倍的平安。」

概述希臘婦女比較概述猶太婦女更加困難，因為我們的道德文明和猶太的關聯比較和阿林玻斯的關聯更加密切些。自巴力斯坦以往，我們不能把多大的進步歸功希臘；我們祇記得，一種曖昧的活動，漸漸兒的在希臘婦女中間顯露出來。從此誕生一件神秘的東西，這東西有的叫做進步，有的叫做頹廢。

五　古羅馬

羅馬對於婦女問題有什麼貢獻是很難說，因為如果沒有雅典，我們不能知道羅馬的情形將怎麼樣。如果希臘的風尚不曾老大的影響羅馬人，如果偉大的拉丁民族不曾征服希臘的城市，那就說不定羅馬會產生他自己的一種文明。也許在待遇婦女上面有非常的進步，這在希臘乃是惡劣的。但和希臘人比較，羅馬人是未成熟的民族，他們極端模仿他們所能征服而不能同化的人民。羅馬的地位正和十八世紀中葉柏林的地位相似，那時大弗雷得烈 (Frederick the Great) 設置法國式的法廷，法國式的宮院，法國式的花園，彷彿日耳曼野蠻的嘴可以用維爾塞里(Versailles)的紅帶縛住似的。

羅馬人採用希臘的文化，也許因為他們是忙碌的，職務的民族，他們沒有自己創造文化的工夫；羅馬必定和白宮或華盛頓相類似。這樣，羅馬人的誇大，與其說是立足在理智上面，還不如說是立足在活動的人，將軍，官吏，殖民地行政官等等上面，來得恰當。他們治理婚姻和婦女比希臘人更加密切，因為他們是治理一切的事的。羅馬人是非常公務的；他們各樣的活動，自衣服以至於婚姻有組織。因此，他們對於婦女的待遇不及熱情的希臘人的殘忍。但卻是更冷峻，少受感情的鼓動，少發生浪漫的美。

讀者須得想像：羅馬是一個大理石和磚石的大城市，有美好的街道，某種的警察制度，住著官吏的公共建築物。街市是熱鬧；牛拖的車轉運著繁盛的貿易；

幾個優雅的婦人戴在沒有遮蔽的人力車裏，時常經過街上，訪問她們的朋友去。有大的浴室，裝璜得比我們的更奢華，深長的走廊和寬濶的洋臺遮蔽着日光。

羅馬人是到了某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因爲他們學得精美的飲食，這是表示有禮儀的第一種記號。富裕的人喫萵苣，橄欖，路克林奴湖(Lake Lucrinus)的牡蠣，烤肉，水菓，麵食，蜜。有時，在筵席上，竟有烤孔雀或一盤的夜鶯舌。這些都和賀衛拉道(Horace)所嘲詠的 Valerian 酒吞嚥下去。

各階級的情況是非常差異的。在一端，女奴們被笞打，被牛馬般待遇，被視作生育器，有時也被重視，如果她們擅長抄寫或烹飪；多數的女奴是在鄉野工作的。稍勝於她們的是大衆的平民，自由，貧寒，負苛稅，在貴族面前無權力，享受馬戲場的娛樂。在別的一端，卽在羅馬社會的極峯，是無窮的奢華，爵位與黃金，Bacchus (酒神名) 的崇拜，有酒有女子的夜飲。筵席上有關於哲學的討論，從這看來似乎他們的聚餐比我們更有高尚的意義；但當一個羅馬紳士喫的太多了些的時候，他便跑到外面去嘔吐，回來又喫。這樣强烈的矛盾給我們一個羅馬社會的理想，幷且指示羅馬婦女必須抵抗的是什麼。

關於婦女，羅馬人似乎一直是清教徒，直到帝國的版圖自西班牙擴充到土耳其，併吞了北亞非利加，這狂熱纔昏迷了他們的心。在那時以前，婦女禁止飲酒；依據瓦勒利馬希默 (Valerius Maximus)，一個名叫窩寄歐懸的流 (Equatius Metellus) 的男子遇見他的妻在飲酒，便殺死她。他終於免罪。畢克特(Fabius Pictor)敍述一件同樣的禁酒事例。在別一方面，早期的羅馬人似乎重視他們的婦女。在她們面前不得有無禮的談話；禮貌教他們在街上讓路給婦女，卽高等官吏也都遵守這個習慣。早期的羅馬人把清淨教帶到家裏來；在女兒面前，丈夫不得和妻接吻；曼留(Manlius)確實被逐出元老院，因爲犯了這個罪。

六　留克黎邁

這也得知道，早期的羅馬婦女是非常自尊的。留克黎邁(Lucretia)的一件事啓示某種羅馬主婦的見解，錯誤的但是美麗的；這指示羅馬人重視的是什麼。留克黎

還是一個慘遭不幸的上等地位的婦人。讓我們引述威廉斯密史博士(Dr. William Smith)的簡單的記載：

國王的兒子們和他們的表兄柯拉替努(Tarquinius Collatinus)共在燕飲；席間起了一個涉及他們的妻的美德的爭論。他們騎上馬突然的去巡視他們的家。他們先到了羅馬，那裏他們給正在盛宴的國王的女兒們喫一驚。他們便趕到可來邃(Collatia)，那裏，雖在深夜，他們看到柯拉替努的妻留克黎邃還在和她的侍婢們紡織着。留克黎邃的美與德激動了息士多(Sextus)的邪念。幾天之後，他回到可來邃來，留克黎邃殷勤款待，當作她丈夫的親戚看待。夜深時，他走入她的臥室裏，拔刀威嚇：如果她不肯屈從他的欲望，他便立即殺死她，并且割斷一個奴隸的喉管，把他放在她身旁，聲言他殺死了他們兩個，因爲他們通姦的緣故。這樣的一個羞恥的恐怖強迫留克黎邃屈從了；但是，息士多一離開，她立即召請她的丈夫和父親，不盧多(L. Brutus)伴着柯來替努來；她的父親，留克黎邃，帶了瓦利留(P. Valerius)來。他們見她十分慘苦。她把發生的事故告訴他們，并且囑託他們爲她的失貞復讎，最後便刺胸而死。

誰也不能這樣猜想：所有的羅馬主婦全和留克黎邃相類似，除她們，例如葛拉基(Gracchi)的母親，把她們的孩子叫做她們的珍寶以外。但在這裏，我們發見一件比我們在希臘發見的更清淨更高尚更時新的什麼東西，在希臘凡俗的縱慾祇稀薄的罩上一層不朽的藝術的紗(art-muslin)。到了羅馬變成希臘化，亞細亞化的時候，到了他被財富與權勢昏迷的時候，這一點也便失去了。我們可以想像奧古士都(Augustus)時代的一個時髦的主婦。她戴着一塊頭巾，遮下面她皓齒微笑，穿着一件隨風飄蕩的外衣。她裹着一件軟羊毛製成的長外衣(stola)，這給她示別於祇穿寬袍(toga)的娼妓。她的衣服裏面有編織的symar，這纏在肩上，露出一隻臂膊。白的，深紅的，紫色的symar，展外衣從她的兩肩披下來，顯露着她的內衣。她腳上的半統靴是精美的皮用絲縫成的。她的頭髮罩在精細的金屬網裏面；她有金耳環，鏈索，珠頸圈。她的肘套着一隻臂釧；她的手指戴着許多雕玉的指環。她的臉塗着臙粉；她的眉毛

塗着黑煙；她的皮膚用珍珠粉擦白；或者她做做尼羅(Nero)的妻頗拔(Poppea)，在驢乳裏沐浴。這些都是沒有用處的；她是一個肉感的形像；她引起羅馬的頹廢；那些野蠻人現在已在門外的，不久便將壓倒羅馬城了。

七 程度的提高

羅馬婦女的途徑頗與希臘婦女相似，祇是前者有組織的傾向，因而變得利害。羅馬女子不是一個公民，但她却可以做一個城市的保護者，有時因為捐助公益，人家還得給她豎立雕像。這樣的實驗並不是十分奇異的事情，因為卽在英國，當一九一九年時，未滿三十歲的女子無選舉權，但二十一歲的女子却得當選國會。所以羅馬人不單是未開化；他們還是矛盾的，這也是人類自然的命運罷。羅馬的主婦理想上是她丈夫的動產，并且受着冷淡的待遇；多量的金錢可以花費在她身上，像現今化費在某種的妻身上一般，但把可以向別方面發揮的情慾濫費在妻子上面却不算是好的禮貌。實際上，一個羅馬的妻是誇大，好客談，奢侈。雖然在羅馬歷史的最早期婦女不准承襲財產，但她們漸漸兒獲得了這個，也沒有人反對。當愷撒(Caesar)當權時，婦女得受些教育，不單是烹飪和紡織，還有跳舞，音樂，以及荷馬的詩歌。也有幾個著名的羅馬婦女。康尼黎亞(Cornelia)，旁貝(Pompey)的妻精於算學，文學，與哲學；甲爾巴尼(Calpurnia)，普利尼(Pliny)的妻，將她的丈夫的詩編入樂譜；這個女子，和在她周圍的許多女子，度着一個理想的忠實的婚姻生活。在塞納加(Seneca，是一個唯心論者，并且相信男女是同等的，這一點比柏拉圖更進一層)的周圍，住着一羣婦女，是親戚和朋友，如海耳維亞(Helvia)，保靈娜(Paulina)瑪希亞(Marcia)等等。她們都顯得聰明，坦白，而且和平。亞力比拿(Agrippina)寫述的傳記，打基達(Tacitus，羅馬歷史家)引作典據。對於羅馬的娼妓可以說一句同樣的話，雖然就大體論她們遠不及希臘的娼妓：盧僖安(Lucian)描寫斑提(Panthea)，不單是她的美，更及她的嗜好音樂，詩文，政治，和辯論。

從這些事實可以得到一個暗示：形式上希臘和羅馬的妻智力都不及娼妓，而在實際上羅馬的妻比希臘的妻

超勝得多。這也不必爲希臘人抱愧，因爲我們知道希臘是被羅馬征服而且壓倒的，而且後者還有五百年的發達的期間。但是，在事實上，羅馬人對於婦女的態度，雖然複雜了些，却比希臘人的態度也祇稍微寬弘一些罷了。羅馬人幹的事和希臘人差不多；他們蓄養女奴，她們的婚姻是不承認爲正式的；她們被穿耳，身體被用赤熱的鐵烙印着標記。羅馬人更蓄貞女（Vestal），她們遵守三十年的貞潔的誓願，她們在寺院裏禱告，供奉，服役。要是背棄了誓願，那貞女便被活活的埋死，而她的情人則被捶斃。

和這貞女的傳說相關的是朦朧的認識婦女有某種特別的性質。貞女是深受尊敬的；她做爭吵事件的公正人；赴法場就刑的罪犯，要是路上遇見一個貞女，便被釋放。在這些見解裏，在男子的本能的深蔭裏，藏着這樣的一個見解，便是女子的貞潔是貴重的，而且在某意義是一件神聖的東西。這樣，一個娛悅的女奴和尊敬的王國的混雜的影像漸漸的滲露下去；後者的大多數是已釋放的女奴，倫理而不謂重要。她們崇奉 Isis（女神名）和 Bacchus（酒神名），她們是粗俗而且迷信，但也有愛存在。蘇多紐（Suetonius）欣然的敘述哀克推（Acte）對於尼羅的熱情，哀克推愛戀着這個犯罪的狂人，這個變態的孔雀，這個染着血污的懦夫，雖然有亞力比拿，他的母親，和阿披（Poppaea），他的妻，還照顧他的遺骸的還是哀克推哩。

不但是愛；在羅馬，我們可以比在希臘更多發見婦女的智力的競勝，我們藉着誹謗她的人們深知她，藉着耶必克丟（Epictetus），他嘲笑涉獵哲學的婦女，帶着輕易的侮蔑說她們所領悟於柏拉圖的祇是『一些皮毛』。我們從猶維那耳（Juvenal）在紀元一百年時候所寫的著作裏知道得更清楚，著者須得引用特勒頓（Dryden）翻譯的諷刺文第六篇（Satire VI）的一斷片：

你道這些可怕的罪惡從那裏來的？
從前是貧窮，所以是貞節，從前
我們的主婦是這樣的：奢侈走不進
低矮，潮鬆窄空的屋子裏來；
白天，她們的手困於工作，
晚上，僅够有限的睡眠，
貧乏追着她們，她們的飢餓把持着她們，

當漢尼保爾(Hannibal)徘徊門外的時候，
但現在是放縱了，侵占着我們的安樂，
我們遭受一切妨害平和的瘤疾……

這裏，我們記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印華(Inge)，吉羅特夫人(Mrs. K. F. Gerould)，這些都是英美的嚴肅人物，他們悲嘆着現代的女兒；這個現代的女兒，在古羅馬時代被人家侮辱， 正和今日一樣，但是，不管猶維那耳怎樣的嘲笑婦女，而最後自笑的還是婦女哩。

八 婚姻

羅馬人因為有組織的美德，所以他們的婚姻也比希臘人更是公務的了。他們和斯巴達人一般的懲罰獨身者，這樣使婚姻幾乎成為強迫的；他們對於已婚的人給予特殊的尊榮，一半因為他們希望抑制縱欲，一半因為他們希望繁殖公民。在戲院裏，已婚的看客的坐位，和兵士的坐位隔離，已婚的官吏比獨身的高貴；在競奪職務的時候，他們占得便宜。在這個見解裏並沒有一點道德的意義；當法蘭西革命時，流行一個傳說，包含羅馬的勇敢，純潔，公平等等美德；實際上，羅馬人比較別的民族並無特異之點，祇是他們堅持着婚姻是一種常規的條件這見解，他們的欲望是要使世界合於常規，他們論理的斷定人民必須結婚。

他們的婚姻儀式比任何希臘人所意想的複雜得多；照本文的觀察所及，他們是注重儀式的。在舉行婚禮之先，他們詢問卜徵官(augur)，斷定這件婚姻是否神所祝福。有許多日期是不吉利的。經過長時間的談判，纔將婚事訂定，新婦方面，祇經過她的父親的諮詢。立一張契約，由雙方家長簽名蓋章。在有些例子，婚事由職業的受酬的媒妁安排，經過詳細的查詢，兩家便結為親戚。羅馬人在婚姻上發現一種現代的精神，便是他們禁止童婚，這在近時的東方仍然通行；奧古士都禁止兩造不到可婚年齡訂結婚姻，祇有女兒可以在十歲許嫁，十二歲出嫁。這是簡單的，也是很重要的，我們畢竟在羅馬找得現在我們叫做同意年齡的一件東西的端緒，實際上，羅馬的女兒許嫁是頗遲的。雖然不經過她自己的同意，但父母總是照顧她的；一個十三歲的羅馬女兒也許參預一點意見，如果是一個鍾愛的女兒，她也許可以照

自己的意思做。

這里，我們不及詳述羅馬婚禮的繁重的儀式，鎗燭挑開新婦的頭髮，鐵的精婚戒指，喫麥粉，鹽，和水製成的餅，等等。這些都是不關重要的；關重要的祇是舉行儀式罷了，因爲婚姻儀式的存在是一件新的事實。在有些例子，儀式是不舉行的，因爲他們持着與蘇格蘭人同樣的見解，以爲兩人如果公開的當作丈夫和妻的同居着，他們便是合法的夫婦了；婚姻也可以由公開的宣告而訂結。但這是不適用於有地位的家族；一個貴族娶一個平民，這在羅馬歷史的早期是流行的，常用宣告代替儀式，但高等地位的人總是執意要有一個繁重的儀式的。

理想上，羅馬人是一夫一婦的；實際上却有例外。習俗變遷不一，有時一個重婚的男子須受熱鐵烙印的刑罰。就大體說，他們實行一夫一婦，比猶太人更甚；所以他們是本能的趨向將要臨到他們的基督教道德的。實在，他們創設了對於妻的重視，這在希臘是沒有的；他們把她們當作公務的妻 (official wife) 看待；依照早先的法律，如果丈夫已死，不留遺囑，妻得承襲遺產；他有子女遺留時，妻便和他們均分遺產。羅馬人的財產觀念的發展，表現在儒撒法 (Julian law) 上面，依照這法律，一個不忠實的妻失去她的嫁奩的一半，及其他任何財產的三分之一，又被驅逐。這是重要的，因爲比羅馬人更東方的意見把不忠實的妻的財產全部奪去了。但是，羅馬的妻的地位也不見得固定。她也許被優容的待遇；她也許參預公共的宴會；她也許和丈夫及他的友人共同飲酒；要是我們把這些和東方的閨闥制度比較起來，顯然發見非常的進步，但是婚姻的自身絕不爲羅馬的妻保障。她會輕易的被丈夫離棄。例如：旁貝宣告塞西亞 (Mucia) 的無從證明的不忠實，和她離婚；西塞祿 (Cicero) 和他林休 (Tarentia) 同居了三十年，終於離棄她，另娶一個年輕的女兒。小喀拖 (Cato the Younger) 和瑪希亞 (Marcia) 離婚，使他的友人荷爾休斯 (Hortensius) 可以娶她。一個婦人可以被離婚，爲着無兒，爲着不和睦，爲着任何理由。羅馬的丈夫祇須寫一張字條給他的妻：「拿了你所有的去。」

唯一的調劑是應許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樣的獲得離婚，但是當她們援引法律時，她們便和希臘女子一般忍

受着社會的苦痛。她們生活着的社會仍然是女子居下風的社會，除非她是羅馬市民的女兒；便是這樣，她也難得充分的自由的。她生活在一個激發，戰爭，放蕩的世界，生活在一個充塞着公然註册的娼妓的城市，便是皇家的女子如麥薩來那(Messalina)也難免紛擾。在愷撒之前，婚姻規則久被蔑視，情形漸趨腐敗，共和的羅馬的嚴肅的狀態逐漸逐漸被皇族的東方的浮華蒙蔽着，他們注目於殘酷的景象，光亮的戰車，東方的野蠻的娛樂，獅和人的戰鬥。這當然不是婦女爭公道的世界，但公道却臨到她們身上來了，因爲羅馬人，無論他們怎樣兇蠻，是幻想着一個有秩序的世界的。婦女是弱者；那些有秩序的世界的端緒，開始給予她們一個安全的端緒。「開始給予一個端緒」：這是不够的，婦女們須得緩緩的沿着一條沒有止境的道路進行。

(第三章完)

兩性的不同

須林娜女士

在創造新生命，給予男子的只是歡笑；給予女子的是血，苦痛，有時則是死。我們所遇到的幾種男女間的分別，極重要的，便是這樣。



泰倍爾女士訪問記

美國肯包爾著
紅娟譯

『誰是現在美國婦女界最偉大的人物？』這問題我曾問過許多人，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現在美國婦女界最偉大的人物是泰倍爾 (Ida Minerva Tarbell)。』我用很注意的態度問道，『為什麼她是最偉大的人物呢？』甲說，『因為她曾經替最著名的林肯做過傳記。』乙說，『因為她曾經做過很負聲望的保護稅論。』丙說，『因為她替婦女做了許多工作。』丁說，『因為她在社會服務了好久。』

有此四種原因之一，已足使泰倍爾成為偉大的人物；不過她所以成為偉大人物的還不止這四種原因。』

某日成功雜誌主筆命我往訪，經過羅斯福 (Roosevelt) 的生地，鐵內登 (Tilden) 的舊居，於是到格蘭滿塞公園 (Gramercy Park)。此地風景可愛，實為繁華的紐約所不可多得。泰倍爾住在一所優雅的舊屋內，剛從康乃鐵吉 (Connecticut) 小山中她的田間回來。

我瞧見泰倍爾之後，覺得她的頭腦清楚，品行高尚，人格優美，功業顯赫，的確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上述的四種原因，實不足以概括其為人。她的工作，如樹的結果，華乎其外而實乎其中，並不是徒負虛名的。

泰倍爾室中的佈置，非常簡單，且類皆陳舊。其最可注意的，則為林肯的肖像，和斷裂的拿破侖半身像。

我當即陳述來意。

她對於國人稱讚她的熱烈，似乎極端反對，很簡單的說道，「我並沒有做過什麼事體，不過我不倦地獻身研究罷了。」

這句話就可表示她謙處的美德。我記得勃朗寧夫人(Mrs. Browning)曾經做過一句詩，描寫她自己愛她的丈夫的態度說，「我用純潔的心愛你，如同大丈夫不願受人稱美。」泰倍爾也是用純潔的心愛她的生活，所以自然不願受人讚美。

我乘便問她道，「泰倍爾女士！照你的知識和經驗，從各方面考察美國的生活，究竟在現在的美國，什麼是急需的呢？」

泰倍爾女士向不輕易下批評，說話的時候，都能切中肯綮。她於是用沉思的態度回答道，「美國今日的急需，不在物質的進步；而在道德的養成。我們應當恢復昔日的光榮，不應當利己，應當利人；不應當計較我所有的是什麼東西，應當注意自己是怎樣一個人。」

她說這話的時候，擱在圍裙裏的兩隻手忽然緊握胸前，可愛的笑容，也頓變成嚴肅的態度。

「我們現在太講究物質文明了，甚而至於我們去看我們的朋友，並不是為友誼去看他，祇是去看他美麗的房屋。人每每因為得着曖昧的機遇而竟能成功，我們就稱他為英雄豪傑。這實在是以鼓勵殘忍和欺詐的行為。我們必須有高尚廉潔的品行，那麼，人類的關係纔可較為優美。」

「這正是我們所希望女界幫忙的」，我說道；「女士既然是女權運動的先鋒，敢問女界現在是不是正在那兒做這種工作？」

泰倍爾回答道，「我並不是一個武斷的女權運動者。我所鼓吹的女權，不過鼓吹婦女應當有一種權利，盡量的發展她們的女性罷了。

「婦女在美國的生活中，實在占有偉大有益的勢力。無論在何處做事，婦女皆有完美的成績。各大工廠中，婦女的技藝，類多精巧絕倫。因為家政管理，實在是科學的公司管理的雛形。

「我們再看那些幫助工人的看護婦，不但在工廠中盡力，而且在工廠所在的鄉鎮幫忙。我曾遍遊全國，見荒野之間也常有看護婦救人的美舉。」

衛生！衛生！這是泰倍爾很注意的問題。她不是以

一人的衛生爲目的，是以羣衆的健康爲前提的。

桑格爾又繼續討論美國的一個重要問題道，『華盛頓的兒童局，完全是婦女創辦的。這種工作，不是僅僅幫助已經產生的兒童，最要緊的，是幫助還沒有產生的兒童。因爲保障人類後代的快樂和健康，是婦女的一種根本工作。』

桑格爾對於婦女的各種工作，都很熱心。現在美國的社會服務，已經成績昭著。但是在桑格爾起頭許身社會的時候，美國的婦女，並無多成績之可言。

『有一件事很使我驚喜的，』桑格爾高聲道，『就是大多數的婦女，已經得着比較高等的教育。我們可以看到，特別在西方各大學中，有很多很多的婦女，從窮鄉僻壤來求學。

『教育的意思，就是幫助人類脫離卑劣的工作，而得着比較高尚的生活。大多數的女子，在未畢業前，或剛畢業後，就從事結婚，如果我們考察他們的家庭，比那些沒有受過四年教育的，要完美得多。這是毫無疑義的。

『至於實業一方面，婦女實在比男子高強。因爲婦女的感覺，比男子敏捷，最好讓婦女專心實業，讓男子做男子所相宜的事體。』

我用驚怯的態度問道，『然則什麼是男子所應當做的事呢？』

桑格爾高舉她的手回答說，『並不是這許多年來婦女界沒有大美術家，大詩家，和大發明家，不過男子本性，就是喜歡闖創，而婦女的本性，多喜歡守成，我們一方面要男子的勇敢的精神，使理想可成爲事實；一方面也要婦女的保守的力量，使我們的種族，永垂不朽。至於社會服務，固天然是婦女的工作呵！』

我問道，『婦女選舉權，也是應當的麼？』

『婦女選舉權不是一種目的，不過是一種工具，這同別樣工具一樣，他的價値，全在使用法的如何。』

『現在婦女的投票是不是比較的聰明呢？現在婦女參政，曾否使美國的政治有什麼變遷呢？』

『現在就批評結果，未免太早，不過婦女現在實在有一種驚人的勢力。現在所困難的，就是婦女加入政治舞臺，也是和男子用同樣的形式，同樣的手段。等到婦女能夠盡量發展她的女性的本能，以應付政局，那麼，

結果一定優美。至於究竟怎樣的結果，我現在也不能預先說出。」

泰倍爾繼續說道，「就是現在婦女在政治上的勢力，也漸漸使政治入於良好的現象。今年國會竟有嚴行禁酒案的通過，這就是從前所沒有的事啊！」

「女士對那禁酒意見何如？」

泰倍爾說，「禁止賣酒，本是對那些狂妄的酒家的一種自然反動。我個人不相信法律可提高人類的道德，不過我對於那些破壞道德的也決不表同情。」

「那麼，女士以為因為有禁酒的法律，無論從道德方面着想，或是從經濟方面着想，國家都得着益處麼？」

「毫無疑義。」

我固執己見的說道，「實行禁止賣酒，終不免發生道德上的爭點罷？」

「不錯」，泰倍爾含笑的回答說；「但是從前不禁酒的時候，我們已經受着痛苦，並且受着很大的痛苦了！如果還有人不相信禁酒的好處，那麼，可以到工商業中心點的地方去，把現在的情形，和從前未禁酒前的情形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其中有很大的區別了！

「從前惠顧酒家的朋友現在因為戒酒的緣故，有了福特卡，並且有錢存在儲蓄銀行，他們不願意再受杯中物的引誘了。所以然的緣故，他們雖不知道，但他們現在決不致再贊成恢復賣酒。不過從此以後，美國人民就永遠與酒斷絕關係，我却仍舊不敢相信。」

「這法律將來會收回，或者修改麼？」

「我想不會。」

「那麼，將來要變成什麼狀態？」

「濫飲無度的事體，將來決不會再發生。像我們這些人，當然可以完全戒絕；就是那些嗜酒如命，非喫不可的人，也不過自己家裏做點薄酒，聊以解嘲罷了。」

「泰倍爾女士！我看你是一種樂觀派，不過你對於共產主義者在國內的活動有所畏懼麼？」

泰倍爾回答說，「就是共產黨稍為得勢，也沒有什麼工作可做，而且轉瞬就會消滅。但是我總不希望有如此的現象。因為過激的法規實非美國人所宜。美國人是德謨克拉西的民族，我是一個德謨克拉西的人民。美國現在所急需的，不是共產主義，是更為純粹的德謨克拉

面。我否認政府可以約束人民的精神。人類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體質——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和不可限量的技能的動物。我是相信人格的，我是相信人格不受任何束縛的，應當讓人從經驗中去學習生活。因爲這是人發達的唯一的道路。」

「那麼，你相信美國的國本牢固麼？」

「美國的國本，很是牢固，如果要傾覆，除非因爲下列的原因，那也就是世界傾覆的原因——迷信物質文明，自私自利，不能互相了解，缺乏合作精神，和短少良好信用。

「不過現在我從各方面考察，國家正向良好的路上去。實業界中，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已經有較大的合作組織，工人也可以分得資本家的利益，並且可以推舉代表出席於僱主的委員會和董事會。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證明力求機會均等，利益分配得當，使僱主工人和消費者得同樣的興趣。這種趨勢，極其妥善，因爲對一方面不公平也就使其他各方面受害。

「國際間的關係， 也漸呈佳象。 就以國際聯盟爲證，竟有五十五個國家，共同合作。這種偉大的聯合，假使沒有相互的了解，相當的讓與，和良好的信用，能夠成功了麼？這種事體，在世界大戰之前，我們可以夢想得到麼？而且除了這種現象以外，將來還有什麼更好的和平的預兆麼？」

泰倍爾再三的說道，「良好的信用—良好的信用—有了良好的信用，世界纔可以得救。」

過了一會，我因爲要知道泰倍爾的早年生活，於是又問道，「你從前受大學教育的時候，可曾自謀生活麼？」

「沒有，因爲我的父親從前很愛我。這未免叫我們的談話掃興了。」

「還有什麼要緊。我要請問那個時候婦女的高等教育的大概情形怎樣？」

「那個時候，婦女到大學求學，和婦女自謀生活，同樣是可恥的舉動。有許多女子在學校裏把頭髮剪短，以表示她們的特別新奇的態度。但是我決沒有剪過。

「我是生在本薛文尼亞的鐵透司唯萊地方（Titusville, Pennsylvania）。在馬德唯萊的阿來格黑學校(Allegheny College at Meadville)畢業後，便擔任編

秦晃雜誌(The Chautauquan)編輯事務。在做編輯的時候，我就有撰述歷史的決心，遂到巴黎進騷保納(Sorbonne)和法蘭西大學(College de France)三年。我到英德的心，沒有到法國的心切，因為我佩服法人研究歷史的精神和思想的完美。

「愛我的老父不久去世，所以我在法國二年都是自謀生活，因此我常常寄稿到美國。但不幸這些稿子常被退回。許多被退回的稿現在我還要為保存。那時我每月的進款大概五十金洋，可稱為我畢生最快樂的時期。

「我僑居巴黎的時候，我做第一本書羅蘭夫人傳。於是麥克羅雜誌(McClure's Magazine)請我加入編輯部，做特約編輯。那個時候，拿破侖的狂熱哄動一時，於是麥克羅先生叫我撰一篇簡短的拿破侖小傳。這篇稿子做成之後，我就起頭做我生平最有趣味的工作——研究林肯的生活。

「在沒有將林肯生活研究完畢以前，我又被指定去研究一個托辣斯——美孚煤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因為在那個時候，托辣斯的勢力很大。

「在一九〇七年，我的同事斐力浦斯(John S. Phillips)等接辦亞美利加雜誌(American Magazine)。我因為這個雜誌又研究保護稅，同時我也研究我國的新實業。後來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ilson)命我加入稅務委員會，這就是我研究保護稅的一種結果。但是那時適值我身體不好，所以我並沒有接受他的使命。」

泰倍爾忽然中止談話道，「你不想問我得意的消遣方法麼？」

我笑道，「你這樣的熱心服務，也有閑暇消遣麼？好！請告訴我！」

「我有兩個得意的消遣的方法，一個是鎮市上的，一個是鄉村間的。我鎮市上得意的消遣方法，就是用最自然，最安靜的態度，聯絡職業界的同志，組織一個俱樂部，名叫筆帚俱樂部(Pen and Brush)，我做部長。這個俱樂部，就是我們這些女職業界的簡單，知足，正當社交，和理智的中心點。

「我鄉村間得意的消遣方法，就是在康乃狄吉小山上的一塊地皮。我在那兒種了許多好菜蔬，我那五十畝地，濱近河流，草木宜人，房屋也純照舊式，眞是我可愛的消遣所。」

秦倍爾起身到她的桃花心木做的書桌上去拿她的鄉村照片給我看。

我高聲叫道，「請你告訴我林肯的事蹟！為什麼人家讀了你那本書，對於林肯就得了充分的了解呢？」

秦倍爾把照片放在桌上，似乎立時連她的裏乃滋吉可愛的農村也忘記了。

「我研究林肯的生活實在費去五年光陰，兩本著作即其結果。在寫過林肯傳（Life of Lincoln）之後，雖然我也做了許多別的著作，但是我對於林肯的研究從未停止。嗣後我又不停的撰述許多關於林肯的論文，印刷許多關於林肯的故事，並且發行許多關於林肯的印物。

「那時我很願意到馬涉諸塞的興漢（Hingham）地方去遊歷，因為林肯氏的始祖是於一六三七年在那里產生。一直經了七代。我到那里遊歷，就可以研究亞伯拉罕林肯的祖宗的真正的環境。後來，我的志願竟告成功。我覺着沒有別的事體再比這有趣。在遊歷的時候，回想我所著的林肯傳，覺得件件皆新鮮有味。我覺得我所撰的林肯氏的溯源，處處皆充滿著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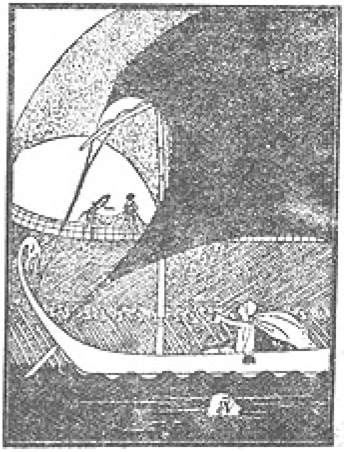
我說道，「當然沒有別的比你這工作再深切，再明顯了！歷代相傳，都說林肯的祖先庸碌無能。有你這個著作，可以證明那些話全屬子虛，而且可以證明林肯的祖先，是勤懇有為的先驅者。林肯所以有良好的品格，並不是什麼意外的事體，是一種合理的，自然的發展，這就是你應當受美國全國人民感謝的地方！」

在來告別之前，我又問道，「你現在所做的是什麼工作呢？」

她答道，「我正在撰述關於林肯的另一書籍（林肯做總統時的逐日狀況）。（Lincoln Day-by Day in the Presidency）大概你還記得我從前的著作祇說到林肯進白宮為止罷！

「林肯的教訓，皆可永遠不朽。我還記得他說過，「不要對一人存惡念，但是要對天下人抱慈悲！」我又記得他說過，『上帝必定也歡喜一般平民，不然，他何必創造這許多？』

「林肯是我們的明星，我們都應當拿他做目標。我們如果要求國家進步，一定要效法林肯，各盡所長。德謨克拉西的真正精神沒有別的，就是一般平民也能得着上帝和林肯的慈愛！」



重逢

李宗武

星期五的下半天，A學校又特地停了課，請剛從德國回來的Y先生演講『新文學之趨勢』這個流行題目了．學化學的郭斐然，因爲屢次聽那些所謂名人的講演，總是使他失望，所以這次打定主意不聽，提早回家了．

星期五的下半天，原來有化學實驗的，所以往常他總須星期六的午前十時纔能離校．星期五回家，是極偶然的事．

『阿蘋！斐貞上那兒去了？不在家麼？』斐然在他自己的小書齋裏這樣問．

『剛出去．』年輕而解事的女僕阿蘋很溫和地回答．

『上那兒去？』

『倒——倒沒有說．』

斐然煩惱似地撩着他平常自修的書案，翻開一本小書——大概也是化學一類的書——看；但是依舊看不下去．

他正想進裏面寢室去偵查偵查璧貞的形跡，外面却有人送信來，阿藕出去接收了。

『那里來的信？誰的信？』斐然半怒似地問；阿藕知道這信是女主人的，所以遲疑地回答，『是——奶奶的。』

『拿來給我！』很嚴重的命令口吻，斐然。

阿藕明明知道這信不該交給他，但這時的形勢，已不能不交給他了。她的心中，好像充滿了惶恐與歉仄。

斐然把信呆看了一晌，很急促地把信拆開，信裏是說：

Y．T．

昨日發書，當早收到，爲什麼到此刻還不來？我急切地等着，請速來。我的親愛的Y．T．呵！

M．T．即對

斐然沉着臉呆了半晌，忽然怒聲叫道，『叫送信的人來！』

『回去了。』阿藕回答說。

斐然便緩緩地倒在書桌旁的沙發上，兩手緊抱着額，被從來不曾有過的一種鬱抑的情緒壓迫着，幾乎使他要哭了。他對璧貞的懷疑，實在已經半年了；不過平時終是秘密的難過着，不曾說出口來，而且有時又自譏地說，『這或許是自己的神經過敏罷，似乎不該無證據地冤枉她。』這種狐疑而又自慰的態度是常有的。今日接到這信，覺得過去的考察與推測，並沒有錯。但此後究竟如何對付她，他却找不到門路了：『痛快一點，自然是離婚；但這個書嗣，或許太重罷，因爲M．T．或許是個女子呢！就使確是男子，也或許沒有暧昧關係——前星期日，我自己不是和P夫人在C公園玩了一天麽？我和P夫人的關係何等純潔呢！只准男子有女朋友，不准女子有男朋友，這樣，似乎心地太狹窄了。』他想到這里，中心的憤怒逐漸變成慚愧了。不但他那清瘦的臉上，依舊被愁眉深鎖着，或者可說更利害。

天氣漸晚了，五十枝燭光的電燈，充滿了這小小的書齋，几上兩盆水仙花，正含苞待放，蒼翠可愛，牆上掛着從東京友人送來的幾張彩畫，更映出一層返光，斐然平時一到這精緻雅潔的小屋子裏，煩悶立刻消失，疲倦立刻恢復了，可是今天，他反覺得更難過，更難受。

已是晚餐時節，賓貞依舊沒有回來，斐然寂寞而且憤怒似地吃過晚餐，很像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樣子，他想：「到底不行，到底不行！一個女子，無限制地悄悄地出去，直到晚間不回來，而且是冬天，這還了得麼？」同時，他再把那封信抽出重讀，讀到「我的親愛的Y，T，呵！」一句時，他搖搖頭，好像說：「這一切裏，大有問題！」

正在這個時候，外面郵差高聲說，「有信！」他皺着眉想，「唔！不知又是什麼花樣？」

阿穎將信交給他，他一看，原來這信是寄給他自己的，且並不寫出發信人的姓名住址，又認不出是誰的字跡，一面懷疑，一面拆信。

這是一件意外的事：這信是他未結婚時的唯一女友曉覺的信。五年前，斐然與曉覺發生過高熱度的戀愛，他們雖同在S城，每日終須通一封信：星期日，不是他去看她，就是她來訪他。他們千盟萬誓地訂過白首之約：朋友中居然有稱她郭夫人的，她也並不覺得這個稱呼太早。但是斐然的父親十分頑固，對於他們的事，無理由的反對，結果，只使雙方流了許多熱淚，她終於沒有變成實際的郭夫人；而兩人的關係，也不知不覺地冷淡下去了，不久，斐然與雯貞結婚，雙方便斷絕了消息，此後曉覺怎樣，斐然全不知道。

今天突然接到她的信，才知道她的運命過程上，又起了變化了：她的信裏有一段是說：

……相別以來，忽忽五年多了！這假長而又很短的五年中，我的運命，可說多半浸在酸淚中……現在我已與某君營同居生活了，他對我倒也十分了解；可是運命不好，我們的結合，又遭他家庭的反對，因此他便脫離了家庭，於三月前，與我跑到這里來，原來的計劃，我們想找一相當的職務，以維持我們的簡單生活；就是吃點苦，也所甘心，但因襲的社會，都蔑視我們的行爲，所以原定的計劃便起了許多周擊。

我一向所以不願寫信告你，這點委曲，想你定能原諒，現在因爲生活的壓迫，使我不能不寫這信給你，眞是慚愧之至！在你這里，一切事，自用不着隱瞞，……所以我就將這事和你商量。

有空的時候，請來談談，這是我所十二分盼望的，我住在K弄X號。

原來曉覺因爲在這被歧視的新婦生活中，已受到生活問題壓迫的苦痛，沒法之中，來向斐然借錢，說有三十元已經很够了。斐然看過這信，出了一回神。他想，K弄並不遠，何妨就去一趟呢！

斐然正穿上外套要出去，阿福誠懇溫存地說，『時候不早了，先生你今天又不很舒服，出去怕受寒呢，不要出去罷，反正奶奶總也快回來呵！』

『不！另外有事。』

斐然終於出去了。

電車駛行得很快，可是他依舊嫌他太慢。到了W站，便跳下電車，轉入一條狹長的K弄，轉角處，有一盞光不很強的路燈，再上前幾步，抬頭一看，就是X號門牌。

『喂！喂！這里有位張曉覺女士麼？』斐然一面想，曉覺的姿態，不知變了多少？一面這樣地問。

過了一回，祇聽裏面答應說，『喚！來了。——』曉覺嬌脆的聲音，和從前沒有不同，只有聲調似乎比從前更和緩了。——好極了，想不到你今晚就來。』

開門相見，她那紅潤的臉兒，黑漆的雙眉，蓬亂的額髮，素淡的晚妝，迫得斐然的心，不絕地跳躍，好像自己是在做夢一般。

『今天沒有事，所以接到信就來。』

『請進來罷！外面很冷。』

「有別人麼？」

「沒有，他今天上M地去，此刻不來，大概不來了，樓下是房東自己住，我們住在樓上。」

斐然上了樓，一間長方形的統樓，後面有一張不很寬廣的牀，一張小的藤椅；前面擺着一張舊式的方桌和三把椅子，更有一日本式精緻的火缽，一張狹長的茶几，几上點着新式洋燈。兩人就圍着火缽並坐了。

靜夜小樓，一盞默默的孤燈，籠罩這一對舊戀的男女，使他們聯想到五年前在W湖夜泛情話的光景，一時勝起了許多感觸，雖然要說的話好像很多，却說不出什麼來了。斐然沒意思地拿着火缽內的鐵筷，撥弄一粒未燃過的小火，而且終於說話了：「新婚生活怎樣？很有意思，大概？」

「唔！你總是這樣的老脾氣。」曉覺斜了他一眼，便低下頭，一種嬌羞的蹙態，雖使斐然不敢再問了。

「老朋友，說說也不妨事！」

「嗄——你——說了，有什麼意思！」

「你們相識幾年了，唔？」

「兩年多了；好了好了，你老是這樣！」

「另外，有過男朋友沒有？」斐然依舊滑稽似地問。

「沒有，認識他，也是意外的。」

「怎麼呢？」

「唔！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小停了一回，二人的手，都露在火缽上，曉覺的右手，無意識地撫摩斐然的左手背，紓緩地說，「手上為什麼有這樣一個疤？從前沒有的！」

「去年，有一天化學實驗，爆碎一個瓶。」

「嗄——痛麼？」

『那時，稍微有些痛。』斐然一面說，一面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她只是嬌羞的微笑，同時把身子緊緊地偎依着他了。

他們這樣繼續地說了許多懷舊的話，時間很快地過去。最後，斐然拿出錶來一看，已經十一點一刻了，便說：

『時候不早了，下回再見罷。』一面拿出三十元鈔洋交給她。

她低聲說：『謝謝』

『何必客氣！你我，』同時斐然用左手輕輕地拍着她的背，曉霞好像說不出話來，二人一同下了樓。

『送你到電車道罷，』曉霞說：

『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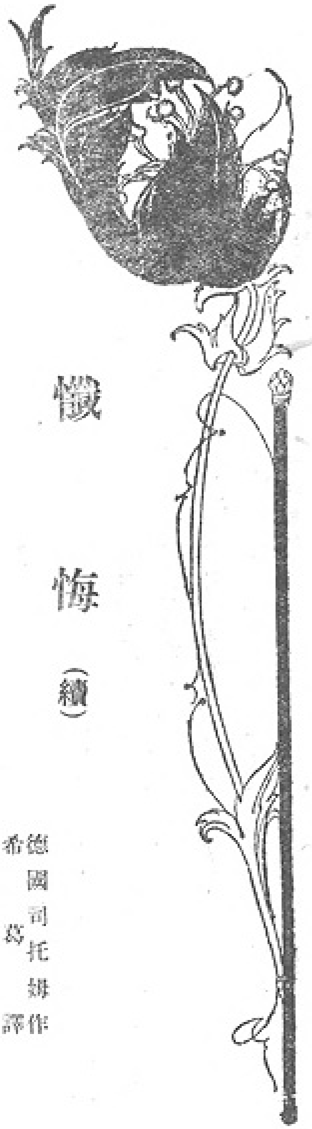
兩人並步出去了，皎潔的月光，斜掛在粉牆上，習習的涼風，似乎暗示他們緊靠着而緩步，於是再講了些不打緊要的話，一忽兒電車道到了，電車來了，於是再緊緊地握了握手。

斐然乘電車到家，已經十二點了，雲貞還沒回來，憤怒與感傷，充滿了他的腦海，靜悄悄地伏在沙發上，只是熱情地想：

『倘使當時堅決地和曉霞結了婚，一切問題便不會有了，自然這是父親太頑固的緣故，究竟也是自己太沒主意，曉霞嫁人是不得已，是我負她，不是她負我，她決不會有雲貞那樣不光明的事！決計叫雲貞走，離婚！再向曉霞求婚，大概她會答應的；要不然，就是獨身生活，也很清爽。』

他這樣想着的時候，他的眼眶裏，飽含着傷心的熱淚，但是雲貞依舊沒有回來！

一九二四，一二，一三，稿



懺悔（續）

德國司托姆作
希葛譯

「我早已成家了，在我們花園裏，有一條長路，兩旁有很高的松樹和開花的灌木，中間的草場上是花壇，種着春天的花和正夏開放的薔薇，紫羅蘭等，所以園內充滿了香氣。我做完了事回家之後，屢次到園裏去找她。有一次，正當四月尾——這是我們共同生活後的第一個春天——某日的上午，天氣晴和，我到園裏去，她正在松樹路間徐步而前，當我們四眼相射時，她似乎向我飛奔地跑來。

「我舉起手來搖着，並且喊道，「耶爾希！慢些走，不要跑！一個花蝴蝶在你的頭髮上，你帶了一個春光來了！」

「她說，「是的，這些東西是喜歡飛到人的身上來的，但是他們並不這樣可怕。」她立刻便放緩腳步，慢慢向我走來，這時候，她那黃髮頂上的蝴蝶，還逍遙自在地舉着美翼一開一合呢。現在我又看見我們的小白貓——這是她有天晚上從克德夫人家裏用手巾拿回來的——也跟着她，仰着頭，舉起小足，一步一步地緊跟着她走，並且她一舉步，他便去蹋她的衣緣。這簡直像故事裏面的一幅畫，最奇怪的是一連幾天都是這樣。

「後來我笑着喊道，「耶爾希！你玩的是什麼把戲？你是濕堤孩，是花仙，是女仙麼？你到底是什麼？」

『她兩眼閃閃地望着我的眼睛，問道，「難道你還不知道麼？」

『我搖頭道，「實在不知道。」

『她便飛跑到我懷裏說，「我是你的，我是你的……！現在你該知道了罷？」

『我緊抱着她說，「我知道了。」

『這時，她頭上的蝴蝶已經飛去了；只有貓——所謂家庭喜神傅若亞的獸——還在我們旁邊。

——『過了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們兩人在友人客廳裏坐着喝茶。當我們一走進屋去的時候，克德夫人便一團和氣地看了我一眼，並指定一個特別舒服的搖椅給我坐，我因爲那天比平常特別勞碌，便感謝她坐了。我們閒談着，但是我的話却比尋常少。朋友冷特說，「你今天一定很辛苦了！」我還沒有回答他，我的妻便跑過來雙手抱着我的頸子，叫道，「佛郎士，你一定不好過，」她的聲音很響亮，似乎因爲我是她的，我現在被人欺負了，使她發怒似的。

『我輕輕地撫她的頸道，「耶爾希，你去坐罷！我沒有什麼不舒服，也沒有什麼人欺侮我。」我暗地裏握她的手，她便去歸座了，但她仍然掉過頭來，不住地望着我。

『我說，「你不必這樣擔憂！我今天所遇着的，不過是比平常厲害的一個病症罷了：害病的人，便是賣菜的老婦亨澤，這是你們都認得的，她那病實在非常危險，但是她還受得住，假使是別人，早已不能忍耐了。我回家時還在她那里一整點鐘——但是醫生到底也不過是個人罷了！」

『耶爾希駭得將兩手捧着口，叫道，「我怕，我爲同情心的緣故幾乎怕得要死了！」

『冷特笑道：「親愛的夫人呵，你不要這樣！你不是醫生；在醫生和律師，對於不幸的事經過的非常之多，所以遇着這樣的事，是沒有幾多同情心的。

『我答道，「冷特，是的，但是同情也有界限；而且在我們醫生還不止是同情哩。我屢次看見了這種痛苦，便想道，那是人所不能免的，就是你，或者遲早也要那樣臥病，別人的病不過是給我們自照的一個鏡子罷了。但是這一次却不然！」

『冷特要發問似地看着我。

『我說，「你相信我的話罷。我只看那個無救的老婦，非常痛苦，把雙手張着伸到空中，似乎要求救的樣子，但是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叫得可怕，我從沒想到在生物界中有那樣的聲音。」

『當冷特問我詳細情形的時候，我便全身向他，把我對於這種學術上和心理上的研究，統統告訴了他。克劇夫人似乎很小心地叫我道，「博士，看你的夫人！」

『我仰頭一看，她正閉着眼睛躺在她朋友的懷裏，臉色蒼白。我走到她那里去，因為只是小小的昏迷，不久便醒過來了。當她清醒了以後，很忙迫地向着我耳邊輕輕說，「佛郎士！不要見怪！我本來想忍着，但實在忍不得了！」我安慰她，撫摩了她以後，仍舊同座，她還是很悲傷地看着我。

『但是那天晚上的一場高興，却落了個不歡而散。我們便早早還家，那爾希抱着我的臂，呼吸非常迫促，似乎在這黑暗的途中，要向我懺悔或告訴我什麼事又不能說的樣子。

『我安慰她，便說，「那爾希！剛才你昏迷了以後，想想了什麼事，為什麼要向我謝罪呢？我實在應該要向你賠個不是，因為我不該在你們婦女前講那樣駭人的事。」

『他搖頭，更緊緊地挨着我說，「不是的，佛郎士！你不要這樣說！我覺得錯了；實在是我錯了；因為你是個名醫，在我倆結婚以前，我沒有把我的性情告訴過你。我很怕你知道了我的短處，所以總是秘而不宣，但究竟被你知道了。佛郎士！我是個生來便膽小的東西，但我自身並未受過痛苦，可是一聽着別人哀哭，總覺抱無限的同情，似乎是天生成的，所以一見了人家身體受了痛苦，便駭得要死。從前我妹妹瘴疫的時候，一看見了醫生拿出來的小刀，便跑到後院子裏的糞桶間躲着，一直到了夜晚，才有人把我找着，拖了出來，但我已經駭了個半死。當你說我們那個不幸的老婦的時候，我便覺得自己忽然非常驚痛。」她站着不動，又呻吟了幾下，似乎又要昏迷的樣子。她催我走，並且喊道，「這事當真會實現於我身了，我知道，我十二分知道，痛苦還沒攻擊我的身體時，已經要駭死我了！」

『我兩臂抱着她的腰說，「但願沒有這樣的事！膽怯原是婦人的本色。你又何必自罵呢？婦人過分的勇

敢，並不是我所喜歡的。」

「她不回答，似乎以為我這話是故意說了安慰她的；她只說道，「佛郎士！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我的缺點，你還愛我麼？」

「「耶爾希！越發要愛你了，因為我知道了你的缺點，可以特別留心照顧你呢。」

「於是我們便到家了。

——「當我第二天午刻到餐室去的時候，耶爾希面帶着奇異的笑容，似乎很高興地迎了出來。

「我叫道，「你得到了什麼東西？在我們家裏有了什麼好事麼？」

「她說，「我沒有什麼。——我並不撒謊，那事你現在還不該知道呢。」

「我用手指賅她道：「把隱事祕藏着是不快樂的，難道你不知道麼？」

「「佛郎士！不是，過幾天後你統統都要知道的！我今天所以這樣高興，或者是因為你昨天饒恕我那樣多情的緣故。」

「「哈哈！你的大祕密昨天揭穿了，現在又有小祕密了，唉！你們女人呵！」

「她抱着我的頸子說，「不要強迫我說，橫豎不過只有幾天！」

「我笑道，「你或者已經知道我忍耐到什麼地步了！」

「她向我點頭，「自然，我也可憐你呢！」

——「幾天過去了，我總感覺着那時的愉快，我以為她的祕密，不久就可以公開了。不料某天正午我回到家裏的時候，耶爾希既不在房中，也不在餐室，外面也沒有見她。我便問婢女，她答道，「博士夫人不大舒服，睡在牀上，律師夫人正陪着她呢。」

。我趕快跑上樓到我們臥室中去，一進門，就看見克德夫人坐在耶爾希床邊，向我叫道，「博士，我們這個少年好勝的睡下了，我想你回來之後，她定可以早早就好的！」

「我說，「她膽小得什麼似的，你反說她好勝，這真是你的新發明了！」

「「博士！那也許是可能的事：你是讀過拉丁文的，難道不知道有句諺語，說天性是不能用大叉逐去的

麼？」

『「唔，還有什麼話呢？」

『「還有什麼話麼？」——耶爾希從床上伸着手向我，她抓着耶爾希的手說：「是的，你且等一下，我就要說的。」於是向我說道，「博士，你應該知道，這個年輕的生來便膽小的人，自從那晚在我家昏迷之後，便俄天上午——耶爾希！不是的麼？——背着她的業醫的丈夫，去安慰那個害劇病的老婦亨澤——最要緊的是要得她良人的歡心，把她生來的弱點加以根本的治療；不料那可憐的老婦，今日忽然得了暴病，她便嚇得發昏，那種治療法也無用了。她本來膽怯，卻偏要想治療，以數又得了病，至於怎樣用藝術和愛情去治療，那要你自己去看了。」

『「當她說話的時候我便坐到牀邊上；我看耶爾希像已經大哭過；臉像發熱的樣子。她把火熱的額放在我的手上，說，「佛郎士！像克德向你所說的，便是我的秘事的可悲的解決，我原來是要你喜歡的，現在卻叫你愁悶了。」

『我便設法安慰她，因爲她又要哭了。我說，「你到了危險地步，你的勇氣也算大了；再要增加勇氣，那便是你力所不能了。因爲你太愛我，所以我也越發愛你，但是我們以後不要再像那樣試探。今天且睡着莫動，明天就可讀拉丁文的大叉識了！」

『「耶爾希向我一笑，似乎感謝的樣子。

——『那句拉丁詩，我想是賀拉西做的，第二天我們兩人在園中散步時，她便已經讀熟而且能够背誦了。

『她說，「『用叉逐本性，本性旋復臨。』你看，現在我也能背誦了！」

『在此說笑之後，我便賠償她道失的爲愛情而用的辛苦；老婦亨澤終於死了，我另找了幾個不危險而需歡助的病人託付她，來練她的惻隱之心。不久她便矜誇而高興了。有一天，湯已經端在桌上後，她才進來，我說，「耶爾希！今天眞叫我老等你！」

『「是的，佛郎士。」她說話的聲音似乎有要事的樣子。「我正在講童話給三個病孩聽，講的是，布稜他諾的盧光與美妮的小腳，布累美的城內的樂工以及約林德和約林格的事實童話。」

『我說，「不要說了，我們吃飯罷！」我便抱着她

的臂入席了。

『耶爾希所用的新愛情工夫，對於我的治療法時有幫助，這是我不能諱言的。』

．　．　．

『三年過去了；好日子特別過得快，真不錯呵！耶爾希具有一種風格，時時顯露，嫵媚可愛，我每從冷淡無情的社會中回來，輒覺另有一番生命。

『像十月某日早上，天氣晴朗，我看見耶爾希在松樹間蹺來蹺去，她很勤快地把結在路上的秋蜘蛛網纏到捲疊着的小紅紙片上，我到她旁邊，她連頭都不抬，只是叫道，「佛郎士，請你走那條路罷！」或者她又請我不要加害於我們園中有穴的大蛙，她以為大蛙在那里想什麼心思，誰也不知道，何必去擾亂他呢！還有一事——我還沒有同她跳舞過；我從前雖然喜歡跳舞，但是當了醫生便不能不避免了；某日，城中舉行一公開的大跳舞會，我想，在那會中我們兩人是不可不到的。全城的婦女大都歡欣鼓舞，凡我們當醫生的人足跡所到的地方，看見桌上堆着白的或者發光的衣料如雲一般，我的診視，且屢次阻撓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梳粧檯上的閒話。——只有在我家裏不是那樣，我連一句關於梳粧的話都沒聽見過，最後我問道；「耶爾希！難道你還不開始梳粧麼？」

『「我麼？快得很呢！」

——『「我看見別的婦人要用許多錢，難道你不要麼？」

『「若是你給我，我也用得不多。」

『我拿了四個雙「李得利」幣，放在她前面桌上，她笑着拿起三個來還我，自己留下一個，說，「這已經夠了，你隨便我去用罷！」

『在跳舞的那晚上，她央求我道，「我親愛的佛郎士呵，你到下面你自己房間裏去穿衣服，好麼？」

『「耶爾希！你不要我兩人在一起麼？」

『「只一點鐘！」

——『但是一點鐘還沒到，她已經用手來敲門了。我叫道，「親愛的耶爾希！你進來罷！」她走到我前面，已經梳粧完畢了，我全不曾料到她竟這樣簡節。她穿的衣服是潔白，透明的料子做成的，極其樸素，領高至頸；頸上帶了一串珍珠，那是她久已死了的母親

遺留與她的唯一紀念物；腰間圍着一根緞花緞製的帶子，愈顯出她的姿態婀娜。她的頭髮像絲一樣，挽成個黃色的髻，幾乎把她那美麗的頭都扯向後面了。——若是你不把這算上，那以上所述便是她的全部裝飾。我看了她許久，她也溫柔地望着我，似乎要發問的樣子。

『我現在真不能自禁了，便雙手把她抱着，叫道，「你真漂亮，你在人間實在太漂亮了！可是——你這是跳舞的衣服麼？」』

『她笑道：「我不知道，現在只是這樣穿着罷了。既是你以為好看……」』

『我說，「不要說了，我是覺得很好，但不知道別的婦女要怎樣批評呢？」』

『這時我聽見車子來到屋前了，我們便乘着往俱樂部的大廳去。

『我們還沒有進去，忽然來了一個僕人在前廳上趕着我，因為我的老病人現在忽然中風了，很懇切地要我去看他——這真是當醫生的人普通的不幸事。我便即刻把我妻引入跳舞廳內先德大人那裏去，我們一進門，她已經點頭招呼了，她很高興地把耶爾希上下打量了一會，細語道，「你打扮得真特別，但是好極了！」她便讓耶爾希坐在她的旁邊，並且把她鄰近的女朋友介紹給耶爾希，那都是耶爾希未曾見過的。我要走了；我看見男的和女的都轉頭看着耶爾希，或者微微地指着她，忽然掌聲大作，更有許多人注視我那美麗的花仙；我用力同她握手之後，便向冷夜裏走出了。

——『我回到跳舞廳，時候已很晚了！——在巷後已聽着雞在叫——耶爾希飛迎出來很正經地問道，「死神是在頭上或腳下呢？」（按故事中時說人病危險則死神在腳端，否則在頭端。）

『我答道，「照着小說書的說法，死神是在頭端，那位老人家的病這次還不會有危險呢。耶爾希，你臉上一點也不紅，難道你沒有多跳舞麼？」

「完全沒有！」

「你說的什麼？——你為什麼不跳舞呢？」

「當你同死神周旋的時候，我是不願跳舞的！」當我們在休息時間內，在廳中徘徊的時候，她總是向我耳中細語道，「你知道我不喜歡跳舞麼？我曾經同一個十六歲的女郎跳舞過一次，但沒有同男人跳舞過，因為他

們跳得太重，要把我弄成病呢！」

「樂聲忽然開始，登時廳內又熱鬧起來，她叫道，「佛郎士！來，我們跳舞罷！這是秩序單上最後的一次，想必沒有人來爲難我了！」

「你不是不願同男子跳舞的麼？」

「阿！你怎樣說出這種話來，我實在是你的呀！」

「那願意同你跳舞被你拒絕了的人，這不要說話麼？」

——「管他什麼，我們跳舞罷！」

「於是我們便跳舞起來，這在我生平不過只是這一次罷了。翠士，你知道我從前是很愛跳舞的，並且自以爲不是不靈捷的；但是現在，我腳上好像生了翅膀，似乎有一種力量——跳舞的技術——由我的耶爾希倚在我身上；雖然如此——但我又時常怕握不住她，把她丟到空中去了。

「耶爾希輕輕地說道，「阿，真好！佛郎士，我要怎樣愛你才好呵！」

「凡此種種，都使我心醉神迷，自然而過，所以——這以下也是描寫她的爲人的——家政雖然由她主持，可是毫無形跡，像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也從未見過她怎樣料理家務；但是一切事物都好像得了她的命令，好像她吩咐道，「這角裏還有一堆渣滓，那里污了一塊，這里要來個女廚子，那里要去個女僕！」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好像童話中所說的，一個小孩在神仙國裏遊玩，這個蘋果喊他道，「我熟了，來摘我罷！」那個蘋果又道，「我更熟些呢！」——許多夫婦都苦於家事的不寧，但是我絕對沒有聽過那些事，然而——幸福的時間只是很短的，我再陸續向你講罷。

——「在我們結婚的第四年，五月某日晚上，我回家時，因診病太多，很疲倦了，爲了天氣清靜而溫和，我便先走到花園裏去，在這種天氣，這時刻我總是到那里去找她的；我走到松樹中的小路上，最後更到那去年秋天我們已經料到要佈滿紫羅蘭的草地；那些端正的花，在正午時雖然香得遍地；可是一近黃昏，就差不多香不見了，這里一無所有；四圍都不見耶爾希，我於是回轉來走向屋裏去，當我向樓上我們的房的兩個窗戶一看時，只見充滿了深濃的晚靄；但那里也是寂寞的，沒有人從窗戶內向下看我。

「我由不得走進去，並沒料到有怎樣驚愕的事故等着我。當我進去的時候，看見耶爾希在房中站着，似乎沒有注意我的樣子；我看她確是獃站着，左手下垂，右手橫着壓在胸前，若有所憂，同偶像一樣。晚間的紅霞由玻璃窗中射到她那灰色衣服的折皺上和她的面上，像變了相貌一般，因爲房中黑暗的緣故，她的側面便顯明地表露出來了。

「我看了她一會，覺得她的身子沒有動撣，輕輕地叫她道；「耶爾希！」

「她像說夢話似的答道，「叫我麼？我來了！」她那纖弱的四肢忽然發顫，像驚醒的樣子，用她一雙蒼白的手若有所思地揉擦眼睛。霎時間，跑到我的懷裏叫道，「唉，是你，佛郎士呵！」

「我問道，「剛才怎樣？」

——「究竟怎樣，我也不知道。——我以爲我在你旁邊，但實在不然，因爲你在叫我。——可是你看病勞發了，現在應該休息休息了！」

「她扯我到一個搖椅那兒去，當我坐下去的時候，她跑到我面前，伸手向我。我雖然疲倦，但也不至於到那步田地，連她那美麗的面容都不去欣賞；我拿着她的手，却都默默無語；只是她不住地釘視着我的眼睛，說也奇怪——我眞不好怎樣去形容——我被她那樣一看，覺憂鬱起來了；同時，我感受着一種甜蜜的驚愕，和以前夢中所見少女的像一樣。

「最後我說道：「耶爾希，你爲什麼這樣看我？」

「我看她抽搐起來，輕輕地問我道，「難道不許我看你麼？」

「「耶爾希！你的眼睛實在怕人！」

「她越發緊望着我，低說道，「你！」便忽然不言語了。

——「愛妻呵！甚麼呢？」

「「佛郎士，我們早已是那里相見過了的！」

「我的呼吸停止了，我只說道，「我們相見至今已有四年了，至於以前的事我可不知道。」

「她搖着她那美麗的頭道，「你不要尋開心，我是說正經話呢！我們相見不是在結婚的那年，還在以前以前呢——我也不記得了，或者只是在夢中；我還只是個半大的孩子呢。」

「我想起以前的事，便發顫了，但勉強支持着，慢慢地把她拉起到身旁說，「凡是和愛的夫妻都是這樣的；我也同你一樣，好像在我們身體未毀壞以前，我們的魂靈已互相往來了；這是個老信仰呢，耶爾希！」

「她不答應，只是兩臂緊緊地抱着我的頸子，把臉挨着我的臉；我想看她的眼睛，只是不能够。晚霞消了，星光已從這處透進窗子來了。最後她嘆息道，「佛郎士！」

——「是呀，做什麼？耶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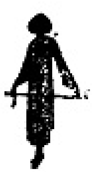
「佛郎士！把我抱緊，還要緊些！唉，我覺得好像有什麼從你懷中要扯我走的！」

「我緊摟着她，但她舉起頭來忍痛地笑道，「佛郎士，那是沒有用的，我們終久是要離別的！」

——「關於這種半幻境的情形，當我以後獨自在房裏的時候，便使我吃驚了；我急急地走來走去；我以為這非看書不能明白，於是向着還放了別種書籍的架上，拿各種的醫書，但多半翻都沒有翻，就放到原地方去了；我忽然覺得鼠鼠無主，覺像個初學的人一樣。我想起來了：我們還沒有小孩；在結婚的那年尾曾有過小產的事，她的身體便因而衰弱了——這或者是要生小孩的預兆罷！懷胎一事對於初養小孩的母親總是非常驚奇的。我至今還沒有看護過小孩；但是我預先已經知道：假使我以後永沒有小孩，就是伸着兩臂去求，也是徒然的事了。

「我自己鎮定着；一面觀察，一面問她；但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我相信她差不多不能懂我的意思呢。不久我也看出我這種希望是錯了；我注意她，覺的除她較易疲勞和對於她的丈夫更加溫柔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未完）



鳶飛魚躍

吳祖襄

一片淡月，從天窗裏射了下來，斜照在大廳上大門的屏額，「鳶飛魚躍」四個很秀麗而有很悲慘的歷史的大字，鬱鬱地射到我的眼裏。

「鳶兒飛了，魚兒躍了，一切都沒有了！啊！好冷落的莊嚴的大廳！」

大廳前面的荒地，在從前的時候，是三叔數年盡心經營的一塊美麗的花園，那低窪的蔓生着野草的坳地，本是一個小小的半月形的池塘，長不滿寸的小魚，在裏面浮着詩的生活。池塘的四周，還種着各樣的樹木和花草，在晨曦上來時，鳥兒們聚會着，開歡樂的談話會。

於是，風雅的三叔，在他死去的上年，乘着讀書的餘暇，在大廳上大門的屏額，題上了這四個秀雅的大字，意思想是讚美他心愛的這所美麗的花園裏的景物，決不是悼哀自己罷？

尊嚴的祖母，是常在酒後咕嚕着責罵兒媳們的，其實，我伯母，嬸母和伯叔們，並不以為這是一件可惡或討厭的事。因為，他們很知道自己的上人是應當畏懼而敬服的；何況在我嚴厲多忌的祖母呢？

晚飯以後，上房裏祖母和祖父安閒地對坐在方桌邊的櫈上。媳婦們洗一洗手，解了工作的圍裙，在廚房裏

偸偸地打笑一回，一個個走進上房，很當心地斂去了臉上的笑容，站在祖母的身邊。寬大的上房裏，除了祖父一二聲咳嗽以外，其餘都靜寂無聲，有時差不多連蟲蚤的爬跳聲，都可隱約聽到！媳婦們中，最膽大而最淘氣的，要算三嬸了。當她的腿站酸了時，就在地上偸偸地蹲一回，以休息她長時間站着的腿的疲勞，精明的祖母，常斜過眼來，含胡的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三嬸，膽大的三嬸，就連忙站了起來，一動也不動的恢復以前的狀態。

她們在站着時，唯一的渴望，是慈愛的祖父的一聲『你們現在去罷！』有時，她們所渴望的這一聲，竟從祖父的口裏喊了出來，於是，大伯母到自己的房裏，把睡着蘭弟的搖籃，移近棉車，嗚——嗚——嗚——的棉車聲，奏合動聽的安眠的歌曲。母親也到自己的房裏來，替我上一遍三字經，又趕快拿出小筐，勤快的做着父親的鞋子。三嬸呢，伸一伸腰，吐一口氣，踮手踮脚的走到三叔的書房裏，噗的！把專心攻讀的三叔嚇了一跳。或者到母親房裏來，摟着我親吻，有時就躺在床上，用她嬌柔的嗓子，唱起嫋嫋的小曲來。

學塾的考期到了。三叔這兩天忙得眞利害！在他走遍了各家，完畢了辭行的手續的那晚，他在他心愛的花園裏走了一趟，就到上房裏來。今日的上房，可不比平日的岑寂：老祖父一長一短的背書似的敎訓着三叔，三叔連連的點勳着頭，喏喏的答應着。今天三嬸似乎也不比平日的高興，站在祖母身邊，活像一個泥塑的女菩薩。威嚴的祖母，大約也感到離別的悲哀，當她一口一口的喝完了幾大杯酒以後，她睜着迫人的醉眼，喊着三嬸說，『翦兒，替我再上一滿兒酒來。』無興致的三嬸，懶懶地接了酒杯，走出房門，一回兒又回到房裏。

『哼！眞個上了一滿兒，好聰明的耳朶！』祖母在杯裏望了一望，沉沉的臉上，露出可怕的假笑來。

『母親原諒了她罷！翦兒原是心直的孩子，那里想得那般周到？』三叔說時，帶着哀求而畏怯的笑容，表示他正同威嚴的酒後的祖母說話。

三叔原不敢說這一類冒險的話，然而他想，在今晚這特殊的離別之夕，總可得祖母的寬恕的。

好威嚴而暴厲的祖母，爲着三叔這一句不大重要的話，沉沉的臉上，變得像一個母夜叉，口唇兒連連的顫

動着，兩隻手好似舂米的杵棒，交加着打到自己的心部。

三叔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連忙跪到祖母的跟前，緊緊地捧住了祖母的雙手。同時三嬸也倒了茶來，和三叔跪在一塊，連喚着：『婆婆，用茶！……』但是祖母睬也不睬，只狠狠的望了三叔一眼，就轉過身來，睡到床邊的椅上去了。三叔和三嬸對着空的椅子，不覺流下淚來。

『想開些罷！兒子也不久就遠離了！何苦過於固執呢？』祖父見鬧得不成事了，於是毅然的說了這幾句勸慰的話。

『哼！你也是我的男人呀！怎麼你就不替我說句話呢？』祖母坐起來，氣憤的說着，一回重又睡下去。

祖父的勸慰，以及兒媳的哀求，都不能消去祖母的憤怒；於是，三叔失望了。回到自己的房裏，緊緊地握着三嬸的手，號咷大哭起來。

第二天早晨，三嬸在美麗的花園裏一棵桂花樹上，發現了三叔自縊的屍身。因為讀書知禮的三叔，深感着受不住將來忤逆不孝的毀罵，所以把暫時的離別改作永別啦！

三嬸並沒有哀泣，當她見了那染着紫血跡而可怕的屍身。她輕輕地把他解下，放在枯黃的花草叢中。自己就用同一的帶，在同一的樹枝上，和三叔到同一的地方去了！

當年邁的老祖父到花園中散步的時候，看見三叔和三嬸的屍身，可憐的祖父，那里受得這樣慘事的打擊，早就昏倒在地了！

涼風颼颼地吹來，妍艷的桂花的殘英，層層的鋪在三叔身上。每早花園的樹叢中鳥兒們的歡樂的談話會，今天改作了傷心的追悼會；追悼這一雙慘死的美眷。

莊麗的大廳上，放了兩口黑漆的棺木，正對着大門的屏額上『鳶飛魚躍』四個大字。

一陣哀哭的聲裏，並沒有祖母的嗚咽。祖母麼？瞧在床上泛着眼望帳子的頂兒嘆氣呢！

床前坐着一個人，她是西邊福林庵裏的尼姑，是祖母的契好朋友。

『奶奶，你的身子要緊，別太憂鬱了！』那禿頭的尼姑說：『其實這也並不是奶奶的罪過，氣數到了，這

些不如意的事也便隨着來了。阿呀呀！阿彌陀佛！那大廳門上的屏額，幾時又加上了幾個字？有沒有擇吉開寫？那屏額關係一家的興衰，可不能隨意寫着頑的？』

可憐的祖父，哭喪着臉踹躅地進來，聽到那尼姑的話，嘆了一口長氣說，『那屏額上的大字，是我亡了的三兒寫的，是「鳶飛魚躍」四個字。他們年青的孩子，——』祖父似乎沒有說話的能力了，但他嗐了一口氣，又掙扎着繼續說下去，『——那里知道擇什麼吉日？我那日見了這四個不吉利的字，心裏就不大歡喜，誰知竟應在今天呢？』祖父和那尼姑說完了話，喘了一回氣，又喟然嘆道，『唉！不料我三聲（註）俱全之家，竟一敗如此！』

三叔死後，花園冷落了！每在晨曦初上時鬧有趣的談話會的小鳥們，都漸漸地飛到旁的風雅人的園裏去了。池塘裏的水涸了，亂雜的泥石，塞滿了池塘，野草們，蔓延的生長着。大廳門上的屏額上，空留下了『鳶飛魚躍』四個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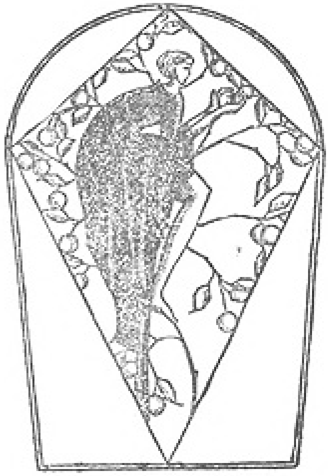
『唉！鳶兒飛了！魚兒躍了！』一切都沒有了！好冷落的莊麗的大廳！』

（註）三聲，指讀書聲，機軋聲，和小孩子的哭聲，我家以三聲俱全為興旺之家。

別後

是園

白天裏有溫和的陽光，
照着我的窗頭；
深夜中有清涼的月色，
映在我的窗上，
我終究不應覺到孤寂，
但是着了陰天和雨夜，
什麼是我的伴侶來安慰我呢？



銳劇特一撮毛

泊拉特著
孔山宗譯

一

從前有一位王后，她有一個兒子，生得那麼醜，樣樣那麼壞，人們都懷疑好久，不知道他的形象真是人形不是。一位仙女在他出世的時候到了，說他將有很好的智慧。同時她接着又說，這孩子藉着她要贈他的禮物，能把他所有的智慧贈給他所最愛的人。

這些話稍稍安慰了可憐的王后，因為她異常苦惱，為了她有這般醜的孩子。

的確，這孩子剛會說話的時候，便說出一千句的聰明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這樣伶俐，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

我忘記說了，在他初出世的時候，頭上便有一小撮毛，因此人們叫他做銳劇特一撮毛，因為他姓銳劇特。

大約在七八年之後，相近一個王國的王后生了兩個女兒。大的比白天還美麗，王后這樣十分的歡喜，她怕為了她的極大的快樂，某種災禍要降臨到她的身上。

在銳劇特一撮毛生時到了的那位仙女，在這兩個女孩生時她也到了。她要阻止王后的快樂，便告訴她道，這個小小的公主將沒有智慧，她美到什麼程度，她便笨到什麼程度。

王后非常不歡喜聽這話；但是幾分鐘之後，她便有

了更大的悲愁，小些的公主證明了是非常的醜。

『不要太自煩惱了，王后，』仙女說：『你的女兒在別的方面將補償這點，她將有偉大的智慧的天稟，使沒人注意她這麼的醜。』

『願上天賜福這樣，』王后答道；『但是沒有法子多給一點智慧，給我的這樣美麗的大女兒麼？』

『關於她的智慧我是無能爲力，』仙女向王后說，『但是在美的方面我什麼都做能，無論如何，因爲我願盡力安慰你，我將贈給她這樣能力，她能夠將她的美贈給任何使她歡喜的男子或女人。』

這兩位公主長大的時候，她們的天資都變得越發完全，到處都談論着大公主的美與小公主的聰明。

這是實在的，她們越長大，她們的缺點便也變得越大了，小公主一天變比一天醜，大公主一分鐘變比一分鐘笨，她不是不答人家的話，便是說愚蠢的話，並且，她是這樣愚蠢，她甚至於不能放四塊瓷磚在火爐架上不打碎一塊，不能喝一杯水不潑半杯在她衣服上。

雖說美是青年人的一個大利益，但是在交際場中，小公主幾乎常常受到贊賞。

起初，每人都走到這位較美貌的姊姊的身邊，審視她，嘆賞她，但是不久他們離開她，到聰明的妹妹那里去了，聽她的許多快活的諧趣的話，人們都大大的驚奇，看見不到一刻鐘姊姊的身邊沒有一個人，而全體都圍繞着妹妹。

姊姊雖然很笨，不久便明白這點了，她十分願意用她所有的美麗換一半如她妹妹的智慧，王后因爲她自己聰明，自然便不能不爲了她這樣蠢笨而詰責她，這使可憐的小小的公主幾乎悲哀死了。

二

一天，她自己走進林中哭她的大大的不幸，她看見向她走來了一個小小的男子，而貌非常的醜而且憐，但是穿得很堂皇。

這便是年青王子銳劇特一撮毛，他自從看見那傳遍世界的她的肖像便鍾情於她了，因此他離開他父親的王國，希望能得着見她與同她說話的快樂。

他很歡喜，遇見她這般獨自的在那里，便帶着那種人所能想望的尊敬與謙遜向她說話，那時他注意到她的

容貌很憂愁」，便向她道：「我不能明白，小姐，像你這樣美貌的人，怎能如你所顯出的這樣的不快活；因爲，我雖然能自誇我見過很多很多的俊美的人，我敢實實在在的說，我從沒有看見過一位美貌如你的。」

「你這樣說是很好意的，先生，」公主答道，便在那里站住了。

銳蒯特一撮毛接續着說，「美是如此大的一件恩賜，他的價値應當等於其他的一切。一個人有了美的時候，我看沒有東西能有力量使他苦惱的。」

「我寧願，」公主說，「像你一樣的醜而有智慧，不願保有我所有的美，不願像我這樣的愚笨。」

「小姐，智慧的最大證明，便是相信我們沒得到智慧。這是那種天賦的性質，我們智慧有的越多，我們便越覺得我們沒有。」

「我不知道那是怎樣樣，」公主說，「但是我很知道我是非常愚笨，而且那便是正在使我悲哀的原因。」

「倘若那便是苦惱你的一切，小姐，」銳蒯特說，「我能容容易易的止住你一切的悲哀。」

「你怎樣辦呢？」公主說。

「我有能力，小姐，」銳蒯特一撮毛答道，「把一個人所能有的那麼多的智慧，給我所最愛的人。比如小姐你便是那一位，那麼你可以有這智慧的總量與否，便只看你自己，你只要願嫁我便得了。」

公主這樣驚異，她目瞪口呆不能作一語。

「我知道，」銳蒯特一撮毛說，「這個計策給你一個打擊，而且我並不驚異。但是我要給你一整年的功夫細細去想。」

公主祇有這樣很少的智慧，同時又熱望要有很多，她便承認他對於她的提議，而且以爲年終是永不會到的。她剛允許銳蒯特一撮毛，她願在十二個月以後的今日嫁他，她便覺得自己完全是另一個人了。

她覺得她能這麼容易的說她所要說的話，她幾乎不相信她的耳朵；並能說得有意思而且自然。當時就在那里，她和銳蒯特一撮毛歡暢的談起來，她接續續得這麼合適，這麼漂亮，銳蒯特一撮毛想道，他給她的智慧比他自己所保存的多了。

她回到王宮的時候，全宮廷對於這麼迅速而且非常的改變，都是莫明其妙。現在她所說的聰明伶俐的話之

多，和她先前所說的愚笨的話一樣。

全宮廷的快樂不是我所能描述的。只有她妹妹不大歡喜。因爲她在好天分上既然不能佔她姊姊的優勢，她便好像非常可憐的人在她姊姊的身邊。

王上現在也以她的謀畫做指導，有時甚至於在她的房屋裏開他的會議。這大改變的消息不久傳到國外了，四周各國的青年王子都盡力去博得她的愛情，幾乎沒有一個不向她求婚的。但是她沒有看見他們中有一位有十足的智慧使她歡喜的，他們每人所說的一切她都聽了，却總沒有和一個人訂婚。

三

最後來到王宮的有一位王子，這麼有勢，有錢，這麼聰明，俊秀，她不能自禁要十分欣喜的聽他所要說的一切話。她的父親注意到這點，便告訴她說，他給她充分的自由選擇丈夫，她只要把願嫁的人通知他。

我們越有智慧，我們便覺得越難決定關於這樣的事；因此她商酌了父親之後，便請求他給她些時間讓她細細推想。

偶然，她走進她先前會錢劉特一撮毛的森林裏去散步，因爲要更安靜的想想她要怎麼做。

她正在走的時候，深深的思索，她聽見在她的脚下有一陣笨重的聲音，好像許多人正在跑來跑去，非常忙碌似的。

她更細心的聽，便聽見有一位說：「把那個醬鍋拿給我；」又一位說，「放把柴在火上。」

同時地便開了，她看見在她脚下顯現的好像是個大廚房，滿是廚子，和爲預備大筵席用的各樣僕人。從那里出來一隊二三十個廚子，往森林中的一塊空場，環着一張很長的桌子坐下。於是，每人手中拿着一根麵杖，毛皮帽子的後尾盖在耳朵上，努力的工作，用那正在唱着的歌的字句，正確的指示時間的進行。

公主驚奇着這光景，便問他們爲誰工作。

「爲錢劉特一撮毛，小姐，」他們中的首領說。

公主比先前更驚奇了，當她立刻想起現在離她允許嫁錢劉特一撮毛的那天整十二個月。她幾幾乎目瞪口呆了。她所以忘記她的允諾的緣故，就是當她允諾他的時候，她是一個非常愚蠢的人；但是當她因錢劉特一撮毛

所給她的智慧而變得聰明的時候，便把她的所有愚蠢的思想都忘記了。

她在散步時的另外的三十步還沒走，這時銳蒯特一撮毛站在她的面前，穿的很華麗，好像一位就要結婚的王子。

『小姐，你看，』他說，『我不食言，就在這時到了。我相信你是到此地來守你的約，並且將你的手交給我，使我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明白的向你說，』公主答道，『我還沒有決定這件事，而且我相信我將永不會如你所願的做。』

『你驚嚇我，小姐，』銳蒯特一撮毛說。

『我確信我驚嚇你，』公主說；『實在，倘若我是和一個愚人，或一個沒有智慧的人交涉，我便要覺得自己非常困苦。「一個公主是為她的話所限制的，」他將向我說，「你一定要嫁我，因為你允許這樣的。」但是我對着說話的人，乃是世界上一切人中的一位大有智慧的人，我相信，他將聽從有道理的話的。你知道在我如同愚人的時候，我還不能決意嫁你，那麼，現在我有了你所給我的大智慧，使我比先前更不容易喜悅了，你怎能希望我今日走我那時所不能走的一步呢？倘若你是這麼決意的要娶我，那麼，你去掉我的愚蠢，使我比那時看得更清楚，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

『倘若一個沒有智慧的人，』銳蒯特一撮毛答道，『有權利詰責你，因為你食言，如你正和我說的，那麼，小姐，你為什麼不願意我同樣的做，這關係我生活全部的事？有智慧的人比沒有智慧的人的地位應當更壞，這算公道麼？你有這樣大智慧的人，你這樣拚命的要智慧的人，你能這樣說麼？但是我們歸到本題罷，我請求你，除掉我的醜陋不論，我還有什麼不使你喜悅的麼？你不歡喜我的家世，我的智慧，我的性情，或是我的態度麼？』

『一點都不是，』公主答道；『你所說的四項，都是我所讚賞你的。』

『若是這樣，』銳蒯特一撮毛答道，『我便立刻可以快活了，因為你有使我變成人間最俊美者的能力。』

『那怎麼能夠呢？』公主問道。

『能夠，』銳蒯特一撮毛說，『只要你那般愛我，願意那樣便得了。你可以相信這件事，小姐，你知道，

同是一位神仙，在我的生日贈我以給智慧與我喜歡的人的能力，她也曾贈你以給美與你所愛的人的能力。」

「若是這樣，」公主說，「我誠心誠意的願你變成世界上最俊美最可愛的王子，我盡我的能力贈你這件禮物。」

公主剛說了這幾句話，鍰劍特一撮毛在她的眼前顯得好像是世界上最俊美的男子，並且是她第一次看見的最可愛的人。

有些人說，這不是神仙的邪術做成這種改變，乃是愛情本身做的。他們說，公主看見她的愛人是何等的忍耐，何等的老成，心意是何等的良善，便不復看見他身體的古怪的形狀或是他的面龐的醜陋。他的駝背在她看來，只是一位耍笑的人的鞠躬。她不像先前注意他是怎樣的跛得難看，她只看見他的那種使她魂消的媚態。他們又說，他的眼是斜視的，但是在她看來便因此愈加明耀了；他的睨視的狡僞，經過她的眼中便成爲他的無量的愛情的表徵；最後他們又說，他的大紅鼻子，在她的心中却以爲那裏面有種武勇英偉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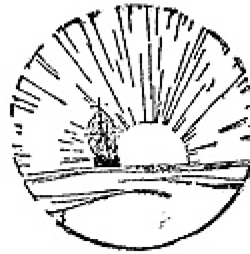
無論如何，公主立刻允許嫁他，倘若他能得到她父王的同意。

王上知道他的女兒很敬重鍰劍特一撮毛，他也知道他是一位很聰明伶俐的王子，便歡天喜地的承認他爲他的女婿。

次日婚禮便舉行了，如同鍰劍特一撮毛所先見的，而且按照他多時以前所定的秩序辦的。

希望





婚姻的禁條

伯冕

格拉漢法官(Judge Thomas F. Graham)，管理舊金山法庭離婚事件，近二十年，經他批准的離婚案件，已有一千多起，和解的還不止此數。他曾經將他二十年的經驗與精密的考察，定男女的禁條各十條。此項禁條雖然爲美國人而設，然於他國人也很是有用的。

女子婚嫁的禁條

(一)不可嫁不讀報紙的青年；因爲他們除了自己外，幾乎沒有對於別種事體的興趣。

(二)不可嫁爲金錢而賭博的青年，因爲他投機的嗜好將在任何嗜好或戀愛之上。

(三)不可嫁自己說沒有惡習慣的青年，因爲此等人大多數都有比烟酒更壞的嗜好。

(四)不可嫁被你父母驅逐的青年，除了他們是天下最不通情理的父母外。私逃中百分的六十五都得離婚的結果。

(五)不可嫁自誇不曉兒戲的青年，因爲他們定屬自私而且不可信任。

(六)不可因爲這人是一個極好的跳舞家而嫁他，因爲善舞者的頭腦多中空無物。

(七)不可嫁憎惡家犬的青年，因爲此等人不是暴虐，便屬自私。

(八)不可嫁背人飲酒的青年，因爲你將來或者要受他欺騙。

(九)不可嫁對你父母或尊長譏諷取笑的青年，因爲將來你年齡增長時，他也將譏諷取笑你。

(十)在你未有充分學識時，決不可出嫁。十六歲的新娘多作十七歲的不幸者。

男子婚娶的禁條

(一)不可娶一有白皙的兩手而她母親的手却因工作而粗糙的少女。她決不能成爲你的賢內助。

(二)不可娶不肯安居家中，每夜必一往娛樂場所而後快的少女。她決非理家之才。

(三)不可娶滿桌堆積從前戀人像片的少女，因爲她一定會把你都棄掉。

(四)不可娶自慚其父母而拒不使你見面的女子，因爲她決不是你所需的女子。

(五)不可娶只知服飾的女子，因爲她必將使你破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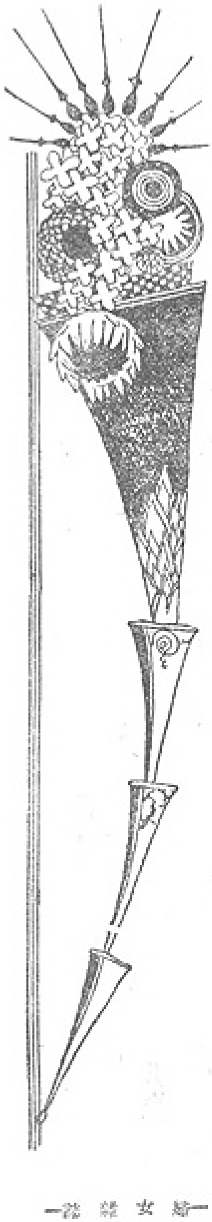
(六)不可娶不顧你的財力而任意揮霍的女子，因爲結婚以後她將置你的經濟狀況於不顧。

(七)不可娶故意作怪異裝飾的女子，因爲她不但將使你受辱，且將喪失你的愛情。

(八)不可娶隨意接吻者，因爲她將爲你後日之累。

(九)不可娶與你年齡相差過大的女子，因爲日後必無好結果。

(十)不可娶不愛小孩的女子，因爲無兒童的家庭，除極少的例外都缺少充分的樂趣。



生物界的親善

幼雄

緒言

在自然界中生活的方法，不外三種，就是獨立，寄生和共棲。大多數的生物是營獨立生活的。但因爲食物的數量有限而生物的蕃殖無限，於是生物與生物之間遂起極激烈的生存競爭；爲了求食，便不能不去操作，且也有操作十分勤勞仍不能得到滿足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的。只有寄生蟲，他們却可以安全生活，不勞而食，他們專靠掠取別個生物的滋養料以爲己食，可惜壽命不能久長，因爲取之過度，那生物一死，自己也不能獨存了。

但是寄生生活與獨立生活之間並無明顯的界限，儘有一種寄生狀態，說他是寄生生活，無寧說是獨立生活更爲恰當的。又有二種異類的生活，常互相接合而營生活，很似於寄生生活，但一方雖得利益，而他方仍不受損，因其不受損，所以也可說他並非寄生。原來寄生生活四字的正當解釋，必須是寄生者與被寄生者之間，成立加害與被害的關係。反之若一方受益而他方無損，只能說是片面利益的共棲；又如兩方相互交換利益，共營安全的生活，則可說是互有利益的共棲，都不是寄生生活。

因此之故，我們對於聯合共棲的二種異類生物，並不互相累墜，反而雙方或一方得到好處而兩者常在和合的狀態的，可以稱為共棲。不過共棲中既有片面利益的共棲，實與寄生生活相差不遠，所以在共棲與寄生之間，也並不分明確的境界。

今有兩種種類相似的動物，或習性相同的動物，同在一起而營生活，我們原不覺得十分奇異，但各有二種生物，狀態全然不同，習性又復各別，他們若是保持着親密友愛的關係，共同生活，那時我們就不能不注意他們相互交換的是什麼利益，以期說明他們所以如此的理由了。

這種現象之中，也有已為一般人所深知的，又有經特別研究才得發見的；現在我們雖不能一一詳述，但就顯著的關係和最近的事實約略講講，倒也是一樁很有興味的事情。

異類動物間的互利共棲

一，象與麒麟　曾有往亞非利加內地探險的學者，據他們說，亞非利加內地的象和麒麟常是共同棲息而生活的。麒麟背高，又有極長的項頸，所以能在高處瞭望遠方，加以聽力亦極發達，雖極低的音聲，也能聽得，若有危害到來，往往能藉聲音而預先發察。只有嗅覺却非常遲鈍。至於象，雖保有很大的耳殼，可是聽覺比麒麟劣得多。原來聽覺並不關於耳殼的大小。譬如人類，當聽遠方的聲音時，往往能用手遮住耳殼，摹做有大耳殼的樣子，但也並不見得有十分效果。所以象的耳殼雖大，聽覺却並不發達。但講到嗅覺，却要比麒麟發達的多了。他能用嗅覺察覺危險，正和麒麟的能用聽覺有同樣功用。所以這兩種各異動物的共同棲息，把他們的利益互相交換，以一方之所長，補他方之所短，因成為親愛之友朋，得安全的生活，而在亞非利加內地遷移往來，可不憂危險了。

二，膃肭獸與鳥　膃肭獸與鳥類也有共棲的。鳥有兩種，都與膃肭獸有往。庫頁島中之海豹島東面，有著名的膃肭獸蕃殖場。同地方又有海鳥及鵜鳥多數棲息其間。海鳥每當五月末便集於此島，產卵育雛，到八月下旬，即又

飛去・當這海鳥成羣安靜之時膃肭獸亦十分安心，若有敵人接近，那海鳥羣便因恐慌，大起騷擾，於是全羣膃肭獸也知所戒備，牝獸和她的幼兒都陸續擠入海中去了・可知此鳥能爲膃肭獸預報危險・這是一種利益・又多數的海鷗棲息此處，對於膃肭獸也甚爲有益・原來膃肭獸生了幼兒，不知把臍帶弄斷，常和母獸連着・但這時若爲海鷗所見，卽便飛下，一同啄食，因此海鷗簡直可說是膃肭獸的收生婆・不過海鷗又往往要啄食海鳥的卵，阻礙其蕃殖，所以在兩種鳥類之間並無共棲的理由，但對於膃肭獸，這兩種鳥類，都是他的恩人呢・

三，犀鳥與犀　在別種獸類，尙有這樣的共棲的・就是住在亞非利加洲的犀鳥和犀的關係・這個犀鳥也是一種鷲鳥，嘴紅，頭尾都灰褐色，胸部灰色・翼翅黑色，腹部略帶黃綠色・大小也和鷲鳥相差無幾・往往六隻或七八隻成羣而飛・他們最喜歡停在犀牛體上・這因爲大的犀牛的身體，常有許多的壁蝨類和其他小蟲攢集其上・最爲犀鳥所愛食，所以如此・同時犀牛也因爲犀鳥能够替他驅除蟲蝨，所以也十分歡迎・但鳥類嗅覺不發達的居多，犀鳥也是這般・而且他們住在食物這樣豐富的犀牛頭上或脊毛中間啄食蟲類，又往往因安樂而忘却一切，很不容易感到危害的接近・好在犀牛的嗅覺却十分發達，他能從嗅覺感知危險，於是這些小鳥也知注意了・

四，鱷魚和鱷鳥　這更其是有興味的事情，早有人注意・鱷魚的種類有三種，一種是產於印度的，一種是產於日本及北美的，還有一種產於亞非利加，就是這里所要述的尼羅鱷魚・這鱷魚出水以後把身橫在河邊的砂上，便有許多小鳥飛集・有的停在鱷魚的頭上，有的竟走進張開着的鱷魚口中・這些小鳥卽名爲鱷鳥，是千鳥一類的東西・形狀不一，其中分爲二類，一種頭黑，胸有黑色的橫線，一種左右兩翼長而尖銳，高高突起，都喜歡入鱷魚之口・

鱷魚和鱷鳥的關係，在二千年前海羅特太斯旣經說及，近來更有許多人加以考察・但普通人都以爲沒有這事，不大相信・及最近約翰可克旅行非洲內地，才知昔人的觀察，實在不誤・他還想冒着危險再作詳細的觀察・他已把他所觀察而知的事情報告有名的鳥學雜誌"Ibis"了・

這類鱷魚的口中常有許多的水蛭叮着・齒牙之間又有碎肉片等等嵌着・鱷魚出水而至河岸張開大口時・鱷鳥便

立即進去，啄食可在口中之水蛭，和嵌在齒縫的肉片，這於鱷魚自然是非常快意，正和我們飯後用牙籤剔除齒縫一般有趣。所以他並不咬死小鳥。據可克的觀察，有時鱷魚在小鳥居口中時也會閉口，不過再張開來一看，小鳥依然無恙。亞逆姆說這因鱷鳥左右兩翼有尖銳的長翅，當鱷魚把口緊閉時，他就把這長翅頂刺其口，使其再開。但鱷魚因為他們替他除害，所以無意加害。此鳥既然如此，受豢養於鱷魚，過這樣奇妙的生活，但同時他們也就是鱷魚的防護者。一有危險，他們便用力啄在鱷魚身上，以至鼻孔旁邊，這時鱷魚知有危險，立即沒入水中，鱷鳥也向空高飛，兩者便得同免於危難了。

五，寄居蟲與海葵　這是動物界中最有名的共棲現象之一。在日本海也常被網取的。有一種的海葵是常附生在寄居蟲所棲息的螺殼上的。原來海葵自身不能急速行動，必須靠寄居蟲的匍行，時時變換地方，才能多得求食的機會。同時在寄居蟲一方也有二種利益，一是可以獲得海葵所吃剩的殘物，一是海葵一類動物，與水母同樣，具有毒棘胞，能夠螫刺，別的動物怕他的螫刺，不敢走近，於是寄居蟲也受到保護了。這二種動物真可說是能夠變換利益，以度安全的生活的。還有一件更可證明的事實，為奈波里水族館所發見。他們的實驗是把附有海葵的寄居蟲放在章魚的水槽中。章魚本來愛食蝦蟹一類的動物，一見寄居蟲，便向前攫住，正待吞食，誰知海葵的螫刺突然發射了，嚇得章魚縮身不及，以後就永不敢再攻擊寄居蟲了。又把他放在別一個水槽中，情形正和先前一般。在巨大的動物，這些相互的防禦，和保護，只是比較的而非絕對的，不過正在演進而至於合作的程度罷了。合作一事對於他們確是適於生存的目的的。

動植物間的共棲

上面所述是兩種異動物間的共棲現象，但在動物與植物之間也有能夠交換利益互相共棲的。

六，蟻與蚜蟲　蟻與蚜蟲的關係已為普通人所深知，無詳述的必要。他們確是最密切的。蟲類以吸植物的液汁

而生活的，不在少數。尤其是集於薔薇，菊的嫩芽，梅等之蚜蟲更為顯著。因為蚜蟲的吸取花汁，植物所受的害處原也不小，但有時也有間接對於植物有益的。因為蚜蟲吸出甘味的花汁，花汁又為蟻所愛食，蟻能驅除他種害蟲，於是植物便可以免他種蟲類如毛蟲一類的害處了。

七，蟻與櫻　蟻與櫻亦極密切。櫻有許多種類，其中一類名為山櫻，葉邊及葉柄的上端生有蜜腺，不絕地分泌甜汁，在初夏尤盛。蟻在這時便麕集其上，葉片因之得以免除毛蟲之害；但既由夏而秋，葉之作用停止，蜜汁不再分泌，於是蟻也棄此而去，葉便要飽飼毛蟲了。

八，蟻與梧桐　蟻與梧桐之間，也有和前例一般的關係。梧桐的葉脈葉柄裏面，有淡紅色的部分。在這部分，紅色細胞排列着而分泌甜汁。因此，蟻類往往集於此處，吸取蜜汁，同時毛蟲一類就不敢走近，葉可以免掉損害了。

九，蟻栖樹　蟻與植物間的關係，最奇異的，是巴西地方叢林中所產蟻栖樹的樹木。這樹，其莖中空，橫又區劃為若干層，以便使蟻棲息。葉柄的發生處有褐色的毛。上面生着卵狀形的小體，含有蛋白質和脂肪，穆勒稱他為『粒體』。這是蟻所最愛的食物。因為有這樣好的住宅，和這樣好的食料，若有他種蟲類近來自然出力防禦了。

熱帶是蟻最多的地方。種類很多，其中也有幾種有害的蟻類，或則害花，或則侵入木材之中，破壞木質。更有一種稱為『切葉蟻』的，往往把植物之葉盡數嚙斷，致植物立即枯死。但是蟻巢樹的葉却絲毫不受損害，正因為有蟻防護之故，我們不能不嘆自然界的神祕了。

十，蟻巢樹的又一種　這也是極奇異的現象，這樹有空心的刺給蟻棲息。蟻的食物也是葉上的蜜腺和在葉尖的小體。因為這小體富於蛋白質和脂肪，對於蟻為非常良好的食物。人若觸着這樹，便有許多蟻從刺中出來，所以這樹也不至於受切葉蟻之害。

如上所述蟻與植物的關係這樣密切，所以這類的植物通稱為蟻植物。這個新名詞，是著名的辛貝爾到南美巴西

地方觀察以後，把他的研究在一八八八年著書出版，其中開始用的。但是近來也有學者說蟻與植物的關係並沒有這般密切。想否認蟻植物這名字的意義。但從上例而言，却不能否定了。

十一，壁蝨與植物　這個關係也很奇妙，尤其是樟樹與壁蝨之間更可注意。試拿樟樹之葉，仔細觀察，常見其葉脈分岔的地方有特殊的小囊。小囊開有小孔，內部恰似中空的一所小小房宅。這室中就是壁蝨的幼蟲所棲息。特名為壁蝨室。有壁蝨的植物除樟樹以外，尚有多種。他們的關係就倫特斯脫萊姆的研究可以知之。據倫氏的意見，以為植物供給壁蝨以安全的住家，而且從這住家爬到葉面，可以得到微小的生物，以作食料。在壁蝨自然最為合算。但同時植物也係着壁蝨可以不受自己的葉面寄生微小的隱花植物，而妨礙胞子等的發生。所以兩者都是能够交換利益的。

動物與水藻的共棲

這裏要把動物和水藻的共棲特地說一說，因為他們往往有連在一起，造成複合體的。即如植物在動物的體內而共同生活，豈非很奇妙的事情？不過他們實也在互相交換利益的。至所以能有此種情形，則因他們的營養狀態，動物與植物完全不同之故。照普通說，動物攝取有機物質為自己的養料，植物則攝取無機物質在體內變化使成為有機。這是向來分別動植物的要點。但在今日為便利計，加以區別，倒也可以，若要應用這一點區別動植物，實在不能了。總之動物與植物之間因普通的營養方法各異之故，兩者共同生活是沒有不可的。

明白了這層，可知下等植物頗可以進入動物的體內，造成一種的複合體。而這種下等動物，又大概都屬於水藻一類。水藻的形狀很為簡單，由於圓而小的細胞而成。其中有藍色素，專營「炭素同化作用」。所以這種綠色的水藻，入於某種動物的體內，完成他自己的生活以後，同時對於其所居住的動物也發生密切的關係了。

十二，下等動植物間的共棲　在扁形動物的裏面，有所謂極小之蟲，身體只有半糎至一糎之長。日本淺海中也

有，從海藻之間也可以採取，形狀大概成紡錘形，腹部凹進，全體綠色，這個綠色就因爲他的皮膚下面含着多數的水藻之故，用顯微鏡就可以看出來。

歐洲北部的海岸也有這種小蟲。近來基白爾和甘白爾都對於他們的共棲關係有所研究報告。當此蟲之卵孵化時，海水中的水藻便聚集攏來，攢入體內發生起來；此蟲本來無綠色的細胞，試把卵離去水藻，加以培養，必成爲無色之蟲。水藻一入蟲的組織以內，因其炭素同化作用的結果，而造成砂糖，排出於細胞外面，即成爲蟲的食料。而蟲的含有淡氣的排泄物則不出體外，便爲水藻所吸收。

有一種細小動物，名爲水螅，常附生於池水中的浮草，人目可以看到，這是屬於動物學上腔腸動物一類，其形狀大體細長，在一端生有許多的觸手，而以他端着生於浮草，觸手合一之處開有小口，其內部即所謂腔腸，全體的形狀，有如囊袋，食物由口而入，不消化物仍由口而出，大凡沒有肛門的動物都是這般用口代替的。在水螅種類中有一種是綠色的，這也因爲體內含着水藻之故，他們也有共棲的關係，水藻受保護於水螅，水螅則由水藻受取幾分的滋養品，近頃哈地氏嘗有實驗，證明水螅離去綠藻即不能十分發育。

動物中最原始而又最細小的便是原生動物，而在原生動物中有所謂放散蟲，尤其渺小，形狀大體渾圓，但他的體內，也有一種水藻，相互保有密切的關係。

植物界的共棲

十三，地衣類　附生於樹木之幹或石的表面有種種模樣的地衣類；這又是共棲類中的最顯著的，切取一片在顯微鏡下窺看，便可明白，他們原是菌類和藻類的共同生活，藻類仍然是些圓形綠色的水藻，造成有機物質以供給菌類；菌類則包庇藻類爲之保護，兩相互助而度共同的生活。

只一方得益的共棲

上面所述都是異類的生物之間交換利益的實例。現在還有一種共同生活也不可不講。這就是只一方得有利益，他一方完全是盡義務的。這種共棲稱爲片面利益的共棲，已見上述。在此情形，大概二種動物形態的大小必有顯着的分別。且普通受到利益的一方總是小的。

(一)有一種奇異之魚，名鯽魚。在頭的背面，有小形的吸盤。常叮吸在鮫一類大魚的口邊，跟着游行。因鮫類生着銳利之齒，當其割食大魚的肉之時，往往有小片的肉邊散浮出，鯽魚便得叨光吞食了。

(二)又有一種細長似鰛類之魚與一種海參共棲。可奇的是此魚棲息在海參的肛門之內，而能自由自在地出入。偶遇危險，他便急忙逃入肛門。一旦安全，便又出來了。這在海參，固然毫無利益可言，而在他自己，却眞是無上的安樂窩。此魚因不見日光，顏色十分潔白。

(三)蛤或江珧等貝介類的裏面，常有小蟹棲息着。雖當介殼開張時也不爬出來。他們隱在貝肉之間，却並不有害於貝，確也奇怪。大概他們只借此作爲一所安全的住宅罷了。這蟹的甲殼極軟，脚不十分發達，眼目也極小，但能產卵頗多。

(四)動物中有一種名僧帽水母的，常被風或潮流冲上海灘。但非離海岸若干距離，不能看到。上部有囊狀體，下面又附着許多細絲。囊狀體完全白色，用以浮於水上的。細絲則浸在水中而成深藍色。在此藍色如細絲的部分，有海葵和珊瑚蟲一類的動物集合着，在這里捕食渺小的生物的。又爲便於捕捉生物起見，生有幾根長絲，垂在水中，可以伸縮自如。這長絲又有特別的有刺裝置。人們誤觸，便覺劇痛，被刺處立卽發紅。因爲有刺，所以大魚都不敢近他。但事有出意外的，就是有一種小魚倒和他行共棲生活。利用他的有刺裝置以求自身的安全哩。

(五)有在深海中所採取一種海棉，名偕老同穴，和浴池中所用的柔軟的海棉不同。他的骨骼由於無色透明的玻璃質構成。所以也稱爲硅質海棉。中空成圓柱形，恰如一籠。籠頂又蓋有細眼之網，狀極美麗，西人稱他爲『愛神

的花籠。——最奇的是這籠中有兩隻蝦兒住着，又常是一雌一雄的。這雌雄兩蝦，終身不出籠外。食物隨水中飄至，便在籠中取而食之。無費無依，夫婦倆終是一刻不離，堅守着貞操。所以儘有人把來作爲結婚時的贈物或裝飾品的。又有住家，又受保護，蝦兒夫婦的幸福可真不淺呢。

(十八)在日本相模灘的深海底所採取的海綿中有一種名爲拂子介。色白，有細長玻璃絲的柄。通常住在海底。柄上有一種珊瑚蟲附生着。看似章魚足上的疣一般。這珊瑚蟲是特別一類，專借拂子介作爲棲息的處所的。

結論

綜上所述，在共棲中有相利共棲和片面共棲二種。相利共棲是異類的二生物間能够交換利益互相幫助的共同生活。片面共棲則只有一方受益，他方並無益處的共同生活，不過害處却也是沒有的。換一句話說，一方是利用者，他方是被利用者。被利用者雖不曾取得利用者的代價，但亦無損害就是了。

上面這些實例都是說明異生物間的密切關係。但有密切的關係的異生物，其種類常有一定。何以只限於這一種類才能共棲呢？這個神秘的問題是沒人能解釋了。

更正

本號插圖第一頁下圖係毛阿利人村落情形，誤註住屋的構造。特此更正。



"林槐樹" James Chapin



人體美的解剖

美國鄧拉普著
鄭師泉譯

人間美在詩歌，浪漫文中和雕像的石質概念中永久讚美着，但少有作冷酷的科學的分析。我們常很滿意的把這題目讓給藝術家和戀人，好像是生命中重要的醉心的，而無意義的事情。我願提出美的另一個概念，他是個人對於種族和文化這樣神秘的重要，使人類的幸福的根本思想和進步不能和他脫離，我不用藝術家金色的手指，但用心理學無感情的手指來措置這個題目，有些人對於這手術以爲好像把解剖學家的利刃插入死人的身體裏去；但爲謀得人間的幸福和進步去舉行火葬，甚至這些殘忍的方法也必須使用了。

美這個名詞歧義甚多，事實上有一羣名稱——俊俏，美麗，消魂，漂亮等等——其實際的關係我們雖常常論到，可是永不能解決。我這樣使用這個名稱，怕不能爲許多人們所容納罷。但他可用他自己的法子把我的結論重述，無論他選擇什麼名詞，結論的效力決不因而受影響的。美這個名詞當受人們的贊同罷，我更希

望我所討論的與這名詞實在所表示的用處相合。

俗語告訴我們，『美不過是些膚淺的東西』(beauty is only skin deep)，這句話可以證明俗語的虛僞了；美總是膚淺的，但美決不膚淺。我希望我能夠把美與全個生物相連的指示出來。

美的情況，一部分是消極的，一部分是積極的。就是說，一個人必須滿足某種情況纔可算美，但情況的自身對於美無所貢獻的；另一種情況的完成能組成美或全個美的某一原素。消極的情況，例如無殘疾或畸形，一個駝背婦人或禿頭的男子被殘疾所阻礙，不能算美了，但是有了挺直的背或顯髮，也未必可作爲美的積極的原素。一個人可以完備消極的情況，但這個人未必是美，甚至無相同的美的條目，他方面，這積極的情況的完成可以使人稱爲美的。有幾個細目可以存在，但因別的消極的或積極的原因，全個總不能組成爲美。雖然，我們說至少有這些條目的人才有美。

我注意積極的和消極的原素的區別，並不是基本的；最好不過是程度的區別和便利罷了。不過至少爲是現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利用他，但太依賴了他便錯誤了。所以我將先想到普通的消極情況，藉以除去應付更詳細的情況的障礙；這些情況雖包含積極的和消極的原素，但從積極觀察點着手比消極方面着手更好。

這里，我將思量原始的眼可看見的條目。語聲的性質，氣味的奇特，觸覺的細事和其他，我祇注意直接和視覺的特質相聯合的東西罷了。這是因日常的練習使美大部分成爲視覺現象而對於他種感覺祇成爲第二現象罷了。

普通消極的特質

(1)種族的記號　某種消極的身材的細目，姿態，顏色，動作，和習慣是很重要的，因這些表示種族或人類家族的類屬，或爲一種私見，這私見的理由是本能的或教育的關係。例若面部的比例，自身是沒價值的，但可表明或提示人類的種族的一派，使我們對之起一種偏心。假使我們藐視愛爾蘭人，愛爾蘭婦的容貌對於我們不能成爲美的

了．假使我們對於德國人或俄國人或法國人存了一種厭惡之心，他們的面龐雖無種族的真實的暴性，成為妨礙美的一個原因了．這類消極的最普通的事情，可於黑人的特質中見之．要是這些是提示或表明是下級民族的，這消極的情況更是特別重要．

(2)疾病的記號，畸形，或缺點　這表示不僅限於肉體的缺點．有幾件事情裏，甚至連道德的缺點或疾病也有消極的效力．一看好像一個衰弱者或像一個犯人，決不是美的；一個人看起來好像生着或表示一種死症，就沒美了．某程度之下，這精神的和道德的標準，對於觀察者的等級是有關係的．一個心靈柔弱的人，對於像他自己的心靈柔弱者不會有什麼反對，但平常人對於心靈柔弱者就有反對了，但我猜想精神低劣的人們偏愛着平常人呢．講到疾病和殘疾，更不用說；一個駝背的或禿頭的男子，他的品質必礙及於美的了．

(3)與平均有重大的乖離是一種消極的特質，甚至這乖離不至於列入殘廢　矮人和大漢，非常瘦瘠和非常肥滿的人；有的腳太長了和他們的身體不相稱，或者身體太長了和他們的腳不相稱；有的他們的位置生錯了，或者他們的頭髮怪多了，不論這些怎樣奇異的表示，總因他們的奇異而成突出的樣子．他們也許是善良的，伶俐的，或可羨慕的，但決不算美．

這些事情是相對的．在某種亞非利亞族中，人們總有七尺多高，而且瘦得像一隻秧雞(rail)．這在一個平常的盎格魯撒遜人也許不美的了．在他種亞非利亞人或太平洋中的某種島民，一個婦人非達到某程度的脂肪的分配使她對於歐洲人成為可惜或愛好，不能算美．雖然，這和對是淺薄的．無論何時，當歐洲人著名後，凡和歐洲式人類似的人們得享最高的價值．一切黑種都愛悅雪白的皮膚，這是常例．下級種族的婦人愛好高級民族的男子勝於愛好她自己種族的男子，不論差別怎樣顯著．下級民族的男子愛好高級民族的女子也勝於愛好他自己種族的女子．這種事實到處顯示着，尤其清楚的表現於土耳其人之間．

和平均乖離，成為可惜之象．祇因這乖離不被人們認為優越．人們總是守舊而不喜歡異常的．但當這異常成為

種族的優越的記號時，就被人們所贊許了。當我們從美的積極方面着想時，這事很易解釋的。

(4)兩性的乖離的性質　一個變態的特殊的形式，他很應該和前的類屬相分離，各個人擁有異性的性的特質。健全的觀察者的眼光對於這些消極的性質不能分辨的。這些女性的男子和男性的女子祇對於道德誤用者算是美的。這表示極爲重要，我們以後可以看到，雖然他極少爲某人所注意，人類種族中反對他的習慣是極強烈的。

美的詳細的特質

美的普通消極的性質已約略說過了。我們現在談談整個有積極價値的詳細的性質；但是，有些也和消極方面相關的。

(1)身材(Stature)　從婦女的觀察點看起來，男子必須長大的，但不是大漢，因爲和平常人差得太遠了就會成消極的情況。我常竊聽婦女們的談話，她們討論兩個或多個男子的俊俏，常規定一種觀察點，『如A比B實高一英吋。』我接着抽出一些和疑問無實在宗旨的陳述，很當心的去問她們。例如我去詢問一個婦人關於一個具有令人愛好而集合不良的特質的男子的美麗，但他是個中等身材以下的矮人。我常聽到她先批評他的身材，再想到其他的屬性。這可表示她對身材是首先重要了。決定的原素自然不僅限於高度，但高度和別的發達不要和平均的比例差得太遠。建築豆棚的長人不能引起人們愛慕之心，但高度的積極分子能把不勻稱的分子掩住。一個長人的比例的自身也許比一個矮人更壞，但通常總想他是俊俏者。

這身材的嗜好回復於更原始的時期可無疑了。那時男子應爲一個戰爭者和打獵者比什麼還覺重要，因此爲他的妻子和兒童們獲得食物，保護着他們去抵抗野獸和別個男子的計謀。當婦女們受孕或養育小孩們的時候，更見特別重要。在古代，那些變態樣子的消極規則是不能應用的，要是體力能夠增進，雖成爲極端的大漢也是有利益的。

這可證明婦女並不是絕對的喜歡巨大的男子。但喜歡大於她自己的男子；這或者因爲她自然的願望對於丈夫甘

居卑賤；她對他能給予敬佩和崇拜的禮物；也許需要強大的氣力藉此可以刼搶婦女，把她從她的父母的家中接到他自己的住宅裏去。這兩種提議都是無理的，掠奪婚雖是有名的著作家的假設，這制度在過去也許不會像現在重要和眞實。從心理學方面說，婦女反對嫁夫的陳述，眞是愉快的笑話。從歷史上看來，掠奪婚的學說毫無證據，除了有限的和暫時的現象。喜歡一個優越的對手被猜想爲不可解釋的本能，我看是沒有什麼根據的，除了自己實際的思量是引導愛好的第二表現（secondary manifestation）。婦女們確有公然陳述她們所需要的伴侶是完全能够超越她們自己的男子；天生的主人翁是使她們有興趣的男子。這些事情（有許多直接報告我）是不能在同一的基礎上解釋的，雖然每件事情的起初的原素是渼慕強健的男子。有幾件事情中，這愛好明明是病態的發展；在他種事情中，婦女們伴爲男子們對她沒趣味的解釋。可是，有許多事情中，這愛好是隨意的標準的表示，他常常在自負的情形裏表現着。價值的測量是被常常用到的，多少應有可承受的價值的外表的採取；強健的男子是需要的；一個男子到了某種最低限度將爲女子所容納。最多數的事情裏，所採取的最低的限度是父親，兄弟，或在實際生活中或在小說裏的易受印象的人物。極自負的婦女把她自己的天才定得非常高，她常把她自己去做標準；比她勢力稍遜的男子就在最低的限度之下了。

我假乎把肉體的膂力和各種能力相混雜了；也許我把他們混雜了；但我想把能力指爲肌肉的，體力的勇武仍是婦女們對於男子的基本引誘物；從這點我可說婦女並無原始的願望要男子在體質上比她超越。反過來說，婦女也許喜歡她在體質上和各方面能超越他的伴侶，因爲統治他人的本能（instinct to dominate）在任何普通人類中都有的。

現今的情形，喜歡長大的婦女的風氣漸盛了，矮小的婦女因社會的原素減少了，特別因爲恐怕譏笑，一個矮小的男子和一個長大的女子比較起來，他的缺點愈覺顯明；若和矮小的女子比較起來，他的缺點就不重要了。

男子的觀察點，對於身材問題較爲簡單。他們不喜歡矮小的女子或碩大的婦女；但喜歡比較矮小的女子，我知道個人間喜歡的差異自然極大，這喜歡不全是能外表的；但我不顧個人的差異，祗說能發現的梗概罷。女子奇怪的

加倍愛好男子的身材這事可於戲園的學習中表現出來，以後我將約略說及。

婦人喜歡長大的男子，這是原始的理由，但男子無同樣的必要。男子無須某時期的保護，而婦女需要保護的。多了一個粗蠻的女子對於野蠻的爭鬬的勢力似乎也大有利益，在某時候家庭的爭鬬的原泉缺少了，這些利益大概也消失了，婦女在這情形中沒有什麼重大的傷害，往往不再使用她的膂力，肉體的膂力既不重要，強健的婦女不復爲家庭的資産，所以不需要了。

確有許多種族中，婦女們的膂力仍被計及，特別是農業的任務（如美國的印第安人）；他們也許（這點我不能確知）把身材爲美的記號。女子的膂力也被計及，因爲女子遇着大難時可以用得着，這些講膂力的種族已成退化了。各種族先發達了武士制，我們可稱他爲保護的態度，這態度必須繼續在世上占勢力，除了文明被屏棄，和人類退化爲禽獸之後。

所以身材，除了我所想到的幾個原素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外，不是並且不能爲文明種族的美的記號。另一方面說，男子歡喜他能駕馭的對手，是同一搖動的事實。我總指出過婦女或有同樣的愛好，不會被他種原因所阻礙。

我暫時可捨去題而說，提醒你在一個家庭中必須有一人去支配他。這不是學說而是一個經驗的事實，辨論是無益的，經濟的狀況將來可以變遷，尤其是漸漸應用機械的情形之下；但這是原始的家庭的原則，我們尚未到文明時期，這樣時期中，立法的權力是可能的。往時是男子支配家庭，但將來或可改變。在地球有歷史以來到現在，婦女們永沒有政治的和社會的權力，選舉也不能增加。

（2）身體的比例　現代不貞潔之風漸盛，爲古時所無的。我們爲我們的身體羞慚，實行身體上的祕密事也許是不純潔的心境的原因，或者我們的淫亂心是祕密事的原因，這是可辨論的題目。我無論怎樣去評價日本人，我不得不羨慕他們的心的異樣的純潔，使他們對於貞潔無所關係。

你知道希臘人在許多方面比我們的心更純潔，身體的構造爲美的重要事件。

現代的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對於藝術，塑像，畫圖的藝術和戲園中，我們的欠謹愼，是可恥的一回事。我們現在遇到重要的問題，對於這問題我應該給幾個你所蔑視的問題，但我現在不能再入歧路了。

我們身體的發達的標準，一半仍依照希臘人，藝術家和俗人批許某種比例是美的理想。這我們自然爲教育的限度所轉移，他對於這些事物是人工的；假使在更自然的情形之中，種族的理想也許有大差異的。

理想的形體的最簡單的解釋，是康健的個人之平均的形體。我想這解釋是不能證明的。譬如希臘人和羅馬人，婦女的小脚踝爲他們理想的脚踝，但不是中式的脚踝。我們以爲小脚是可愛的；所以使婦女們勉強的穿着幾吋高的高跟鞋，鞋子的長度祇及眞實的脚之長度的三分之二，使脚看起來短一點。這風俗曾存在着一直到了現在把鞋子高緊使這種巧計不會被人所忽略。婦女們永久採用靈動的衣服的最重要和需要的效力將使她們保留自然形式的足，身體的形式在美中根本重要的權利，我將不再說了，因爲我們的標準這樣糊塗。這題目須用比較解剖學的方法作詳細的考察，而尤其是社會心理學。

(3)容貌(Features) 無論我們身體的祕密事的原因怎樣，總是注重面龐的解剖學上的事件。在更原始的時候，這種事是不能尋到的。頤和面龐對於種族的標識是重要的，我現在不再想了，我可簡略的想及頤，鼻，眼和耳。兩性各有偏好，兩性都願到長得很好的頤，這事成爲常識了。這愛好的理由是不明白的，在實際上，我在此地祇能表述可能罷了。種族的原因自然也包括在內，但在普通含混的陳述之中似乎有點基礎，有了頤是人類異於走獸的最清楚的地方。這顯然是眞實的；這是個重要的疑問，什麼是構造奇特的直接的結果？這疑問可用比較解剖學和思想歷程的心理來回答。凸形的頤使口腔爲人類的舌留個地位，這是特異於野獸的舌的。下等動物是一條薄的肌肉，而人類的舌是塊厚肉。誇張些的比較，一個是一條皮帶，一個是在口中能容一隻青蛙，我們把疑問更前進一步，去問人類的舌有什麼利益。

動物的舌的目的，也恰如人類的獲得和調和食物、在幾件事情裏比人舌更見有效。語言不祗是能交通思想，語

言學家知道而心理學家有些不願意的承認語言是思想的重要工具。沒有語言可以思想，沒有語言的思想是原始的，在複雜的情形之中是無效力的，斷不能誇張的說語言的發達是大部分的思想的發達。

在任何特別的事情之中，自然不能說大的舌是審思想的表示物，或者相對的小頤表示相對的小舌，或者這些比例的轉換是真實的。但就全體而論，頤的發達和思想的發達是相連的，所以在種族中或人羣中他是心靈發達的表示物。他在此地值得注意，美的記號在這類特質中見之，這特質在特殊的情形裏，不和他們的重要的種族的基本原因相連合，鼻和口是美的特質，他們比頤更見重要。平濶的鼻和厚濶的唇是可惜的，假使沒有別的理由可說，他們是表示非洲人的。但我猜想厚唇對於說話要減少效力，更重要的，他們兼示口，上腭，和喉頭的不好的樣子。這里更指出在特別的事情之中這些細目是有缺點的，但別的細目很好，所以能够補償過來；在許多事情裏，語言對於思想是有效的，但對於交通是無效的。我們的美的裁判，各處根據大概的情形的，但也有許多例外。

講到牙齒，我們沒有重大的疑慮了。美麗的牙齒是良好的有規則的工具，他們的形式和顏色可爲咀嚼的證據。原始的方法把他也用作戰爭的工具。

口的實用的表示是重要的，我已指出過了，當我們想及別的美質時斷不可輕視他有性的意義的可能性，須把他重新估值一下。我不必提醒你，人們所同說的民間的學說和各時代的文學認口和鼻爲性的器官的實際的表示物。我應該喜歡表示民間的學說或甚於迷信，有煙總是表示有火的。這特別的民間信仰我以爲對於體育指導者應該值得去作統計上的觀察的。我不必指出下等動物中鼻的嗅官的性的機能，但我應該指出你以爲人類的鼻常失其機能的錯誤的意見。反之，大部分的種族這機能漸變複雜。我更可加說：鼻腔的薄膜是豎立組織 (erective tissue)。有一定的心理學上的觀察，(我相信尚無出版者)，這些觀察是實驗鼻的性的關係的。

眼和耳是美的記號，女子的眼和耳特別爲戀人和詩人所注重，從我們自己的經驗可以知道愛情和寫詩是不負責的情況，在這些事情裏，基本的心靈的本能和習慣大大搖動了；第一種情況常助進第二種情況的；我們當注意美的

觀點能固定詩人的注意，把這些分析了在現在也少貢獻。又加眼的肉體上的情況（每個醫生利用這些表示物），眼的重要是大概關於種族的，藍和黑，大或小，表示某種特質的種族，心靈的和肉體的。對於耳的愛好也許有同樣的重要，雖然這不是整個的事實。凡研究初民的宗教的和藝術的象徵，要是人民不是原始的（我不講到弗洛特的粗糙的和人工的學識），不得不知道眼和耳的魔力的一定理由了。這些理由歸心理學者自己互相討論，比在普通觀衆之前討論更爲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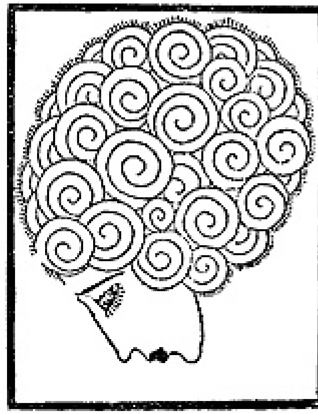
在講這題目之前，我爲保護自己免去誤會起見，所以在前面屏棄了骨相學（phrenology or blackfordism）。腦蓋和面龐的意義必須於生理學中和發生學（genetics）中找出來；心理學者不同情所謂性質分析的各種制度，這分析是要想決定個人智慧上的和道德上的奇特的原因的試驗。

（未完）

服裝改造

勃魯梅女士

我覺得，如果我們都肯少做時髦裝束的奴隸時，我們應當能夠成爲更可尊貴的婦女了，因爲現在我們的身體和心神的弄得衰弱無用，就在穿著這種不合衛生而又野蠻的裝束，使他作吸引人的裝束。所以改變是需要了，如果我們有方法喚起一般人們對於這和對於舊習俗能夠自己思考和獨斷獨行，我當決不受這樣虛僞的懲責所騷擾了。



藝術淺說

黃馨北女士

藝術是什麼？這是研究藝術的人所要知道的，在未下界說以前，先說明他的範圍。藝術的領域，誰也知道是文學，音樂，繪畫，雕刻，舞蹈，建築，演劇等，這些都是人類內心生活的一種表現。關於感情方面的。所以藝術可以說是人類內心生活之一種情感的表現。但僅能欣賞而不能表現，亦非藝術。藝術的鑑賞與內心表現的要求，自小孩即有之。小孩子愛看紅綠的顏色，喜聽和平的音樂，時刻不停地跳舞，還好用石片堆成房子，甚者持刀執棒，作舞台的表演，這些都可說是藝術的表現。我國一般教小孩的老先生們，以爲這是種不好的嬉戲，竭力禁止，以致弄得孩子們死板板地沒有一點生氣，這實在是最大的錯誤。

人生在世，不能隨處滿意，總要遇着許多灰心失意的事。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擊，而找不着一點安慰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走入自殺的一條路，這是多麼可悲慘的事？到了失意時，藝術便是我們唯一的好友。人們遇着失意，往往有許多平時的好友都是靠不住的，而藝術始終能給你以安慰。研究藝術的人，越窮困，越苦悶，內心表現的要求便更急切，他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的收穫。——固然，快樂時的表現，也足以使人快樂，而有他相同的效果。

倘若你今天失意了，那麼，你去彈琴一曲，把自己

的煩悶從琴聲裏唱出來，久久，只覺神魂蕩漾，靈魂與音樂化合，什麼事都忘記了，這便是後的享樂，倘若你現在是疲勞了，藝術也可給你以安慰；試看鄉村中，三五成羣，在稻田中耕作的農夫，與在深山中採樵的樵夫們，疲倦了便互唱着山歌，唱完了嘻嘻哈哈的笑一陣，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樂，又如讀書疲勞了，到野外去眺一眺，精神便立時恢復。

我們平日所感覺的現實世界，總是不能完全美滿的，倘若我們覺得現實世界已很能滿足了，這樣的人生，可說毫無趣味可言，我們的精神，總要寄托在比現實更高尚的一個藝術的領域裏；精神與身體的調和是完全靠藝術，由感覺上建築藝術的世界，清風明月之夜，偕二三好友，散步野外，聽那輕柔的調籟聲，便覺得宇宙所有都得到了，生命也充實了。

藝術既能給人以這樣多的慰安，但怎樣才能享受？這却不能不有相當的涵養。工人們喜聽強高緊躁的鑼鼓，而不愛聆輕逸清悠的雅樂，這便是他們沒有經過一種音樂的素養之故。最大的阻礙就是心中的慾念。——卽金錢之勢力，生活之束縛。還有心高氣傲，渺視一切，或脾氣很粗暴，這些都是研究藝術的人所不應有的。若是有了以上的現象，也要竭力除去，才有達到完成藝術的希望。

怎樣才是藝術家應有的態度？除了「靜」之外，還有「愛」。我們對於自然界，覺得一切都很可愛，也覺得一切都很愛我，對於一切都以好情待之，對於一切都覺得是我的好友，這樣看宇宙，宇宙中都充滿了愛，充滿了和諧，這就是生活的藝術化，如能使社會也藝術化，則世界上一切罪惡都可消滅；這在目前不過是種理想，真要達到那種社會，不知還要經過多少年呢。

科學的出發點爲理智，而藝術出發點是情感，故科學必求明確，一點也不能含胡；藝術則不然，藝術不能用科學方法來分析；有許多圖畫詩歌，我們只能覺得他好，意會他好，這是種直覺的欣賞，而不求表面上的明白，譬如走入一花園中，科學家必研究花的名稱種類和產地，而藝術家却只感覺到花的美麗，芬香，而不必去研究其何以美麗，芬香。這就是科學與藝術根本不同的地方。

因着個性與環境不同的緣故，我們可以從其作品中看出來；藝術的情感是永久而普通的。情緒如海洋的波浪，時起時伏，但海洋是不消滅的。藝術能激起人的情感及情緒，指引人向美好的和善的樂土。所以我們爲要求得安慰，爲要享受美與愛都非向藝術方面努力不可。

藝術對於社會與人類還有更大的作用。這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說以美育代宗教，和現在教育家所提倡的教育藝術化。

宗教的起源，也就是因爲一般思想高超的人，要求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幻想一個上帝，又爲要啟發藝術的美，所以良好的建築與雕刻，繪畫與音樂，都在教堂裏保存着。這在西洋各國更爲顯著。藝術是可以給人安慰的，我們爲要破除宗教以上帝來救失意之苦痛迷信，只有拿真正的藝術起而代之。新潮中蔡先生那篇以美育代宗教的文字，說得很詳，此地可不多述。

至於教育的藝術化，更有重大的意義與價值。前面說過，一般小學教師，對於學生的活動，竭力禁止，是很大的錯誤；現在一般教育家也都覺得藝術科目的重要了，有人主張小學校加多藝術科鐘點，有人主張中學的藝術科目，地位提高，與各種主要課程平均發展。至於大學另設藝術專科，已經大家公認了。

說到這里，不能不作個結束。我覺得西洋的藝術發達得很平均，進步也很速。中國因爲數千年來處於一個專制政府之下，沒有什麼競爭；文學方面受了『文以載道』的影響；只有聖賢之言是對的，滿紙仁義道德，孝弟忠信，除了謳歌帝王與聖賢的論文詩歌外，視小說劇曲爲末流，是下等社會的產物，不值他們一盼，所以成了一種畸形的發展。數千年來比較有價值的小說，只有紅樓夢，鏡花緣，西遊記等幾部——劇曲只有西廂記，牡丹亭等幾種，也就是這個緣故。至於繪畫，後人只以模倣前人爲能事，肖其形式而失其生命，所以也沒甚麽進步；雕刻則除了傳佈宗教的寺院外，可說等於沒有。演劇則鑼鼓振天，殺伐之聲盈耳，醜態百出，差不多已全失了藝術的真價值了。

戀愛之生物學的說明

日本富士川游著
朱雲樓譯

一

戀愛和性慾，是有差別的。性慾是限於本來的生理的，而戀愛則爲這生理的慾望與那精神的慾望和合一。用極粗淺的話來說，戀愛乃是性慾的快美之感與親愛之感的一致。但若爲學術的精密研究時，則戀愛實是很複雜的現象，要這樣簡單地說明這個，恐怕是不容易罷。從根本上追溯起來，戀愛在人類的原始時代，雖早有原始的基礎，但後來因爲隨着人類身體的精神的發達而生變化及發展，纔成爲較近人類的戀愛，所以要知道戀愛的本質，第一先要從生物學上說明其發達的由來。至於戀愛和性慾的差別，雖有種種的論說，那是屬於形而上學的範圍，往往不能觸着問題的中心，僅爲戀愛之部份的說明罷了。

二

維爾海姆倍爾許氏把戀愛的發達爲生物學的研究，區別爲三段的階級。第一段是混合戀愛（Misch-

liebe)，是程度最低的。此即女性的卵細胞與男性的精絲細胞融合，男女兩性的胚細胞(卵及精絲)互相牽引，互相融合，而成所謂戀愛。這是戀愛的根本形式，完全行於男女兩性胚細胞間的有機的過程。第二段是間隔戀愛 (Distanzliebe)，這是依精神作用而顯現的。即依了人類精神的發達，使原始的混合戀愛由各種的刺激(光，音等)，言語，文字，及美的感覺，受顯著的影響而被醇化。所以常常把間隔戀愛當做真實的戀愛，精神的戀愛；混合戀愛當做低級的戀愛，醜惡的戀愛。但是晚近的戀愛，都知道雖是怎樣的精神的，根本上仍在於原始的混合戀愛。第三段是持續戀愛(Dauerliebe)，從愛親之情，愛兒之情，進而至於社會的愛人之情，就屬於這種戀愛。這是比較間隔戀愛更進一層，必待感覺尤其是視覺，聽覺及美的感覺十分發達之後纔能顯現。

三

從生物學的看來，戀愛的根本形式，如上所述，是最低度的動物性本能；簡單的說，原始的混合戀愛，是爲了種屬的目的而顯現的，就是依戀愛而行交接及受胎，藉以保存種屬。但因了人類身體及精神的發達，在自由意識之上，也有顯著的進步，人類遂爲了各自的內的發達，爲了做自由人的特殊的發達，而戀愛乃有個人的意味，好像離開了種屬的目的的樣子。——希爾德氏說晚近文化人類的真正戀愛，是進於自由之道之一，這話的確不錯。實在，間隔戀愛乃是對於充實混合戀愛的種屬目的，而使相應於個性的目的的。晚近文化人類內在的個性的本態，由戀愛可以明瞭，且也是由戀愛而發達的。所以叔本華氏的性慾戀愛的形而上學，其說戀愛的本質一點，雖不愧爲出色的大文章，但因其輕視這戀愛的個性因子，而其說明便不免偏蔽了。要之，戀愛是總括隨伴人類性慾的精神的，情緒的要素，如爾來爾所說，經過大腦製作的性慾，即可視爲戀愛。從另一方面說，戀愛不過是用最高的精神的內容充實着的性慾罷了。所以戀愛隨人類的發達，而愈趨於個性化，並且具有對於各個愈加重要的意義，是不必說的。

四

戀愛的根本形式的混合戀愛，既存在於單細胞的有

機體，依遺傳而傳遞下來，其有機體漸次發達，直到現在的人類，其間因身體及精神的現象漸次繁雜，性慾的發現上也感到極明顯的影響，遂至於生出晚近人類的間隔戀愛。而這里所謂身體的及精神的現象，是依男女兩性身體及精神的分化，及男女兩性各自身體中器官的分化而益趨複雜，以至和性慾關涉，而呈現二次性的變化。晚近人類的戀愛，便是非常發展，或高度複雜化的情緒。所以爲心理學的戀愛研究的哈白德斯賓塞，在所著心理學原理中所舉戀愛的要素，也沒有幾種。總之晚近的戀愛，從性慾上看來，雖有二次的現象，然也是和腦髓及覺官相關連，所以要就學術上說明戀愛，在順序上先須從這方面觀察起。

五

我們人類的精神，遇到一種物質，直接感覺其本質的，第一是嗅覺。據愛龍司特海格爾氏之說，男女兩性胚細胞的互相牽引，恐怕是由於類似於嗅覺的感覺。在已經發達的有機體，嗅覺能使男女兩性互相牽引，這是很明白的事實，所以臭氣確是戀愛的根本。晚近的人類中，因腦髓發達的優越與純粹精神要素的十分發達，嗅覺顯然衰弱，但是嗅覺和性慾有一定的關係，是依近來的實驗而證明的。觸覺也很重要，據曼台額頑之說，身體的戀愛，是精神的最高的形式。視覺可名爲戀愛的第一個脚夫，因此而色與形成爲性慾的刺激，感得愉快的對方的眼，身體，曲線，毛髮，身體運動，衣服及裝飾等，被映於眼簾，同情和性慾的牽引每每從此而起。達爾文及梅比斯等，曾以爲一切的美，都可說是可以知覺的戀愛，不過完全要因了視覺才得成爲知覺。聽覺也與視覺同在人類戀愛生活上有重要的意義，因爲男子的聲音對於女子，女子的聲音對於男子，有一種激刺性慾的作用，唱歌及音樂，也帶有這種同樣的作用的。

六

據希爾休弗德氏之說，依這各種的覺官（視覺，聽覺，嗅覺等）的不隨意的發揚而呈現性的牽引時，爲戀愛的第一期。其次由於皮膚的接觸（觸覺），即由於血管運動神經的反射，而起性慾的發揚，爲戀愛的第二期。這時如觸着手指或足趾時感到特殊的爽快便是。戀

愛的第三期，就是固有的性慾發現。即在第一期是神經感受，在第二期是神經興奮，在第三期是神經膨大。因此在這戀愛的情形，常常呈現身體狀態的變化，那是互相關聯的。 即因戀愛而起心臟及腦髓機能的障礙，發生眩暈卒倒，思考力疲勞等。這狀態漸次進行，幾乎近於病的，往往其人的精神的人格，受非常的障礙。尤其是青年的人，多陷於這種狀態，高年人現這種狀態的也屬不少，甚至有因此而犯傷害身體及殺人罪或企圖自殺的。屢屢隨戀愛而起的現象是流淚。流淚原是反射作用的一種，用以防止塵埃昆蟲等的入眼，但又因此而激起感動或使感動加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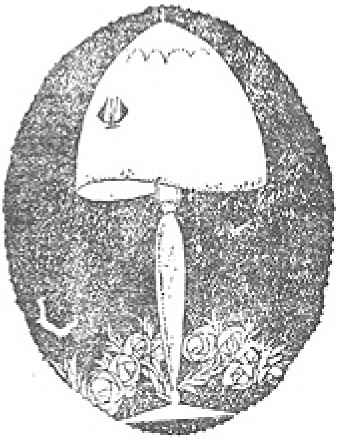
七

被動於戀愛的情緒的，多有爲了有特殊的相互的 Sadismus 性 Masochismus 性的依從感情，而爲對方的犧牲的。又有依戀愛的情緒，爲了全身的神經作用而感到最高的戀愛幸福的，其人的固有的人格也因此顯被亢進，顯被向上，神經系位遂增加其力。反之，在不幸的戀愛，則神經的作用顯然被其障礙，喜歡生活的心爲之消失。據曼台額碩氏說，戀愛的人是兩重的人。不但他自己單獨生活，而且感得着創造新生命的事情。……

……戀愛是以把對方顯揚在中等標準以上的人……幸福的戀愛，能亢進其腦髓的作用，高出於尋常的氣質以上。但是戀愛又有不良的方面，爲了戀愛而發現醜惡的性質的也很多。尤其在教育程度低等，開始即有犯罪的傾向的人，其第一回的戀愛，即成爲第一回的犯罪行爲。

八

約而言之，戀愛是以保存種屬爲目的，純精動物性感覺與依了戀愛的個人生活所有的一種獨立意義合併而成。但以種屬保存爲目的的純精動物性感覺是始於男女兩性胚細胞的融合。所以戀愛的根本形式在於這里，但較近的戀愛，是超越這樣種屬保存(生殖)的目的，而移到個人的感情，相應於他的內面的要求，所以戀愛之學術的研究，當以男女兩性胚細胞融合時感覺的如何爲始，因其有機體的發達而呈現於分化的身體及精神上。這是應該明白的。曼台額碩，希爾休弗德，勃洛赫等諸家的研究，無不着眼於這一點的。



進步的掃除法

紹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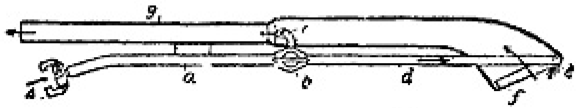
雖然關閉的房間，塵埃也隨意地積起來，這真是可厭的事。這種塵埃，是風從路上吹入的，或者是附着我們的衣服或襪子帶入室內的。把這種塵埃考察起來，必定可以發見很多的病菌含在裏面。

凡與外界交通頻繁的地方，像教室，會場，電車，汽車及工場等處，塵埃尤其高如山積。塵埃的大部分，落到什麼地方，是沒有一定的。大抵成爲浮動的狀態，旋卷在大氣之中，有的堆積在各種器具上面，這是與我們美的觀念很有妨礙的。除這種塵埃的方法，通常我們或是把他除去，或是把他固定，都是可以的。

塵埃的除去，普通是用雞毛帚拂除的；但這種方法不過把塵埃轉換一個地方罷了。在大掃除的時候，我們時常可以目覩的，用掃帚乾掃，也是同樣的不合。最好莫如用溼布去拭，使塵埃不致飛揚；可是這個方法祗能應用於平面，在疏鬆的面上(如絨氈等處)就不行了，而且這種疏鬆等面上，實爲塵埃的蓄積處。因此我要把塵埃吸收器，來說述一下。

這種塵埃吸收器，是一種的真空裝置，用手或動力來運轉的。後者的效果，是比前者優，那是不待說了。這種器具，是由於一個空氣唧筒，及附屬於唧筒的的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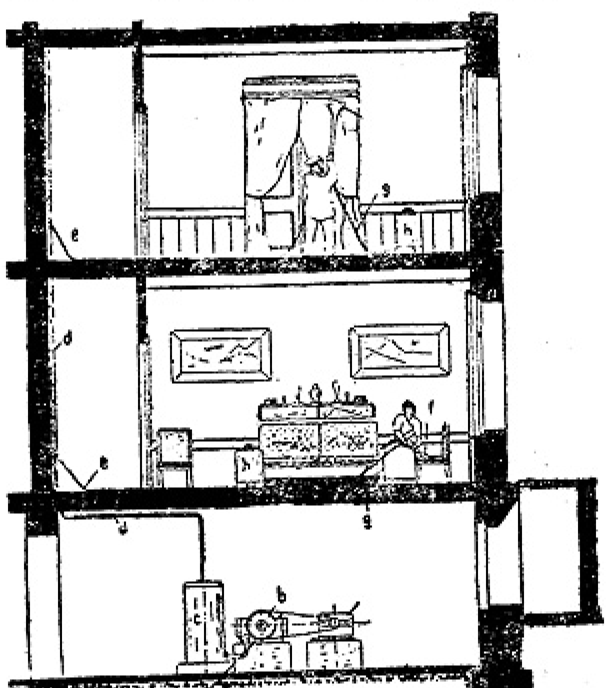
兜與吸子，也有不用吸氣而用壓榨空氣的，這種裝置，最適用於掃除角隅等處的塵埃，所以在歐美的汽車電車等處，是專用這種裝置的。



第一圖

就第一圖詳解起來，爲本爲吸口的橫斷面，從送風管所來的壓榨空氣之一部，通過A—a—b—d，遂從e穴噴出，固定的塵埃，也起渦卷，壓榨空氣之一部，從c而來，爲衛風管的作用，f—c之間，遂成爲真空，因而先前卷上的塵埃，通過f，而入於此管中，使其集於選擬的蓄積器內。

如果照這來建築房子，那麽，像第二圖這種的設備，一定是很好的。


第二圖

其次再把塵埃固著於地板上的方法，來說述一下。這個方法，在學校，事務所，諸官廳及工場等處，是很適宜的，施行這方法，須用止塵油，此油的主要成分，即爲礦油，不過加些色與香在內罷了。油之外，也有用含有鹽化鎂的液狀或粉狀物的，最好是用機械油，就是上等的石油(比重〇．八九—〇．九左右)。



小孩眼睛的防禦

景遜

人身上的各種知覺，沒有一種是不重要的，但我們覺得眼睛的見物，似乎比別的感覺更加重要。不但如此，而且眼瞎比耳聾更容易些，因此我們特地將防禦小孩眼睛的幾條簡單方法拿來大略講一講，希望引起讀者的注意，如果人家多能知道這宗道理，減少幾個小孩的眼瞎，這不是人間很幸福的事麼？

中國瞎子最多這句話，我們是不能說，因爲不曾調查中國瞎眼的確數有多少，去與各國的比較；但我們總覺得中國瞎的小孩實在很多，你們只要到育嬰堂等處去一看就了然了。

有人曾對我說，中國小孩瞎眼之多，固然大半原因在缺乏衞生知識，而中國婦女做產的時候，不像別的文明國的臥着生產，也是一個原因。婦女做產的時候爲什麼應該臥着而不應該由人抱着坐，自有許多理由，但現在不及詳細去講他。至於在小孩一方面的害處，說者便說這樣生產，那小孩倒頭生下來的時候，物質更容易混到眼瞼裏去，這是使眼睛容易瞎的一個原因。

現在知道眼睛的瞎掉，必有一種微生物混進去所

致，如醫治略遲，眼睛就瞎，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要防避這危險，不可不防避物質的混入眼內了。

從前歐洲呵華特醫生曾給一個婦女醫治這種眼病。她是在一個大旅館中做事情的，身體結實而且壯健，眼力很健全的；她有一個女兒，年紀已經五歲了。她在旅館中所做的事，是整理別人用過的器具布帛之類；不乾淨的物件上是不當帶有病菌在上面的。

呵華特醫生說，有一天，他被叫去看那女人的病去，醫生到時，見她躺在床上，兩眼發腫，痛得出聲喊喚。醫生一看，知道遲了，眼睛已經被細菌弄壞了。她兩天以前，只覺得眼睛有點發炎，眼角裏有點膿出來，她用手巾將膿拭去，也不以爲意。但不久那病直入眼內的組織裏去，眼內的水晶體被弄壞了。五歲的小孩是同母親睡的，那可不必詳細查究，那病傳染到小孩身上去是很容易的，終於母女都瞎了。

那婦人直到瞎，不知道所以，不知道病菌也許帶在她所洗濯的布片手拭等上面，由這傳到她的手裏，再由手傳到眼睛裏去了。

一八九〇年合衆國調查，有五萬餘人是全瞎的，更有許多不全瞎的。計算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瞎的原因，是在小孩生產下來的時候，淋毒細菌（gonococcus）侵入小孩眼中，使眼中結膜及角膜受病，光線不能透入到網膜中去，因此遂成盲目。

耐視爾博士(Dr. Neisser)說，德國因這病而瞎的有三萬人，而且又證明其中有四分之一的瞎者犯的與合衆國的是同樣原因，如果生產下來以後，即延醫療救，眼睛是不會瞎的。

俗稱有些瞎子，有『胎裏瞎』之名，其實小孩生下來的小孩的眼目，都是明的，過一個時期之後，方纔瞎了。這種細菌本來生在母親的組織裏，當小孩分娩下來的時候，遂有細菌乘機走進小孩的眼睛裏了，便在那時候，只要用殺細菌的藥劑，視力還可以得救。

這種原理一經傳佈開去，於是小孩的眼睛漸漸注意起來，譬如在美國，有許多州，設有防禦這類眼睛的機關，他們的職務便在傳播防禦眼目失明的方法，和救濟已失明的人的職業等。阿哈阿州又發表一種佈告，忠告保護人對於新生小孩都應照這樣辦：

凡小孩一經生產下來，產婆必須取沸透的水，極

小心的拭淨眼瞼，拭時用兩方柔軟的亞麻布，或用脫脂棉花，一方拭一隻眼睛．抹的時候，從大眼角起向外方揩，不可張開嬰孩的眼瞼．等到揩好後，才將眼張開，每隻眼睛裏滴入百分之一的硝酸銀液兩滴．所用的滴管必須不作別用的．不完全乾淨的物事不能觸着嬰兒的眼睛．如果小孩的眼睛發紅，見有一滴濃狀的東西夾在眼瞼間或在眼角間，便即須就醫生驗看．切勿遲延．

初生下來的嬰兒，眼中滴入殺菌藥，如果有細菌在裏面，立即撲滅，如果沒有，於眼睛是沒有損害的．

有一件事，你們更須注意，科學知識進步，知道能使眼睛的微生物，侵入眼睛裏面，在適宜的地方繁生起來，眼內的柔軟的組織遂被毀壞了．幸而他必須落在如眼內的，溫潤的柔軟的膜上纔能活動起來．幸而他附着在這堅實的皮膚外却不能爲害，遇在皮膚創處也不足爲患的．但雖然他在別處不足患，一入眼中却如是可怕，——不特他侵入小孩眼中要眼瞎，便是入大人的眼中也一樣會瞎的．

本誌七月號徵文

截止限五月十日．甲乙兩種至多以三千字爲限．

七月號徵文甲

男女交際的現在及將來

討論現在男女交際的阻礙弊害描寫將來如何改革的理想

七月號徵文乙

模範的新女子

用諷刺文字描寫現代所謂新女子的非衷性情風習

七月號徵文丙

吾鄉的生產風俗

紀述各地婦人生產時的習俗迷信以及產婦的飲食起居等

七月號徵文丁

我家的經濟狀況

述自己家庭中的收入支出及款項分配的各種情形

丙丁兩種以二千字爲限．其餘概照向例辦理．